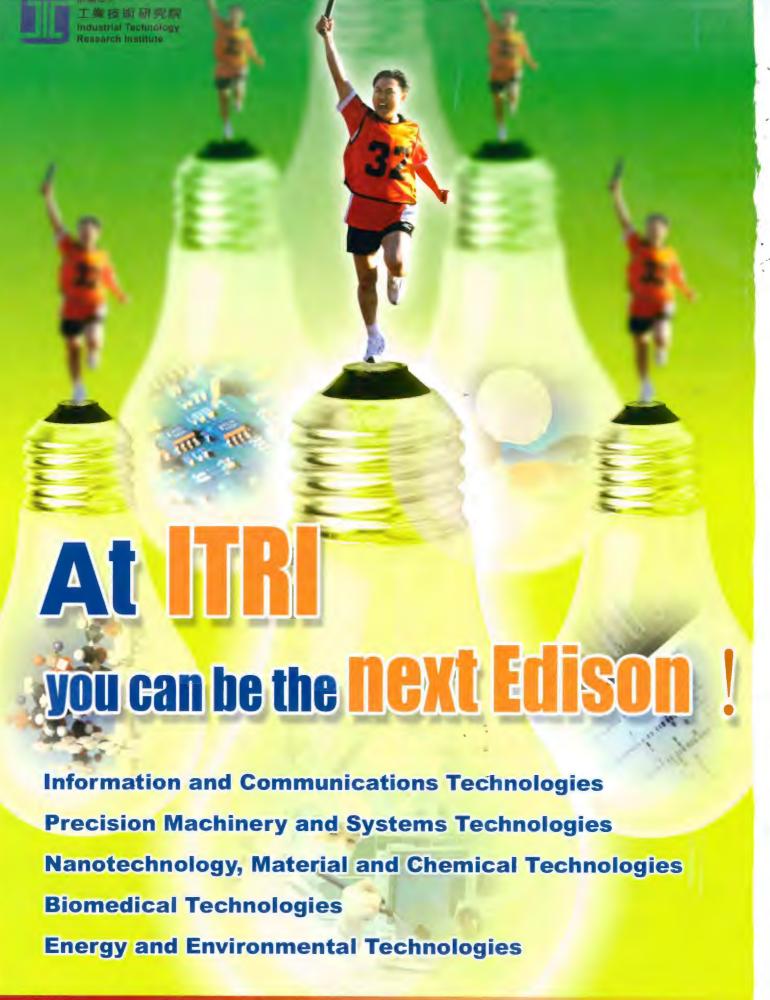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1984-2004

20年的回顧——心擊台灣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目録「「20週年回顧」心繫台灣

序及介紹1	
陳總統的函牋3	,
從歷任會長的文稿中找專對NATMA的努力貢獻	
第一任會長周烒明醫師/首任會長的關懷7	,
第二任會長楊次雄醫師/回首那段艱辛壓迫的歲月17	,
第三任會長廖坤塗醫師/任內回憶22)
第四任會長陳惠亭醫師/隨團回台後感言34	
第五任會長鄭天助醫師/我到底替NATMA做了什麼事?36	;
第六任會長蔡武男醫師/感言39)
第八任會長游祥修醫師/實踐勝於空談42)
第九任會長林榮松醫師/2000年及2001年我們爲NATMA做了那些事 44	
第十任會長王政卿醫師/2002-03回顧及展望49)
傑出的NATMA成員文章精選	
愛台灣的外國人/朱眞一教授51	
被殖民的悲哀/朱真一教授53	3
一對使我以台大人爲榮的學長/賴其萬醫師56	
一對使我以台大人爲榮的學長/賴其萬醫師	3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龔飛濤醫師	5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龔飛濤醫師60	5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龔飛濤醫師	5 7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龔飛濤醫師	5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龔飛濤醫師	5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龔飛濤醫師	5 7 9 1 3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龔飛濤醫師	6 7 9 1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龔飛濤醫師	6 7 9 L 8 5 L 8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龔飛濤醫師	66 77 99 LL 83 85 LL 83

2004年會暨20週年紀念會

NATMA
2004 Annual Conference and
20th Anniversary Mee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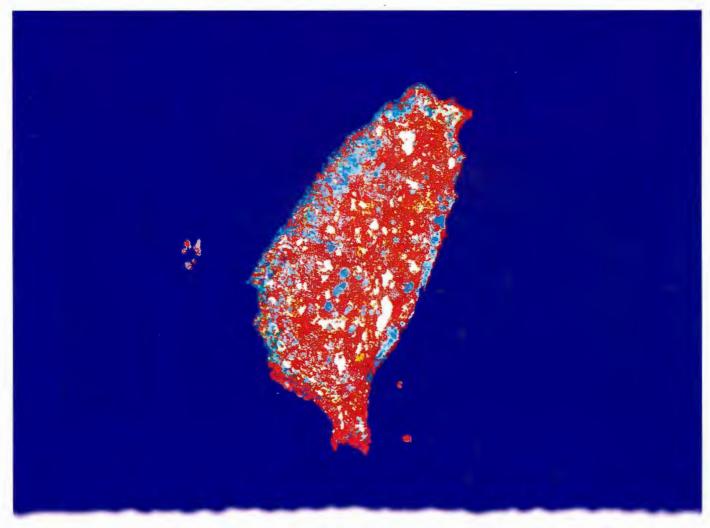
June 25th-27th Sheraton Hotel, Waikiki, Hawaii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第一次用「台灣人」醫師歸國 拜訪當時李登輝副總統

右起:

顧林林登楊林蕭陳廷雄民副雄顯鴻 幸惠縣



看著是茫茫 e海水,思念是遠遠 e故鄉 三十年飛鳥 teh 流浪,故鄉,我 e故鄉鄉 鼻著是芳芳 e 花味,風吹是靜靜 e 故鄉 門著是芳芳 e 花味,風吹是靜靜 e 故鄉 照著是白 e 月光,出日是美麗 e 故鄉鄉 三, 智是白 e 月光,出日是美麗 e 故鄉鄉 三, 如甲稻 a teh 結穗,故鄉,我 e 故鄉 五, 六隻田 e teh sng 水,故鄉,我 e 故鄉 每一遍心内 teh 叫你,故鄉,我 e 故鄉

陳雷 "永遠e故鄉 "

序

NATMA「20週年回顧」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已有20年的歷史了,在此20年裡,經過歷屆會長及各位會員們努力及密切合作之下,NATMA在海內外有其特殊的聲譽與貢獻。

NATMA自1984年在克利夫蘭俄亥俄州成立以來,經過10位前會長的努力與付出,會務不斷的成長,每屆會長都以NATMA的宗旨,一屆一屆的接棒,不會因會長的變換,而有所改變,這是NATMA引以爲傲之處。

編印「20週年回顧」目的是將過去20年來,NATMA所做的工作目標及活動情形,介紹給海內外的會員們及吸收新會員,讓新會員們知道NATMA的所作所為,對NATMA更加了解。今年適逢20週年我特別拜託前會長,撥空撰寫任期內重要的活動及提供相關相片,讓大家一齊來回顧,雖然有的會長,因當時的時空及環境的不同,無法達到詳細的記載,並不重要,目的是要大家了解當時的工作環境及目標,在此我要向10位前會長,致最大的謝意,辛苦了。

20年過去了,期望下個20年,或再下個20年,NATMA繼續的不斷成長,增加新會員, 尤其是第二代的年輕醫師,鼓勵他們加入NATMA,來爲故鄉台灣以及北美洲台灣人做出更 大、更多的貢獻。

> 林 益 顯 2004年6月於聖路易

林 益 顯醫師(阿寶)

林益顯醫師一九四一年生於台中豐原,中國醫藥學院醫科畢業,來美深造麻醉學,目前是ST. LOUIS附近,ILLINOIS洲WOODRIVER社區醫院麻醉科主任。

林醫師阿寶之名更爲人知曉,十年前才開始學畫,愈畫愈有心得,並曾前往附近南伊大藝術系修課。繪畫成績斐然,屢獲附近地區業餘畫展獎。今年頗負盛名的ST. Louis ART CENTER舉辦的業餘畫展獎。繪畫興趣廣泛,從素描、水彩、到油畫,其題材自寫生抽象到台灣鄉土,包羅萬象。對其他藝術亦頗有造詣。藝術陶瓷的製作,盆景之栽培都有研究及成就非凡。

林醫師也熱心參與台灣人社區各種藝術活動,一九八五年參加黃根深教授主辦的台灣人中西部夏令會之台灣人畫展及一九八七年聖路易台灣同鄉聯合討論會之畫展。一九八九年最主辦了平原區秋令會之畫展。常義賣作品資助台灣人社區之活動,亦將畫廊售出所得捐贈各社團爲其經費。

林醫師在台灣人社團中曾任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總會副會長及其ST. LOUIS分會會長,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會(NATMA)ST. LOUIS分會會長,同鄉會幹事等等,也是出版台灣文庫的台灣出版 社股東。

林醫師的其他嗜好以高爾夫球及園藝爲最出色,是ST. LOUIS地區高爾夫球比賽經常的總冠軍。種菜,尤其是各種瓜類,無人出其右,菜圃設計更是藝術家本色,美侖美奐。

夫人潘美弘,秀外慧中,持家有道,使林醫師能事業成功及業餘從事藝術成就非凡。子女兩人 在大學及高中就學中,均是多才多藝。(朱真一記)



AMERASIA BANK 紐約第一銀行

41-06 Main Street, Flushing, NY 11355 Tel:(718)463-3600 Fax:(718)359-8291

At Amerasia, you will personal attention and quality service.

Services:

Basic Banking Accounts,
Checking, Money Market. NOW,
Savings Accounts & Certificates of Balance.
Personal, Commercial & Mortgage Loans,
Trade Finance, Lettrers of Credit,
Wire Transfers,
Domestic & International Collection,
Safe Deposit Boxes.

Business Hours

Mon-Thu 9:00-4:00, Fri 9:00-7:00, Sat 10-2:00





北 美 洲 台 灣 人 醫 師 協 會林會長益 顯 並 請 轉 全 體 與 會 人 士

均鑒:

欣 逢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 協會訂於本(九十三)年六月二

+ 二十週年 五 日 至二十 慶,醫界碩彦齊聚一堂,為提升鄉 七日 假 美 國夏威夷隆重舉行年會及慶祝 親福祉, 共策 創 會

嘉謨,阿扁謹申致最誠摯的賀忱。

北 美 洲 台灣人醫師協會會員都是旅居各地的 社 專 領 袖

長 期以來, 不但致力本身醫學專業的服務與研究, 亦懷抱著

愛 並 鄉愛土的情操,為促進台灣的民主化不斷的奉獻與投 在 海外 積極 為台灣發聲 ,爭 取 國 際社會的 友誼 與支 持 入 近

年來, (WHO),每年五月即串聯 貴協會更積極協 各界關心人士 助台灣爭取加入世界衛生 組 團 到日 內 瓦 進 行 組 宣達

織

和 或 際宣傳的工作, 此 種關懷故鄉 、愛家愛國的熱 忱 阿 扁

要在此表達最高的敬意與嘉勉

100 四年總統大選 的結果已經 揭 曉 阿 扁 衷 心 感 謝 全

體 國 人同胞的支持以及 貴協會的全力鼎助。 這 次選舉的結

牋 用 統 總

日

果 民 的 勝 不 是 利 個 人或個 未 來 四 年, 别 政黨的勝利, 將 以一 專 結 台灣、 而是民主的 穩 定兩 勝 岸 利 • , 安定 灣 社

會、繁榮 經濟」做為施政的目標, 深化民主、堅持改革

使台灣成為一 個 完整、 正常 偉 大 而 美麗 的國 家

三二〇總統大選也成功的舉行了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 的

公民投 票,再一次為台灣 民主 的 進 程 寫下 新 的 歷 史。 展 望 未

來 分 ,公民投票將 而 這樣的成就,更是我們提升國際地 成 為台灣民主的常態, 成為 位、 人 民 反制中共武 生活 的 力 部

NA MA

牋 用 統 總

結 年會圓滿成功 致 ,為台灣的前途共同打拼。 最後 , 敬

威脅的最佳保障。

阿

扁

至盼海內外的鄉親都能攜手同心

專

祝

大家健康快樂

總統 陳 水 扁



月二十五

中

華

民

國

九

+

Ξ

年

六

日



首任會長的關懷

1983至1990年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周烒明醫師

吳美芬整理

- 一、緒言
- 二、克城(Cleveland,Ohio)的台灣醫生
- 三、在美國外國醫生的一班狀況
- 四、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的成立
- 五、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早期遇到的困難
- 六、NATMA成爲首次回國的海外台灣人社團回國
- 七、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第二次回國訪問

一、緒言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 NATMA,早期1983至1990年,充滿了興奮 與困難,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如果說 克城(Cleveland)是NATMA的發源地應不爲 過。

克城的Cleveland Clinic是世界有名的醫療中心,也是公認爲美國最好的醫院之一。沙鳥地阿拉伯和約旦的國王及其皇族們都曾來此治病。又傳說蔣宋美齡亦曾來此治療皮膚病一星期,住院時不但包下一整樓病房,出院時更贈送每一位照顧過她的護士一件貂皮大衣。

周烒明醫師1959年來美在Wisconsin大學進修,1968年受聘到西維吉尼亞大學,任教十二年後。基於對素負盛名的醫療中心的嚮往,更想增加臨床工作的經驗,遂於1981年1月1日接受邀請,來克城工作,擔任神經病理科主任。

當時台灣正逢歷史劇變,海外台灣人經過美麗島事件、林義雄家血案、陳文成命案等的衝擊,群情激昂,除屢次發動示威,抗議國民黨政府的罔顧人權外,全國性的社團組織亦紛紛成立;如1980年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簡稱NATPA,1982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ormosans Association of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和1983年的NATMA等。

而克城的台灣同鄉眞正介入台灣民主

運動始於1981年10月11日在周家成立的「國際人權協會克城分會」。周烒明的太太吳秀惠,在西維吉尼亞州時就擔任過該組織的地區負責人,搬來克城後仍積極參與。那天趁該組織的Nileen修女來訪之際,成立了克城分會(圖1a.1b)。經由吳秀惠的努力,國際人權協會認養陳菊爲俄亥俄州的良心政治犯(每州一人),不斷給予關懷。陳菊出獄後曾特地來克城答謝(圖2)。



圖1a



圖1b





圖2

爲建立更健全的人脈關係,FAPA也在 周家成立了分會,積極地與國會議員Louis Stoke,Edward Feign,Sherrod Brown等建立 起良好密切的交往,方便於日後的草根運動 (圖3a,3b)。



圖3a



圖3b

1983年克城同鄉推舉吳秀惠爲同鄉會長,並在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舉辦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圖4a)。邀請了周清玉、許榮淑(圖4b)陳以德、張旭成來演講。因爲節目精彩,參加的人數空前,非常成功。



圖4a



圖4b



圖5a



克城人權會、同鄉會、夏令會的一切 活動全靠同鄉的幫忙與協助。而熱心同鄉裡 又以醫生居多數,每次去示威抗議的泰半爲 醫生(圖5a,5b)。因此漸有默契、想成立一個 台灣人的醫生組織。



圖5b

二、克城的台灣醫生

克城的醫院有兩派系統:一為Cleveland Clinic,一為Kaiser Permanent Foundation。兩派互相競爭,因此醫療制度非常進步。除周烒明外,大部分的台灣醫生都屬後者。大多數是領薪水的,所以較有自己的時間,可參與業外的社會工作和社團運動。這些醫生們多數為臨床醫生,且各種專科都有,本來大可互相介紹病人,解決各種疑難雜症。但許多醫生們卻有學院門戶之偏見歧視,不肯在專業上互相支援,殊為可惜

為了打破這種門戶之見,團結台灣醫生,周烒明找了幾個志同道合的醫生:許世模、陳克孝、陳哲雄、許明雄、梁俊華等, 打算先在克城成立地區性的醫師協會,再慢 慢擴充爲全國性的組織。以便凝聚台灣醫生 之力量,爲台灣家鄉作事。對這個構想的反 應是:年輕的醫生較贊成;而北醫出身的較 台大醫科主動肯定多了。

大家決定分別用各醫學院的畢業名冊去打電話,希望可以找出一些理念相同的人來共事。然而當時白色恐怖正盛行,有的醫師一看到組織有「台灣人」三字便退避三舍,更何況有周烒明在內,一定是台獨或其外圍組織無疑。爲了安撫人心,決議盡量不談政治,而強調成立組織的好處。諸如:一、以團體的力量對抗外國醫生的歧視;二、藉參加醫師協會年會之便,可獲「醫學繼續教育(在職進修)」學分,以爲年度更新專科執照之需;三、和台灣島內醫學交流等。

終於在1983年10月,在克城的楓林閣餐館,成立克城台灣人醫師協會(圖6)。參加的有陳克孝、陳哲雄、林尊昌、傅世卿、黃俊雄、黃陳淑桂、黃粽文、吳秀惠、周烒明(台大醫科);許世模、黃安仁、黃振南、游祥修、林一輝、梁俊華(北醫);許明雄、張嘉榮、李廷彥、吳浩治、林毅夫、徐榮聰(高醫);彭武昭、張高文、廖淑美(中國醫學院);張簡吉誠(中山醫學院)等共二十五人。



推舉陳克孝爲會長,並計劃於次年中西部夏 令會成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鼓勵大家 打電話招募新會員。

三、在美外國醫生的一般狀況

NATPA成立前,周烒明曾幫忙收集在 中西部大學的台灣人教授名單,發現教授人 數較台灣醫師少了許多。但是肯參加台灣人 醫師協會的人卻反而不多。追究原因,除個 人因素外,則在於美國的外國醫生政策搖擺 不定所致。

五十年代外國醫生人數激增,美國國 會乃於1956年立法,規定外國醫生受完訓練 後,需離開美國兩年以上,才能再回美申請 居留權。(很多人選擇去就近的加拿大)。六 十年代末期,醫生開始短缺,國會不但取消 該法案,且鼓勵外國醫生移民,1972年和 1973年,每年有七千名外國醫生移民, 1974年更高達八千五百名,且美國本身的醫 生人數也增加,遂於1976年又立法現制外國 醫生。1980年只剩兩千名。

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不但讓外國醫 生因居留不定產生許多困擾(非移民而來美 受訓的醫生,大都持交換簽證,簽證到期就 得離開)。也增加了本地醫生對外國醫生的 歧視,最常聽見的說詞便是以「外國醫生水 準較低」來爲種族歧視開罪。

周烒明打電話鼓勵台灣人醫師加入醫 師協會,最常碰到的托詞和藉口便是:「居 留問題」和「太忙」。後來發現,還是透過 已有的社團如:教授會、同鄉會等的介紹比 較有效。很明顯的是,這些醫生們本來就認 同台灣。另一個有效方法是:在各大都市找 志同道合又可信任的醫生幫忙說服,像大紐 約地區的楊次雄、密西根的黃昭聲、芝加哥 的林靜竹、南加州的陳惠亭、華府地區的蔡 武男等都熱烈響應。

四、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成立 大會

1984年7月14日,在Ypsilent,Michigan 西密西根大學,正式成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 協會,簡稱NATMA。其簡稱音調和FAPA, NATPA相呼應。參加者約四十人。由克城參 加的有陳克孝、陳哲雄、林尊昌、吳秀惠、 周烒明、許世模、張嘉榮、游祥修、林一輝 、梁俊華、張高文; 大紐約地區的楊次雄、 曾茂雄; 密西根的黄昭聲、陳英三; 芝加哥 的蔡俊晴、林洪謙、張信義等(圖7)。



圖7

大會邀請了加拿大溫哥華的林宗義醫 師和俄亥俄州的林成德醫師演講。林宗義醫 師以他在美國精神科學會擔任過「外國精神 科醫師小組」主席的經驗,贊成且強調成立



全美性台灣人醫師協會的必要,以避免被歧視或如被歧視時有社團作後盾來抗議。他又提出「上醫醫國」的理論,鼓勵大家積極參與美國醫師的社團和一般的社會活動,及爭取討論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機會。且林成德醫師則強調生存於IT(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時代,資訊取得的快慢會決定一個人的工作成功與否。利用這種全國性的醫師協會交換訊息,不但助人也助己。尤其是在鄉下開業的醫師們,透過醫師協會的會刊,取得最新資訊是極端重要的。這兩位醫學界前輩的演講給與會會員莫大的鼓勵。

接著是大會選舉,周烒明醫師眾望所 歸地當選第一屆會長。副會長張高文,財務 陳哲雄,秘書許世模,次屆會長楊次雄。

選舉完則討論章程,規定各地區有會員十人以上便可成立分會。此時兩位由南加州來的會員,要求把「台灣人醫師協會」中的「人」字去掉。改用「台灣醫師協會」,否則予人「心胸狹窄,限制只許台灣人入會」的感覺。經過半個多小時的激烈討論,決議投票決定「台灣人」要不要「人」。結果只有兩票贊成不要「人」。這兩位「心胸不狹窄」的會員立即退席。

NATMA成立後,周烒明利用出差公餘,馬不停蹄到全美各地招募新會員,爲各分會催。在他的熱心鼓吹下,南加州於1984年9月15日(台灣日)在Pasadina市立大學成立分會;大紐約地區則在10月決議加入總會;接著是聖路易分會成立。許世模則利用電腦發出三、四次會刊(附件),報告成立以後的活動。又公開徵求會徽,並徵得一個很好看

的會徽(附件)。

NATMA成立第二屆年會於1985年7月 26至27日,在Dekalb,Illnois的北伊諾大學舉行。主題是「從美國看台灣的公害疾病」。 年會中通過設立獎學金,請聖路易的林逸民 醫師負責研討細節。

1986年4月20日,克城的醫師們在總會 長周烒明夫婦率領下,副總會長張高文、秘 書許世模、財務陳哲雄等,到紐約的台灣會 館參加年會,並辦理移交給第二任會長楊次 雄(圖8)。



圖8

五、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早期 遇到的困難(1984至1990年)

NATMA總會會長的任期是兩年。1984 至1990年,分別由周烒明、楊次雄、廖坤塗 、陳惠亭擔任(圖9)。

除了上述因「居留問題」和白色恐怖 而對掛名「台灣人」的組織有恐懼症這兩個 因素,使許多台灣人醫生裹足不前外,另一 個使NATMA在招募新會員時時感到挫敗的



多心力和時間才完成。



圖9



便是:早在七十年代,在紐約和北加州、南加州就有親國民黨政府的「華人醫師協會」或「台灣醫學學會」的組織。這類組織除了其成員複雜(只要是從事醫療工作相關人員,上至醫師,下至技術員,皆可參加)。它們又因有政府補助,每逢節慶均舉辦豪華舞會大餐免費招待。完全不是嚴謹的學術性職業團體。只因掛了一個「台灣」的招牌,混淆視聽,以些不明就理的台灣醫生,看在每年免費的豪華舞會大餐份上,都樂於參加其組織。僅有少數有骨氣的台灣醫生,不齒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而退出。

「萬事起頭難」,另一個困難是: NATMA成立初期,克城的台灣醫生,沒有 人知道這種職業團體應該到州政府辦理註冊 登記。且手續繁複,拖了許久才辦好。當時 幫NATMA登記的州政府秘書長,就是日後 對台灣加入WHO出力最多的眾議員Sherrod Brown(附件)。

登記後又碰上難題,因爲要向國稅局申請爲免稅團體,必須出示NATMA的經費來源、財務報告、職業或教育活動報告、定期開會的會議記錄等。NATMA成員都是醫生,並無專職秘書處理文書,所以又費了許

六、首次海外台灣人社團回國

大紐約地區本來就有個「台灣醫師協會」(因成員複雜,不敢稱作「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第二任總會會長楊次雄上任後,很小心、很技巧地將原有的「台灣醫師協會」加盟入總會,成爲NATMA紐約分會。當時的分會會長是李汝城。

1986年民進黨成立,許信良、林水泉 闖關,造成桃園機場事件。海外黑名單異議 份子多人翻牆返鄉。楊次雄卻決心率團以海 外台灣人團體名義,光明正大地回去。恰好 ,1987年11月「台灣省醫學會」成立八十 週年,理事長楊思標邀請當年是美國神經病 理學會副會長周烒明演講。但是周烒明夫婦 被列入黑名單已久,能否拿到簽證還很懷疑 。楊次雄一方面揚言,如果周烒明拿不到簽 證,將取消訪問團。一方面則透過蔣經國的 眼科醫師陳五福及其女婿林逸民的奔走獲得 當時李登輝副總統的幫忙,終於獲得單次入 境三星期的簽證。

這次訪問團能突破國民黨的禁忌,是破天荒的創舉。(在此之前NATPA曾試過兩次,都沒有成功),也是很大的挑戰。訪問團的成員是:楊次雄、周烒明、吳秀惠、林哲雄、陳惠亭、林逸民、顏裕庭、蕭幸鳴、郭耿南、王清貞、鄭萬發等,理事和理事長並全員拜訪台灣醫學會慶祝「台灣醫學會」80週年紀念日(圖10)。



圖10

1987年11月6日下午一點半,在台大醫 院第七講堂,周烒明被邀請特別演講「愛滋 病的神經病理」(圖11)。演講完後,周烒明 說他除了學術研究以外,因爲關懷台灣的前 途和國際地位,卻被列入黑名單長達二十八 年,不能將個人所學專長回饋台灣,完全是 白色恐怖造成的損失。演講後全體起立鼓掌 致敬 五分鐘之久,讓周烒明感動流淚。



圖11

會後李鎭源、洪祖培、郭宗波、林槐 三、鄭聰明教授都來握手致意。李鎭源教授 更透露一個特別的消息,那就是「台灣省醫 學會」全體會員一致通過,將恢復爲「台灣 醫學會」,不再自我矮化了。

活動後周烒明因醫務繁忙,急於回美 ,未隨團拜訪李副總統。聽團員引述李登輝

和大家見面的第一句話便是「那一位是周烒 明先生?」,足見他是特別幫忙過(圖12)。



圖12

七、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第二 次回國訪問團

NATMA第三任會長廖坤塗魚1988年11 月2日組織第二次回國訪問團,參加第八十 一屆「台灣醫學會」年會。訪問團成員包括 廖坤塗夫婦、陳惠亭、邱泰茂、林益顯、蔡 承昌、王忠烈、呂飛騰、張福斌、葉明和、 林盛光、楊次雄、王鵬南夫人等。

會後訪問外交部、衛生署、立法院、 台灣省衛生局、嘉義市政府及民進黨部、國 民黨部、中山醫學院、高雄醫學院等。並透 過陳永興的安排,到土城看守所,探視蔡有 全、許曹德、蕭裕珍、林國華、林慧如、邱 煌生。也去三軍總醫院探訪絕食中的施明德

廖坤塗會長任內的重大成就是:一、 按期出版NATMA會刊八期。除會員外,也 寄贈台灣各醫學院圖書館, 由聖路易分會的



朱真一、沈武典、陳澤華負責。二、設立永 久會員制度。會員預繳的終身會費,可彌補 經費之不足。三、NATMA基金會設立獎學 金,補助第二代醫學生到台灣的醫學院實習 。四、研究修改章程,計畫開放給第二代醫 生或其他相關醫療專業人士入會。

1986年下半年開始,NATMA第四任總會長由南加州的陳惠亭接任。NATMA南加分會是繼克城分會之後第二個成立的分會。1984年總會成立後,陳惠亭、陳政宏、林衡哲、洪章仁、陳清義等召開數次籌備會議後,於9月15日成立。未久即邀請陳永興和洪奇昌來演講,開始有「台美醫學交流研討會」的構想。接著又邀請江鵬堅和郭吉仁律師,說明美麗島事件的法律問題。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P.O. Box 18609 Cleveland Heights. OH. 44118

各位同業:

您好!如您既知"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 已於七月十四日主 窑西根Ypilanai市正式成立. 蓝 正在申请高非智利免税社图、

台湾人医师素北美洲深造. 数学 行医已有数十 年压史,近年未驻然於各地尾己有组圈交流的 倾向.但尚缺全国性的联络绸.又近数年来北美 (外的医案人数实增,加上各级政府的种分折规定 在北美洲行医院争愈加激烈,对吾们台湾人医師的 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 节湾人 医師能互相联络 幫助更是重要,全国性的组織可以增加專業消息. 增進同業自的交流、对求職商業将有甚大的益助、 且全国性的组成 对旨湾人医师罗取社会地经也定有 較大的影响力並减少被歧视的威脅.

本会的其他目標包括的台湾昌成医学界联络;交流. 对北美洲及台湾医事政策参知意见及恪助会员的追 修考2、請您查阅同封急章

北美洲台湾人医师杨会"是吾们台湾人医师的会 真需要您的赞助及支持、請您加入為会员未函指正! 謹此順頌医安

北美洲台湾人医師協会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全民周村"明上

N. A. T. M. A



回首那段艱辛壓迫的歲月

楊次雄

歲月飛逝,年華上髮,在見證了台灣 今日民主的成就,不禁回首36年前那段充滿 艱辛壓迫的歲月,以及與周烒明醫師等人草 創「北美洲台灣人醫師會」(NATMA)的點點 滴滴。

1967年,我初到Madison. Wisconsin ,即結識周醫師夫婦。當時他是年輕有爲的 Assistant Professor、我則是初出茅廬的 Intern,他們夫妻倆熱情的協助,使我在初 到他鄉異地的第一年之中, 受到周醫師夫婦 許多的照顧以及知識與道德的薫陶。我永遠 記得周醫師您的第一句話:「台灣醫生只顧 賺錢、不關心社會及政治問題。」這句話震 醒了我與許多友人,讓我們明瞭在醫學專業 之外,我們應該更積極的對我們遙遠的故土 、我們悲情的母親,奉獻我們棉薄之力,讓 在那美麗島嶼上的千萬鄉親,也能擺脫威權 獨裁的束縛,共同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氣。於 是在隔年的二二八當日,由周醫師您發起出 資170元,我跟隨出資30元,在Wisconsin 的校刊上刊登廣告,紀念228的犧牲英靈。 而隨著台灣人社群的擴大,以及台灣意識的 不斷覺醒,我們終於在1984年七月,創立了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會」。草創伊時,我們 僅僅只有20多人參與,如今的醫師會已有上 千以上的會員,每次的聚會都熱鬧無比,相 信周烒明醫師您一定感到十分的欣慰。

回想起當初創立之時,真是經歷幾番 波折,而這也反映了當時時局的困頓與壓抑

遠在1984年初,因內人美幸剛好接任大紐約 地區同鄉會長,基於對團結與強化海外台灣 民主運動的思考,我與一些朋友認為應該要 成立紐約地區台灣人醫師組織,並且積極參 與當時籌備組織中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會 」,期望團結散落在全美的台灣醫師,以醫 學的專業性,共同爲我們美麗的福爾摩沙打 拼。在當時,紐澤西已經有「華人醫師會」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而許多在 大紐約地區的台灣醫師們,則對紐約地區的 醫師會要冠上「台灣人」三個字是相當敏感 ~~ 的,使得我們一開始六七位志同道合的好友 ,只能先以「大紐約醫師會」(Greater New York Doctors Association)爲名,先行組織 。同時爲了展現包容性,鼓勵更多的台灣專 業鄉親爲民主奉獻奮鬥,因此也將牙醫師等 包括在內,彼時年輕熱心的賴弘典醫師就是 其中一員。在今日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必 然感到有趣與荒謬,爲何身爲台灣人不能說 出口「台灣人」三個字,這一方面是部分醫 師的保守性格,另一方面我們這段歷史也見 證了台灣在威權獨裁時代,我們心中一直難 以去除的「小警總」陰影。但是我認爲,真 理與事實是站在時間這邊的。而我們多麼有 幸,能在近20年之後,看到數十萬人走上台 北街頭,爲「正名台灣」而齊心踏步,讓眞 理與事實能眞正在落實在台灣。而紐約區的 分會,也在李汝城醫師擔任會長時,正式正 名爲「北美洲台灣人醫師會紐約分會」 (NATMA in New York) •



1984年7月14日,「北美洲台灣人醫師 會」正式成立。我代表紐約地區參與盛會, 並在許多先進的謙讓,以及眾多友人的期許 下,擔任總會的下任會長(Presidentelected) •

而後在1986-87年,本人擔任第二任會 長,受到彭敏明教授與史明前輩的關注,不 但給予我許多鼓勵,更在運動與組織上給予 我不少的建議,其中史明前輩特別強調,每 一個台灣人組織都應該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 色,爲著大家共同的理想,分頭並進,分進 和擊,才能讓運動有所突破。在那個戒嚴威 權的時代,彭教授所領導的FAPA、史明前 **蜚的獨台會以及美幸的全美會,雖然性質不** 同,但都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之中,使 得海外的民主火苗、與同鄉對於美麗島的熱 切關懷,無法傳遞回去。獨獨醫師會,因爲 是專業團體的關係,尚未成爲國民黨強力意 圖排除的對象。但是我們醫師會的「台灣人 」三個字,卻又是國民黨心中大忌,所以在 當時,我們便利用國民黨內部親改革與反改 革勢力的許多矛盾,積極推動以「北美洲台 灣人醫師會」的名義,整團返台,並借重周 **烒明醫師在腦病理學的國際學術聲望,讓當** 時國民黨海工會的主任鄭心雄,同意我們返 台。事實上,鄭心雄也不止一次的質疑我們 「台灣人」三個字存在的意義與必要,我們 則清楚的告訴他,這三個字的存在,正是爲 讓我們後代子孫擔任醫師者,也可以名正言 順的參與其中,因爲他們都是台灣人的子孫 。而且台灣同鄉會沒有「人」這個字眼,你 們依舊將他們視爲黑名單,而醫師會不是一

個政治性的組織,只是一群台灣人專業人士 的協會。就這樣,我們成功的讓鄭心雄理解 「台灣人」並不可怕,是主政者的心態問題 。而在抵達台灣時,受到時任外交部北美司 司長章孝嚴的熱烈歡迎,並於外交部內用大 字報書寫上「歡迎北美洲台灣人醫師會返國 」,絕不避諱「台灣人」三個字的存在。對 照章孝嚴今昔行動與言論之差異,不禁感嘆 連戰先生批評程建人大使那句「疾風知草勁 」的評語,其實應該放在章孝嚴先生身上才 是最恰當。

返國之後,當時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思 標醫師,也邀請我們參加台灣醫學會的開幕 典禮,並與我熱烈交談,並請我代表「北美 洲台灣人醫師會」致詞。不過他也對於我們 使用「台灣人」略有意見,但是當時我即指 出,台灣醫學會的英譯中,台灣即是 Formosa一字,是比Taiwanese更具政治意 義。嗣後,我們也透過相關管道,安排會見 了時爲副總統的李登輝先生。李先生非常熱 情的在其官邸招待我們,並與我們討論許多 政經社會與科學等相關議題。我因受彭敏明 教授之託,於會面伊始,就向李登輝先生小 聲的轉達彭教授對他的問候:「你好嗎?」 李先生立刻向我說,這樣的問候可以大聲講 ,沒有關係,請不要在意,也請轉告彭先生 ,在海外應多多研究台灣問題,不要管國內 的政治。個人推想,李先生當時就已經非常 關切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可能深切期盼彭 教授能以國際政治學教授的崇高地位,爲台 灣找尋一個出路。



同時,我們也在1987年,進一步以人 道與醫護理由,要求探望當時被囚禁在三軍 總醫院的施明德先生,以及在綠島的王幸男 與白雅燦先生。不過,綠島之行其實僅僅只 有我一人,因爲國民黨並不希望我們太多人 過去,不但難以運載處理,也很難控制我們 的發言以及一切難以預測的突發狀況。所以 是在最後,醫師團行程結束之後,才通知我 可以前往探視。然而,在當時,卻因爲僅僅 只有我一人得以前往, 並無其他友人同伴, 在那個暴力威權尚未結束的年代,內心之中 不免暗生些許驚恐,總是生爲我們那一個世 代的台灣人,聽到要前往「火燒島」,那種 莫名的恐懼,絕非今日民主自由之台灣新世 代可以想見。而這不正也是我們這數十年來 積極努力打拼的目標--讓我們的後代子孫永 遠不再經歷這暗夜的驚恐,以及許多無名的 恐懼。

抵達之後,順利的會見王幸男先生與白雅燦先生。面談中,提及聽聞王先生的視力有惡化的狀況,王幸男笑笑說,其實只是因此地監獄中要求受刑人早早大約八點必須就寢,他實在無法如此早眠,只好躲在被窩中以微弱的燈光看書消磨時間,導致視力有些不佳。由此可想見這些政治犯在這偏遠小島上,不但要遭受不義的刑罰,還不得過著最基本的生活,而必須被迫早早就寢。獨裁政權對於人性的踐踏,莫過於斯。

白雅燦先生當時留著一臉飄逸的美髯 ,令我印象深刻,當時我便恭維白先生的造 型有如藝術家般,並與其合照。白先生當年 只不過是在選舉時,主張要蔣家公佈其名下 財產,就被以叛亂罪起訴。對照日後興票案 宋楚瑜的處理過程,不難想見宋心定感嘆身 不逢時,不然他一定會將所有要求他必須將 興票案以及其財產「說清楚,講明白」的台 灣人民, ——關到火燒島去唱「綠島小夜曲 」。而在返回台灣之後,我不顧當時國民黨 特工人員的要求,便將與白先生的合照交給 自立晚報發表,結果反而爲白先生帶來一場 小小的「災難」。彼時擔任法務部長的施啓 楊先生, 因見到報上所刊登的照片, 認爲非 常的「不雅」,且認爲是獄政管理疏失,嚴 厲責怪綠島監獄當局,使他們馬上就將白雅 燦先生的美髯,一一剔除乾淨。日後白先生 寫信給我,提到此事,令我深感歉意,也再 次對於威權統治者欺壓人民的心態,有更深 刻的認識與厭惡,居然連個人管理自我身體 的自由都不准。我想這也是新世代的台灣人 無法想像的。

追憶過往這段悲憤與希望的歲月,不 是爲了感嘆年華的逝去,而是感激許許多多 在這過程中熱情奉獻的友人,因爲我們齊心 努力的打拼,台灣變的不一樣了。更是爲了 讓我們的子孫能清楚認識台灣的歷史,體會 民主自由的珍貴,畢竟,「自由不是無償的 」(Freedom is not Free)。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以「台灣人」團體名義回台紀實

楊次雄

一九八六年我接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第二屆會長時,我的首要任務是以「台灣人」名義的團體,突破國民黨的禁忌回台。經過多方努力,翌年,我們終於正式以「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的名義,回台參加台灣醫學會的年會。團員有:周斌明、吳秀惠、林哲雄、陳惠亭、林逸民、林益顯和顏庭裕等醫師。

因爲這是海外台灣人團體第一次用「 台灣人」名義回台的創舉,國民黨非常緊張 。我們在台北下飛機時,來採訪的記者們, 並不關心醫學年會的正題,卻圍繞著政治話 題再三發問。台灣醫學會的會長楊思標教授 非常緊張,一直告訴我:「不要談政治!」

大會開幕時,全場都講北京話,周斌 明教授要我以台語發言。我也有意如此。後 來爲了不給主辦單位太多壓力而作罷。

第二天國民黨海工會主任鄭心雄談話時,我告訴他,使用「台灣人」應該沒有什麼敏感性。我們組織屬「人」,而不屬「地」,用「台灣人」來定性最佳,這樣,台灣人的第二代可以繼續沿用這個名稱。如「台灣同鄉會」它沒有「人」字,可是,政府也不會讓他們組團回來。

在拜訪三個月後就變成總統的李登輝 副總統,我告訴他,「您的朋友彭(敏明)教 授要我『小聲』地向您問好!」我想,他大 概已經有報備要接受我們這些異議醫師,因 此,他回應道,可以『大聲』地講。還請向 海外同鄉講,駕車轉彎時,也得減速才安全 。要把牆壁上的油畫拿下來,也需要一把椅 子墊腳才辦得到。他的意思是說,台灣獨立 不是用口講的,而是要一步一腳印地走出來 的;民主改革不能超速,否則有可能會翻車 。

到三軍總院探望施明德時,他正在絕 食示威。我們經過兩層由平頭兄弟(情治人 員)把關的關卡,才見到他。整整一樓的隔 離病房,只住他一人。他們把他的床位推離 門窗遠一點,以免被暗殺者從對面高樓對他 射擊。

以當時的政治氣氛而言,要到綠島探望王幸男,不是一件易事。但是我以醫師探望病人的名義,經過層層手續,再最後一刻終於成行。我獨自坐小飛機前往這個久聞其名、管理森嚴的政治犯監禁地—綠島—,心裡還有點怕怕。但是,在那裡也有輕鬆的一面。幸男兄告訴我,「我沒有眼病。眼力消退只是因爲他們太早關燈,而我不得不明別是因爲他們太早關燈,而我不得到鼎鼎有名的白雅燦。他是在競選立法委員時,發傳單質詢蔣經國二十九條問題——包括蔣介石去世,蔣經國有無繳交遺產稅?蔣孝勇爲何沒有通過聯合招生考試,擅自就讀台大政治系?.....而被判無期徒刑的。他長著蓬鬆的頭髮和漂亮的鬍鬚。我稱讚他很有藝術



家氣質。《自立晚報》刊登我們與這兩位政治犯的合照後,據說白雅燦馬上被獄卒懲罰,刮鬍子!在當時的拜會中,我們可以體會出,台北的政治氣壓非常濃重。除了外交部因爲後台老闆很硬的政務次長章孝嚴的緣故,以大布條寫著「歡迎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來歡迎我們之外,大概只有曾清楷副院長和林永哲外科主任的高雄醫學院的聚會,用寫著同樣字眼的布條、以台語來歡迎台灣人醫師的造訪。

十三年後的今天,台灣人醫師協會再度組團回台參加陳水扁總統的就職典禮。在總統府、外交部和僑委會,我們都用台語交談。畢竟,時代已經大不相同,台灣人已經可以用「台灣人」的名義堂堂正正地回到自己的故鄉,用自己的母語高高興興地交談! 幾十年來海外台灣人的努力,沒有白費啊!



楊次雄(左二)及王嘉男(左四)訪問白雅燦(左一)及王幸男(左三) 設於綠島1987年11月



一九八七年NATMA回台訪問團員數位到高雄醫學院訪問左起:林哲雄、林益顯、楊次雄、麻醉科曾主任、王清貞、陳惠亭



第三屆總會會長任內回憶

廖坤塗醫師

在我第三屆總會會長任期,本會還在 幼稚時期,雖然名冊上有四百多位名字,但 真正繳費的會員人數才一百多位,我們聖路 易的同仁當時覺得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育 養在不良環境中,出生不久又缺乏營養的嬰 孩,幸虧我們誠心和毅力共同打拼,終於奠 定了基礎,使猶如萎弱的嬰孩終於站立起走 了。

爲促進會員間的交流,及總會和會員間的溝通,我們按期出版了季刊五百本寄給所有會員、醫師協會、及醫學院圖書館,兩年中出版了八期,這都是三位有經驗並具特殊天賦的朱眞一、沈武典、和陳澤華等醫師努力合作的結果。

因開支比所收的會員費多,且廣告費 又少,我們提議,又經理事會決議通過,設 立永久會員名額,每位交付五百元,第一年 有八位報名加入,我們一時如魚得水,不再 憂慮經費,就放心去做應做的事了,我們決 議不輕易動用這筆永久會員費,所以盡量保 存下來,大部分的永久會員費移交下屆總會

接任第三屆總會的第一年,蔣經國病逝,李登輝剛接任總統,久達40年的戒嚴令終於解除,但對付政敵的條令還繼續存在,對特務的恐懼感還普遍於一般民眾,我們照上年一樣,於1988年組織了NATMA回國訪問團參加台灣醫學會的年會,並訪問外交部、衛生署、立法院、民進黨團、國民黨總部、土城政治犯監獄、台灣省衛生署、中山

醫學院、嘉義市政府及高雄醫學院,在短短的十日中,我們為本會做了廣告,台灣的政府機構及醫學界得到了溝通和諒解,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外交部的歡迎會中,紅布條上寫「歡迎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回國訪問」等字,這是第一次NATMA被國民政府正式承認,這對於遲疑加入本會的醫師朋友有了很大的鼓勵,在和國民黨海工會主管的交談中,我們要求停止特務在海外打小報告,並被放無辜的政治犯,其中之一是當時在三總醫院絕食中的施明德。

經過這一次的訪問,及定期出版的季刊報告,會員的人數逐漸增加,爲了健全組織,適應更多的社團會員,我們著手於Bylaws的修改,把它增加到6頁,以各位會員平等,開誠布公的原則,使本會成爲所有會員所喜愛的社團,同時又將本會開放給其他有關醫療的專業人士及年輕醫師。

我們也和其他台灣人的社團合作無間,分會的成員常在台灣人社團的集會中應邀發表專題,及自願作義診,總會年會在1989年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及平原區台灣人夏令會合辦,本會主辦醫學專題演講,吸引了許多聽眾,這一次的年會是參加者住學校宿舍的最後一次,此後的年會都在很舒服的大旅社舉行。

我們也設了NATMA Foundation,授以 獎學金及第二代子弟醫學生到台灣醫院實習 獎助金,獎金款額雖不多,有幾位得獎者在 我任內,因還在白色恐怖時期,我們很少在 開會中亮相,因此我沒有留下照片作紀念。

第三任會長廖坤塗醫師簡介

朱真一記

廖醫師一九九三年生於台灣雲林縣二 崙鄉,從省立嘉義中學畢業,即考入台大醫 學院醫科,一九五八年畢業當了一年半馬祖 高登島唯一的醫官(預備軍官役),再到台大 醫院外科當三年住院醫師,一九六三年六月 來美,先習外科,再改做病理。

一九六九年來St. Louis,先在 Washington University之病理科就職,二 年後決定離開Academic Medicine,參加該 地病理及實驗診斷的Group Practice,早於 一九六九年就考過了American Board of Pathology。

廖醫師更爲人知曉的是他對台灣人社 區之貢獻,他不但是St. Louis地區的領袖 ,更是北美台灣人社區的領導人物。這榮譽 是他參加台灣人社區活動良多,犧牲奉獻而 得來的。在St. Louis住過的同鄉,不管是 醫師或其他行業都會記得,常在家中聚會聚 餐。一九七〇年初期,他是少數已當 Faculty或就業的同鄉,他最熱心義務幫忙 年輕醫生、住院醫生或其他同鄉,出錢又出 力。

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同鄉最普遍休閒活動就是每星期六下午的壘球訓練及比賽,準備器具,供給飲料點心,他們一家總是最熱心的。一九七四年當選St. Louis地區同鄉會會長,那一年St. Louis主辦了中西部台灣人壘球比賽(就是中西部夏令會的前身)。那年代主辦活動除了借場地打球、找場地、

吃飯、晚會外,還要安排來訪隊員住宿於自 已或其他同鄉家中,廖醫師家那時讓芝加哥 隊整隊過夜。他的人緣及領導能力使這次比 賽辦得非常成功。

那年代的住院醫師也不會忘記過年過節,他家中總是大家聚會的場所,大家互相認識。一九七五年他登高一呼,大St. Louis區台灣醫學會就成立,不是那個醫院服務的都踴躍參加。他就任第一任會長時,把By-Law寫得很完整,組織健全,活動頻繁,大家沒有爭吵。十六年仍非常健全及活躍,而且使St. Louis醫師們在台灣人社區中熱烈參與活動。這份By-Law以後就是本地社區樣板,甚至於外地社團也來信複用少

當第三屆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 會長出缺時,其他各地暫無適當人選,他也 馬上答應接棒,在NATMA的轉捩點之際,以 他的領導能力,使NATMA穩定成長。他使各 幹事各分會合作無間,他殿下好基礎,使現 任陳惠亭會長發揮成一更有影響力更強大得 組織。

同樣地,一九八九年平原區秋令會也由他當召集人為爭取主辦。由於他的領導幹練及協調大家合作成功。更進一步與NATMA、NATPA協辦,辦了個非常圓滿的秋令會。 會後更有餘款數千捐助給參與的社團。

其他各種活動他也義不容辭地參與並 擔當重任,St. Louis及北美各台灣人社團 很少他沒參與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中央委 員、NATPA分會長、以及其他各種職務他都擔任過。每次台灣人社團向政府抗議的聲明,他也義不容辭的簽名。替這麼多人服務,關心台灣及爲台灣人社區服務,他們家是St. Louis來訪客人停留最多的家庭。廖太太不但秀外慧中,持家有道,小孩成長後,更能經營事業有成。二女一男多才多藝,成績優秀,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或芝城西北大學,是St. Louis青少年的好榜樣。



廖坤塗醫師

2004年洛杉磯西北區台灣同鄉會通訊錄

You work hard --Year in, year out.
Who gets the rewards --Your family?
Your alma mater?
Your favorite charity?

OR The I.R.S.?

Without an estate plan, you won't have a choice. The assets you earned over a lifetime-your business Interests, cash, real estate, life Insurance, stocks and bonds, even your pension-could end up with the IRS and In the courts.

The I.R.S. will be first in line, and your family could be forced to sell your assets, perhaps at a significant loss if estate taxes are due.

Why take the chance?

You can help to control your estate taxes and maximize what your heirs receive.



The Company You Keep. ®

As an experienced insurance agent for New York Life, I have experience in estate conservation and business preservation, and stay up-to-date on changes in the IRS regulations affecting these areas.

Call me today, because no matter how you look at it, more choices are better than none.



張莉惠

Julie C. Lee CLU, ChFC Agent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 21860 Burbank Blvd., #120 Woodland Hills, CA 91367 Bus(818) 587-3130

Fax (818) 587-3098 CA State Lic. # CA 0828346

Registered Representative for NYLIFE Securities Inc.



廖坤途

這次回台,因訪問的地方多,未免記 錄有所遺漏,是以日記方式陳述。

十一月二日(星期三):

我們一行:邱泰茂兄、林顯益兄、王鵬南兄太太(楊葆萩女士),內人及我,於二日晨八點卅分,由St. Louis出發乘坐西北航空公司班機,經底特律、東京,而於三日晚上九點抵達桃園機場,一共旅行了廿六個小時。在最後從日本飛往台灣的班機上,由洛杉磯飛來的陳惠亭兄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在桃園機場有楊思標教授(台灣醫學會理事長),楊明恒秘書(代表官方)及先到了台灣好幾天的蔡承昌兄來歡迎我們。在機場也碰到紐約來的王忠烈夫婦。同時到達的還有乘坐United Airline的呂飛騰兄夫婦。

大部分會員在楊秘書的領導下,成坐 一部巴士到台大醫院後面的景福館住宿。我 們到達時,發現加州來的張福斌兄一家四口 已經住進去。

十一月四日(星期五):

小兒科分會在下午才開始。經由陳永 興兄嫂處得悉當天上午立法院正好在質詢郝 柏村留任問題,大部份會員前往旁聽,在門 口必須報名繳護照,又要有介紹人才能進去 ,所以我們借用朱高正委員的名字得以進入 議場。我們目睹黃煌雄、朱高正、尤清等委 員向行政院長俞國華質詢郝柏村的違法留任 問題。實在佩服他們的勇氣、智慧、才幹。 從頭到尾,沒有一句廢話;句句針對要點, 那麼有力感動人。但結果還是不了了之。因在野黨委員太少,雙方比例懸殊,起不了制衡作用。從我們坐的旁聽席向樓下的立法委員席一看,出席的委員寥寥無幾,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席位都空著。多麼奇怪的議會!出席人數(Quorum)沒有超過法定人數,居然能夠開會。那些沒有選民的老邁不出席,不合規的國代立委,早就該淘汰重選了,否則怎麼能談得上民主?

中午由許榮淑委員在立法院的餐廳請 午飯。下午兩點多,楊次雄兄、陳惠亭兄、 林顯益兄、蔡承昌兄、邱泰茂兄及我們夫婦 由陳永興兄嫂乘坐計程車到土城看守所,探 訪爲農民請願及主張台獨而無辜被囚禁的蕭 裕珍、林國華及其女兒林慧茹、邱煌生、蔡 有全及許曹德諸人。他們爲眞理,不畏強權 的行動令人感佩,他們的犧牲已被肯定。

在五二〇時受傷的林慧茹,她的傷口已痊癒,走路也恢復平常,令人欣慰。大家感慨萬千,談了二十分鐘,猶言有未盡之感。經監管人員的幫忙下,延長十分鐘的面談,心情好多了,彼此勉勵安慰,在依依難捨之心情下,我們互道珍重再見,離開了土城。

隨即三點半過後,應約在國民黨中央 黨部與海外工作會主任鄭心雄先生會面。我 們五個(陳、蔡、林、邱及我)與鄭先生就黑 名單,國外台灣人自由返鄉,國會全面改選 等問題作廣泛的交談,歷時約兩小時。

在外面跑了一整天,疲累不堪,我們 大夥懇辭楊秘書的晚宴,打算安靜的休息一 晚。剛一回到景福館房間,恩師李鎭源教授



來電話邀我們夫婦倆去晚飯。不敢推卻,匆 匆洗了臉,我們拖著疲勞去赴宴。同席尚有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的古河大郎教授夫婦。席 間恩師夫婦親切溫馨的交談,餐後月光下的 漫步,洗去了我們兩天來的疲倦,感動回味 不已。

十一月五日(星期六):

整天參加台灣醫學會第八十一屆年會 ,包括早晨的開幕典禮及專題演講。遇到了 應邀回國演講的休士頓伍焜玉教授及團員葉 明和兄(KANSAS)及林盛光兄(CHICAGO)。

理事長楊思標教授在致詞時說,該會 於去年會員代表大會時,全體一致通過,恢 復原名爲台灣醫學會以使名正言順。雖未經 內政部之批准,該會認爲被更名之「台灣省 醫學會」名既不符其實,爲維護全體會員權 益,照改不誤。我對該會之不屈不撓,維護 傳統精神,甚爲佩服。

晚上團員們赴台灣醫學會,假台大醫學院第一會議室的晚宴。在場的外賓及所有醫學會的理監事等。與我們同桌的有恩師楊燕飛、杜詩綿、楊照雄、洪祖培及葉曙等教授。雖然他們的頭髮都灰白了,但個個精力充沛,談笑風生,與昔日一樣,令人感佩。十一月六日(星期日):

上午自由參加各專題演講及討論會。 中午團員們應台大醫學院院長黃伯超教授及 台大醫院院長林國信教授之邀請在台大醫院 第一會議室進午餐。這是一個非常豐富而輕 鬆愉快的自助餐,約有一百多位來賓及教授 參加,得以會見許多先輩及以前在台大醫院 的同事。 下午二時是我們的演講會,由理事長 楊思標教授親自主持。有六位會員共發表十 篇精彩的論文。另外史丹佛胡俊宏醫師也發 表了一篇。演講會到五點五十分才結束。(按:請見第十頁會程)

晚上大家相偕到圓環附近的海霸王餐廳應中華民國醫師公會聯合會理事長郭宗波教授之宴。郭教授曾教過我外科,是我所尊敬的恩師,他的風範不減當年。精緻可口的滿桌海鮮,郭師娘殷殷爲大家進菜,令人有回到家鄉的溫暖感受。

十一月七日(星期一)

一大早有些團員去打網球,有些去打 高爾夫,景福會館顯得冷冷清清地。我到台 大醫院各科去分送我們剛出版的會刊,然後 到醫學院想拜訪黃伯超院長,不巧黃院長已 出國,沒能見到面。

上午十點廿分,照預定時間到衛生署。在門口等了十分鐘,沒看到一個團員。十點半上十二樓的會議室。在那裡已有各處處長及四位新聞記者在等著。廣大的會議室正中間一個大橢圓形桌子,約有卅個座位。每一位面前安放一個麥克風,會場隆重而嚴肅,那一刻眞希望其他的團員及時趕到。我會一個一個大斤人,便被那四位記者包圍。他(她)們問我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是什麼組織,會員人數、組織的宗旨,有會員身份的限制(指限制「外省人」入會會員身份的限制(指限制「外省人」入會會員身份的限制(指限制「外省人」入會會員身份的限制(指限制「外省人」入會會員身份的限制(指限制「外省人」入會會員身份的限制(指限制「外省人」入會會員身份的限制(指限制「外省人」入會會員身份的限制(指限制「外省人」入會與自然沒有)等等。還有此次回國的動機與有會人類不及蔡承昌先趕到。原來計程車載他們到舊址,以致遲到,又過了些時,猜想其他團員是不會來了,才取消了正式的歡迎場



會,蔡兄與我改在署長室會見施純仁署長。 我們對於衛生行政方面做廣泛的交談。其中 談及醫師的專科制度及其考試,台北地區的 愛死病情形,醫院素質之提高及維持等等。 我們很贊同他的見解、施政方針及措施。期 間提到有某私立大醫院,因採用OBASAN當 護士,他警告它,該院置之不理,他只好以 重金罰了它,該院董事長竟然向他的上司倒 告他一狀,說他沒有公共衛生行政能力,但 他堅持他的原則,說服了他的上司,使該醫 院終於就範。在台灣眞是需要這種堅持原則 不向強權妥協的行政人員。

中午我們倆,蔡兄及我,被恩師葉曙 教授請去吃午餐。在此遇到台東服務的施民 生醫師,他曾經在台大及高醫教過我及蔡兄 ,豐盛的午餐,溫暖的師情,永誌不忘。

餐後我們倆趕到三總醫院,會合其他 團員訪問長久絕食的施明德先生。監護人員 親切有禮地引導我們到他的病房,見到了慕 名已久的施先生。他已開始進食,雖然嫌瘦 了些,但他的精神很好。我們相談了約卅分 鐘,照了相,不得不告別。我們大家對他的 身心情況放了心。眞希望他能早日恢復自由 身,繼續爲台灣努力奮鬥。

接下來,我們分乘計程車赴外交部。 很高興能準時在四點到達。連戰部長出國, 由章孝嚴次長歡迎我們。這是一個盛大的雞 尾酒會,在場的有各處處長、科長、楊思標 教授及衛生署醫政處處長葉金川醫師。這一 次我們人數齊了些。楊次雄兄、陳惠亭兄、 蔡承昌兄、林益顯兄、邱泰茂兄、王忠烈夫 婦及我一共八人。章次長致歡迎詞,稱讚我 們在北美的努力與成就。我代表本團致謝詞 並說明本協會的組織經過及宗旨,以及我們 的目標及期許。相信國府與我們之間有更近 一步的了解。

好像跑馬拉松似地離開外交部後大夥 兒又到了立法院會館。這次是由我們幾個醫 師邀請民進黨的姚嘉文、黃爾璇、黃信介及 張俊宏諸先生。不巧姚、黃兩位先生因事不 能到。黃、張兩位先生、陳水扁先生、費希 平先生及其他民進黨籍立委都到了,大家互 勉爲台灣的前途而努力,賓主盡歡而散。 十一月八日(星期二):

早上八點正,我們在景福館會齊,在 楊秘書歡送之下搭乘一部巴士向台中出發。 同行的有陳惠亭、蔡承昌、沈郁良、葉明和 、張福斌夫婦及兩位小朋友、林益顯。我們 到達市郊的省政府時已比原訂時間遲了一小 時。衛生處處長李俊仁醫師,各省立醫院院 長莊哲彥、呂鴻基、莊明仁、周桂芳,省政 府委員會胡惠德,省議員翁文德,台灣省醫 師公會理事長林耀東等醫師已在大門口等著 我們。大家在大禮堂裡,聽處長李俊仁醫師 的歡迎詞及施政報告。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改 良各省立醫院。把幾個醫院併入台大醫學院 的教學系統裡。醫院醫師的素質因而提高。 胡委員、翁議員也相繼致了詞。隨後又是一 頓豐盛的午餐。莊明仁院長唱了兩支歌,非 常動聽而有趣。醫師公會林耀東理事長又致 詞歡迎我們,希望我們兩個會有密切的聯絡 及合作。散會後就向台中市出發。我們先到 中國醫學院。門口冷冷清清地,才知道我們 走錯了地方。轉道去中山醫學院,得到熱烈

的歡迎。在該校做了兩小時的演講後,受邀 到最豪華的飯廳,享受豐富的晚餐,盡欣而 散。當夜住進旅社已是十點了。

十一月九日(星期三):

早上八點大家在旅社門口會合,南下 嘉義。林益顯兄先於昨夜離隊回豐原家去了 。我們十點半到達嘉義市政府。市長張博雅 醫師歡迎我們。她是蔡承昌兄高醫的同學, 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高醫教授。她爲 我們做了簡短的報告並提出登革熱在南部流 行的情形。她實在是位年輕有爲,非常傑出 的人才。午餐承她親切招待享受可口的日本 料理。

惜別後,繼續南下,於兩點半左右到達高雄醫學院。謝獻臣院長、陳章義教授、曾清楷教授、陳瑩霖教授,及楊次雄等已在那裡等著我們。謝院長致歡迎詞並介紹高醫。我對該校教學設備進步之快速,印象深刻,足可比美國第一流的醫學院。在高醫我們也做了兩小時的演講,於六點左右結束。接著應邀到高雄民眾日報社,會晤社長李哲朗,主筆陌上桑等先生,因需趕赴晚宴,匆匆談了廿分鐘,只得告別。

當晚由高醫在仙翁餐廳設宴。這是高 市最豪華的一個。山珍海味滿桌佳餚,賓主 盡興,感謝主人們的盛情美意。我們這一訪 問團也就此結束了團體行動。有些團員隨車 返回台北,有些夜宿旅社,家在高雄附近的 張福斌兄一家則回家與親人團聚。

總 結:

這一次的訪問收穫不少。除了參與台灣醫學會的年會外(一)得和不同團體機關有了很好的接觸,交換意見增加瞭解。諸如執政的國民黨、在野的民進黨,雖然雙方的立場不同,只要確實都是爲了台灣的前途而努力,相信台灣會成爲眞正美麗的寶島。(二)訪問了衛生行政的最高機構,爲我們講解運作現況、行政方針及措施。使我們對這方面增進瞭解及信心。(三)訪問兩個醫學院,做了演講並交換意見。

總之,短短一週的視察接觸雖屬浮面 的瞭解,但不難看出各方面站在本身崗位上 的努力及貢獻,令人感佩。由衷希望政府在 政治改革上能加速進行真正的民主,廢除一 切黑名單,使每一人都能自由出入台灣,早 日釋放所有無辜的政治犯(良心犯),大家共 同爲建設台灣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努力,使台 灣早日成爲新而獨立的民主國家。

最後由衷感謝所有同行團員熱心的支持與參與。張福斌兄的一雙可愛的兒女,從頭至尾安安靜靜地坐在一旁忍受一場場他們聽不懂,歷時兩小時的演講。謝謝幫忙我們行程的協調處鄭至誠秘書及在台北親切照應我們的楊明恒秘書。更感謝台灣醫學會理事長楊思標教授,醫學會秘書許女士,景福館盡責親切的管理員。他們給我們諸多方便與幫忙。

檢 討:

(一)時間太短。僅僅六天的團體活動 ,台北就排了四天,本希望能增加會見李登 輝總統之機會,結果沒能達到目的,深覺遺



憾。(二)團員在台北沒能住在一起,團體一致行動困難,無法預知拜訪的確切人數。(三)因沒能早些獲悉台灣醫學會的開會日期 比原訂的提前一星期,以致有些原先在八月 以前報名參加的,因個人的時間沒法調整, 不能隨行,連帶的沒法把演講人及講題預先 告知往訪的醫學院,深覺抱歉。

THE TRIP

隨團回台後有感 (1988年)

非常榮幸,這次能隨醫師團囘台灣參加一年一度 的台灣醫師會的年會,並參觀了立法院,拜會民進黨 立法院黨團及一些機關,慰問部份遷在蒙難的英勇敏 娘好漢。雖然他們暫時失去了自由,但人人沒有後悔 ,反而因在台的衆生,能享受更深一層的民主政治, 而感到無比的欣慰。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幾人能有?

現今,台灣民衆對民主意識的覺醒,相當的普及。政情,的確也向民主政治的理想邁進了一大步。但是,這並不表示執政黨的自我覺悟,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份,而是由數不清的英雄好漢、鐵娃娘子,犧牲了他們多少的青春、自由,甚至家庭、生命,累積而來

邱泰茂 (目前NATMA的財務主任)

最早期給第二代醫生子弟的信,1988

TO: Second Generation Taiwanese-American/Canadian Physicians & Medical Students

In July of 1984, an organization known as the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was formed. It was established on the premise that a group of physicians of Taiwanese heritage would benefit from an organized effort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education for and by the Taiwanese and Taiwanese-American/Canadian people. NATMA has since grown to include seven chapters incorporating more than four hundred physicians of all specialties. As a natural extension to this organization, it only seems logical to organize a group for second generation Taiwanese-American/Canadian physician and physician-in-training.

How could such a group help me?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 career in medicine or dentistry, you must realize that there are many pitfalls in the system and many ways to avoid them. But to really gain insight into what to do and where to go, to speak to someone who has been there would be priceless. As a group we could also serve as an information source in other respects as well. For instance: we could keep a list of hospitals in Taiwan where students may be able to do medical electives; we would provide a list of Taiwanese-American/Canadian faculty members at various institutions; we would receive the NATMA newsletter (English version). In addition, there is a Exchange Fellowship (\$1,000) provided by NATMA for medical or dental students to visit Taiwan for electives or research.

NEWSLETTER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
P.O. Box 3900, North Hyde Park, New York 11040

STAMP



1988開始首張「申請表」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

	P.O. Box 15196, St. Louis, MO 63110 Membership Application/Renewal	
1)	Name: (Professional, as in License) (Howard Life)	
2)	Specialty: 3) Subspecialty:	
4)	Specialty: Specialty: Year of Medical School Specialty: Year of The special of the special	
6)	Address (House or office, prefer the one more likely to be permanent) Street # City State/Province: ZIP:	
	City State/Province: ZIP:	
7)	Telephone: Office () (School phone for student)	
8)	This is a () New Application OR () Renewal	
	or part of the above 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in the Directory. Please we blank the information you do not wish to have listed in the Directory.	
	Signature: Date:	
appi Cle any	ase list the Chapter you are currently associated with or the one you are lying to: . The Chapters are as follows: Chicago, veland, Kansas, New York, S. California, St. Louis, Washington D.C., or other chapters that are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50% of the dues will sent to the appropriate chapter you indicate for local activities.	
	ase forward your check payable to NATMA) I am a medical student, free) I am a physcian-in-training, \$25 only for 7/1988 to 6/1989)) \$ 50.00 (7/1988 to 6/1989)) \$100.00 (7/1988 to 6/1990)) Membership dues for 7/1988 to 6/1989 have already been paid to the Local Chapter	
Plea	P:0. Box 15196 St. Louis, MO 63110	
*	WE NEED YOUR SUPPORT	
	PLEASE DOIN NATMA PLEASE DAY THE DUE 請参加請支持更請交合皆	7





ST. LOUIS

11.14.88

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 增設最佳著作獎學金

【本報聖路易訊】北美 洲台湾人醫師協會(NATMA) 獎學金委員會將增設一「 最佳著作獎」與學金。此獎 用來鼓勵醫學生、牙醫學生 及住院醫師訪問台灣·獎學

凡是在北美認可之醫學 院或牙醫學院學生, 政大小 督院受訓中的住院醫師,不 論是美國、加拿大或台灣的 **公民都可申請。申請者在最**

本會將在明年(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七日到卅日在美國密蘇里州(MISSOURI)春

近兩年內需有關於醫學、牙 80學或基礎80學的著作,雜 誌發表之論文或是專書出版 均可,亦可爲合著作者之一 。詳細辨法將在本會下一期 的NATMA 通訊(一九八九 年一月號)公佈。獎金金額 在七百五十元到一千元之間 ,限於訪問台灣旅費之用

該協會希望大家加入爲該會 爲會員。一般啓師牙路師年 費五十元、住院醫師處半, 學生免費。欲加入者須將英 、漢文姓名、住址、住宅及 辦公室電話、醫或牙醫學院 、畢業年度、專科別及會費 寄至該會: NATMA P-0-BOX15196

STLOUIS,MO63110

太平洋時報 1.2.89.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P.O. BOX 15196, ST. LOUIS, MO 63110

CITY)「類似 DISNEYLAND 」是非常理想的暑期休閒勝地。宿舍及朝會處均有冷氣 · 該地風景宜人,附近有岩石洞,有動物圈、及有名遊樂區叫《 SILVER DOLLAR SITY)的校區內學辦年會。本會特此向責會及會員們邀請您們祖關來多加本會之年會 田城 (SPRINGFIELD)西南州立大學 (SOUTHWEST MISSOURISTATE UNIRER-「台灣人」已不再是緻感用詞,您們及本會之努力可喜可賀。 師協會」之正名,連官方的外交部、衞生署、衞生處均然,更是感到欣慰。「台灣」與

一路床醫學的科學基礎;由本會敬育委員會主席林靜竹及芝加哥分會主辦。 。此年會中將學辦三種營學討論會:

育學分。希望來参加者請來信本會 N.A.T.M.A., ... P.O. BOX: 15196, ...ST. LOUIS 員們來參加討論才能達到理想。這些討論會均將向美願醫學會申請登記給予懲務醫學數 |日台灣北美醫學交流史及現況:由堪薩斯分會會長吳梅民及該分會主辦。 [1)大衆醫學:由克利夫加分會會長林一輝及該分會主辦,主要器一般同鄉保健問題。 刑轉送各負費人。 10 63110 聯絡,若與參加討論會,演講摘要可用英文或漢文,亦請寄來本會,本會 我們就心邀請賣會或會員來此參加討論會,尤其是台灣北美醫學交流史更需您們及會

林一輝、吳樹民、陳坤府、林瑞光、呂飛騰、張徽宗。前任會長:周烒明、楊次雄。

·吳樹民,一仁宜食長:陳惠亭,財務·沈武典,秘書·朱虞一,各分會會長:施哲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北美台灣人路師協會理事會及前任會長敬上會長:医坤淦,別會長

希塞實會與本會職機局台灣北美間醫學交流努力,並就實會好了說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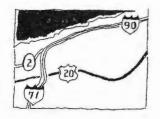
「省」整學會恢復正名爲台灣醫學會,雖然內政部不核准,但醫學會照改不課,本會對這次回台對台灣醫學會及本會正名一專特別高與。 台灣醫學會去年一致通過要從台灣 白褐路學會之努力與堅持,特爲致敬。本會對台灣各界今年一致使用「北美洲台灣人醫 受到您們隆重招待,更是感谢不盛。 會。醫學會特別關出時間區本會會員參加討論會與各醫師們共同研討醫學問題,本會又 今年北美洲台灣人路師協會非常感謝台灣醫學會的邀請參加台灣醫學會的八十一屆楊理專長,郭理專長,林理專長及各位醫師: 公會聯合 醫 會 一會的

或

公論報10.13.88

【本報聖路易訊】北美 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及醫師協 會學路是分會於十月一日學 辦聯合年會。由兩分會會長 林天送及林益顯共同主持。 年會中兩會長同時把會務交 給新任分會會長沈武典(教 授協會)及呂飛騰(醫師協 會) 0年會中並選出陳書芳 担任智師協會副會長、陳澤 華則被選爲新任三年理事。

此次年會共有五十名會 員、眷屬及來賓參加○有醫 學生,也有台灣來美的老前 最醫師,更有遠從艾俄華、 南伊利諾及密蘇里中部趕來 的同鄉,齊集一堂,非常熱 間口



Cleveland Local Chapter 活動簡報

陳哲雄

NATMA Cleveland Chapter 每年定期聚會四次,今年度最後的一次聚會是在克城市中心楓林閣餐館舉行,MSD藥廠 sponsor這次的餐會,並請 Cleveland Clinic 的 Endocrinologist Dr. Byron Hoogwert主講Screening and Twatment of Common Lipid Disorders,既有豐盛的晚餐,又可增加醫學新知,加上會員間交誼之樂,眞是一舉數得,會長林一輝醫師逐一介紹新舊會員,並作財政報告,一九八九年 Local Chapter由陳哲雄醫師接任會長,對於林會長一年來的領導和服務精神,與會會員們多予以肯定和致最大的謝意,許明雄醫師衆望所歸被選爲 president - elect and secretary,1989,爲了幫助總會辦理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七日的 Annual Meeting的 Clinical Medical

Topics,周烒明、陳克孝、陳哲雄、梁俊華、陳淑桂、游祥修諸醫師被選爲負責演講題目的 Committee members。

吳秀惠醫師熱心可感,爲了推動幫忙 NATMA 的 獎學金,捐贈自己的 Gifts shop許多名貴古董,當 揚拍賣,總款超過 1,000,00 ,已寄給總會作獎學金 之用。

第二代台灣人子弟醫師和醫學院學生名册由前任 總會會長周斌明醫師姿託二位優秀第二代子弟 Jason Lin (Northern Ohio Medical School)和 Griffith Hsu (Northwestern Medical School)負責審集, 希望明年初名册可以印出。



Kansas 分會

章雲中

台灣人醫師學會堪薩斯分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假於 堪薩斯市之 Embassy Suites Hotel 利用堪薩斯 FAPA 分會學行晚餐年會之便同時學行醫師會分會會議。會 中由醫師會提供醫療講座節目,講座由堪薩斯大學醫 療中心之卓正宗教授主講本世紀之黑死病「AIDS」。 卓教授於該中心之小兒科負責假染病學,並曾專攻細 菌學榮獲博士學位。卓教授博學精專,不但以醫學層 次向與會六十多位人士介紹 AIDS 之病症,同時更由各種不同之角度株訪 AIDS 對於整個社會、文化、行為等方向之影響。由於講解精闢,深入淺出,引喻風趣,使在會人士聽得津津有味,對於此廿世紀之空前病毒有更進一步之瞭解,使大家獲益不淺。會識於晚間十時左右圓滿結束。





WASHINGTON D.C. 分會近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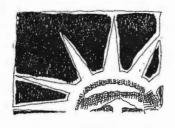
張徽宗

一本分會秋季聚餐於十月廿二日在 Rockville的遠東餐館學行,特請精神科著名醫師黃崑煌主持,黃醫師台灣大學原攻護經濟系,畢業後東渡日本取得碩士學位才又轉讀醫科,東大畢業後來美在 Virginia University開始研究 Psychiatry,現於 WASHINGTON V.A Hospital 開業,黃醫師本身除了醫學有深的造詣,對哲學、藝術更有深入研究,在D.C.本地、外地常有豐展。此番醫學會他主講「幸福論」,除了會員之外還有同鄉多人參加,甚爲熱鬧。

一、88年度年來聚餐因 X' mas, New Year 等節期 ,大部份人很忙碌,將延於一月廿一日才舉行,我們特別邀請到加州的黃國茂博士主講有關 Aids 疫苗製造的 種種問題,是時將與本地教授協會合辦。

三最近有兩位新會員加入,分別為林秀橫醫師與潘禛 詳醫師,兩位均爲沁尿科專家,預定明年邀請他們各 主持一次 Impo tence & Prostate Disease 的演講,由 於題目的特殊及重要,我們將再邀同鄉參加,相信將 會引起非常熱烈的共鳴。

四醫師協會會員有意主辦古典音樂欣賞會,現在正研究細節中。



大紐約區分會

陳坤海

別來賓:莊童美蓮女士,導演乘主持人:鄭國寶。晚會歷五小時之久,在大家合唱望春風、珍重再見聲中結束年會的成功,歸功於辦備會的安排設計、網羅表演者及會友的響應、熱心參與。

- 二、理事會提名會長候選人:李汝城,經會友通訊投票結果,順利當選,一九八九年一月就任,任期 二年。
- 三、理事改選的結果:

連任:楊次雄、王清貞、陳文宏、王正雄

新任:陳家榮、蘇錦潭、樊豐忠、黃哲夫、王政

卿、林一洋。

四、林會常務理事:林嘉男、許盛男、鄭國寶,任期至一九八九年底。

五、目前本會聯絡人及地址: J.C. Lee, M.D. 李汝城 600 Passaic Ave.

W.Caldwell. N.J 07006 201 - 575 -1658.



第四任會長隨團回台後感言

陳惠亭醫師

NATMA創會會長周烒明、吳秀惠醫師 夫婦現退休居住在Oregan,但仍老當益壯 ,來信告知寫一篇弟擔任第四屆總會會長(90-92)時的心得,以編於年刊上。

回想起來,NATMA於1984年7月14日在 East Michigan University 正式成立經 Cleveland,Ohio 游祥修、梁俊華、許世模及 周烒明會長來信鼓勵,成立「美西分會」。 弟即與林衡哲,洪章仁、陳政宏等醫師發起,在9月15日下午利用台灣人南加州社團「台灣日」活動時,於Pasadena City College 成立。

同年11月24日,請陳永興、陳家榮兩 醫師在Cerritos辦演講會,1985年2月3日請 洪奇昌醫師在Cerritos聚會。當時南加州會 員已有四十多人,乃改名為南加州分會,並 於3月23日分五區選出10名理事,計為陳政 宏、葛原隆、林惠洲、陳清義、賴明哲、林 衡哲、余文山、林克明、施靜欣、陳惠亭等 ,由王光明連絡,在柑縣天香樓聚餐,並公 佈於5月4日舉辦第一屆網球雙打友誼賽,繼 之於10月13日舉辦第一屆網球單打賽,9月 29日舉辦高爾夫球賽,10月26日舉辦心肺 急救講座(南灣),11月30日在柑縣舉辦心 肺急救講座。12月28日在建國飯店舉行忘年 會,有 AMA 前會長Dr. M. Todd演講外國醫 師、醫療糾紛問題。自此NATMA南加州分 會連續舉辦了十年網球及高爾夫球友誼賽, 在各任分會長林瑞光、吳光太、周顯榮、陳 昌平、呂錫林、張福斌、洪政吉、林榮松、 楊振忠、李潮坤、張英明、賴明哲、陳芳銘 等人通力合作之下,會務蒸蒸日上。

弟擔任總會會長是1990年中至1992年中,繼承聖路易總會會長廖坤塗,及秘書朱真一的優良傳統,不敢怠慢、努力以赴。首先完成聖路易交待下來的全美醫師通訊名錄,改改增增,費時六個月以上。在1991年3月24日星期日請到有「台灣史懷哲」之稱的陳五福醫師,於副會長林榮松家,舉辦演講午餐會。鑒於醫師協會日漸興旺,乃訂於1991年10月26日在Industry Hill Sheraton Resort(今之Pacific Palm),舉辦第七屆NATMA年會,請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前院長蘭大弼夫婦主題演講,大雨中出席醫師二百五十多人,超出預訂的座席,出現客滿的盛況,外州參加的醫師有二十多人,周烒明、蔡芳萍、鄭天助、林克明爲講員。

1991年12月22~23日舉辦回台訪問團 ,由副會長林榮松主持,和台灣吳樹民連絡 ,和台灣各醫學院師生交換心得,團員有林 衡哲、林和晴、蔡武男、蔡直樹、何弘吉、 胡純美、黃嘉道、張英明、林榮松、陳惠亭 等人。曾去土城探望李應元、郭倍宏、王康 陸、張燦攀等博士。

1991年9月24日我們登報響應李鎭源教授發起「廢除刑法第一百條」的行動,有數百人熱心簽名支持、推崇,也受到一些中國人的漫罵。

Vegas-Mirage舉辦了第八屆年會,這是NATMA首次在Las Vegas聚會,吸引了很多各地會員來參加,大家非常滿意高興,有二百多人出席。講員眾多,有沈富雄、吳澧培、盧桂雄、布朗頓、宋瑞珍、陳昌平、游正博、陳鈴津、林靜竹、周顯榮、曹約翰、林惠洲、賴明詔、林福坤、蔡承昌、傅堯喜、顏裕庭、楊次雄、鄭瑞雄、林衡哲、王景聰等人,主持節目者有陳政宏、張英明、高光民、蕭鴻模、呂錫林、林榮松、高信哲、古榮一等,當年財務張英明協辦出力,厥功至偉。到1992年6月全國永久會員至增至134人。

1992年南加州分會會長陳昌平倡議開始在南加州舉辦第一屆台美醫學交流會,即訂於9月12~13日在Norwalk Sheraton舉行

看到NATMA的成長,深深感到「興讓 治群情」,會務的發展,在於所有會員的參 與,組織自然壯大。只要熱心,沒有私心, 爲共同的目標認真去做,皆會得到相互的鼓 勵,相得益彰。我的能力非常有限,都是靠 大家的疼惜,衷心的感謝!

(9-29-03)



President Chen and his staff appeared on the stage, pushing the wheelchaired Dr. C-Y Lee for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100 Action Alliance,," heled at the same spot for th Action 10 years ago, on Oct. 9th, 1991. At this last public appearance, Dr. Lee feebly waved his right hand,, helped by Mrs. Lee, then took off the mask and bid farewell to the audience, 3 weeks before his death.,

我到底替NATMA做了什麼事? My Own Perspective

鄭天助醫師

1992-1994我當NATMA第五屆總會會 長。1993年2月底與NATMA會員一起回台, 參加由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衛生署及台 灣醫界聯盟,聯合舉辦的台灣醫學教育研討 會。會議在台大醫學院舉行。因爲隔年台灣 就要實施全民健保,所以有很多專家、開業 醫師和醫學生參加。此次會議又正值台大醫 學院選舉新院長鬧起風波,NATMA關心台 灣的醫學教育,發表嚴正聲明,要求台大醫 學院院長應該以身作則,具備高超的人格與 操守,爲全校教職員和學生的楷模,台大是 台灣醫學院的龍頭,必須根除紅包惡習,也 不得冒領不開業獎金卻又私下開業的不法行 爲。NATMA也呼籲政府嚴格管制醫師執照 ,不得出租、借貸!並且對軍職退伍醫療人 員,醫師資格的檢討重新修法,立法從嚴管 制,在研討會中本會參加人員更一致建議, 台灣醫學教育需要加強醫療倫理的課程,使 台灣的醫生更有人性和悲天憫人的品格。本 會第十週年特刊有刊載數篇精彩的文章,包 括戴正德、蔡芳萍、洪正幸、莊明哲、周烒 明、宋瑞珍、郭耿南、許聖義、李雅芳和本 人,當年身爲立委的陳水扁總統,也寫信給 台大校長陳維昭指出,新院長在外開業僱用 年輕醫師看門診,「此風不可長」。

本會會員,前北美洲教授協會會長林 靜竹也細說,他參加台大醫學院院長選舉的

經驗和思考;朱眞一有一篇「台大醫學院有 虧職守」;衝突的台大醫學院院長選舉與任 命的風波;許重義的利益衝突與行政首長的 操守;戴正德的由台大醫學院事件談台灣的 醫學倫理教育;朱敬一的陳維昭校長的「法 律」觀,還有王震武的一篇台灣最深痛的悲 哀等。

參加研討會離台前,我參加衛生署長 張博雅特別安排的醫學專家檢訂考試資格, 各科會會長的座談會,這是我當總會會長最 關切的一件事,大家知道我們有許多具有 Subspecialts Board的會員,想要回台貢獻 一己的專長,可是現在台灣的Subspecial Board堅持要你參加筆試和口試,筆試很困 難,許多會員怨聲載道,所以我很想藉這個 機會和他們溝通,很可惜,會議開了三個多 小時(在福華飯店),就是沒有結論,台大、 榮總和陽明醫院的專家就是不放手。

1994年我也再到衛生署和張博雅署長 談起這件事,她也沒有辦法改變這些專家的 規定和要求,我很遺憾沒有達成任務。

1993年-8月NATMA在美國Chicago Downtown Marriott Hotel 第一次和旅美台大 醫學院校友會,旅美高雄醫學院校友會聯合 舉辦年會。時值美國總統Clinton夫人積極提 倡醫療改革之際。年會以「美國醫療改革」 爲主題,邀請講員有美國醫師協會(AMA)的 執行長(Executive Director) James S. Todd 醫師,美國醫學協會(AHA)的首席法律顧問 Michael Anthony J. D.和著名辯論律師 James Christ-men J. D.。每個主題演講後 有討論時間,本會會員熱烈發問,獲益良多 。第二天以台灣的醫療改革爲主題,由衛生 署張博雅署長介紹,台灣醫療系統之昨日、 今日和明日。立委也是NATMA會員沈富雄 醫師,暢談他的全民健保版本;本會會員顏 裕廷醫師講述他的全民健保理念,爲隔年台 灣就要實施的健保做一個探討和展望。晚會 主席由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先生講述,醫師在 台灣現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許先生稱讚旅 美醫師的成就,也指望他們退休後也能返鄉 協助建設新台灣。文化講座我也激請了大河 小說「浪淘沙」的作者,東方白先生演講。

1994年3月底,NATMA在Las Vegas MGM Grand Hotel舉辦年會。除了醫學再教育外,由林衡哲醫師主持文化講座。大會主

題由彭明敏教授演講「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 重要性」,彭教授隔年代表民進黨參選台灣 總統。

回顧二十年前,周烒明醫師在北美洲 各地奔波拜訪醫師朋友,一心一意要成立一 個屬於台灣人的醫師協會,他的熱情和不遺 餘力的組織,及會員的參與、愛護,使 NATMA不斷的茁壯、成長。二十年前由芝 加哥林靜竹醫師的引見周醫師,聽其討論, 成立台灣人醫師協會的構想和藍圖影像,猶 如昨日。二十年何其珍貴,我們終於看到台 灣民主化、經濟起飛。北美洲醫師協會不落 人後,回台為陳永興醫師花蓮縣長及高植彭 醫師澎湖縣長競選的助選團。我在此要感謝 許多醫界同仁和會員的支持、鼓勵。此時也 無限懷念台灣醫界聯盟的創會會長李鎭源教 授。我想有好的國民才有好的國家。 NATMA有可敬的前輩和楷模,我對NATMA 深具信心,也以作爲會員爲榮。



1999年NATMA返鄉訪問醫療服務代表團全體團員在台北合影





1993年NATMA邀請李鎭源教授、張博雅衛生署長與AMA Executive Director James S. Todd與AHA Michael Anthony J. D.與James Christmen J. D.討論「美國 醫療改革」



台灣醫學教育全民健保制度下之醫學教育研討記者招待會



拜訪陳五福醫師(宜蘭盲人學校創辦人)



拜訪民進黨總部江鵬堅主席



拜訪台灣醫界聯盟醫師與李鎭源教授



鄭天助會長帶領NATMA會員拜訪花蓮門諾醫院

第六任會長感言

蔡武男醫師

一九九五年七月從鄭天助會長接任了第六任NATMA會長,深覺責任重大,該做的事好像永遠做不完,以前幾任前會長們都做得有聲有勢,讓我覺得實在難以望塵,只希望能不負重任,將NATMA的事務做好,以發揚NATMA精神爲原則,服務本會會友,並與其他台美人社團合作,期能貢獻於我們的祖國台灣。

爲了使NATMA的運作更能符合需要,在我的任期中主要的工作有四:

- 1.修改本會章程,以健全組織,總會會長任期也改由一月一日開始,以配合各分會會 長之任期。
- 2.重新整理NATMA通訊錄,以便於會友間的聯繫。
- 3.繼續主編NATMA期刊。
- 4.主辦年會,邀請台灣醫界聯盟主席吳樹民醫師作主題演講。CME部份由現任高雄醫學大學校長王國照教授負責(王校長當時任UVA骨科主任),講員陣容強大,內容豐富前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會長李雅彥教授亦是講員之一。
- 一九九七年一月任期屆滿,總算卸下重任,交予KANSAS分會的陳照雄教授爲第七任會長,完成了我的任務。

蔡武男 Washington D. C.



NATMA華府分會2000年活動報告

蔡武男

*時值台灣及美國大選之年度,故鄉台灣及美國的政情必然隨著大選而有重大的改變,華府分會於1999年年底的年會中,推舉醫師會前總會長蔡武男醫師為2000年分會長及游宏仁醫師為 President-elect,並推舉黃美雲醫師為財務,來為醫師會服務。

*2000年是台灣史上重要的一年,經過五十多年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台灣人民終於在三月十八日大選中推舉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及呂秀蓮為正、副總統,實現了世界華人第一個政權和平轉移的政治奇蹟。醫師會由歷任總會長組團回國參加陳總統及呂副總統的就職典禮。華府分會則於當日假 Four Seasons Tennis Club 舉辦總統杯網球賽,邀請華府同鄉共襄盛舉,以茲慶祝。



與遠道而來的 DC 會員參加 2000 年總會年會, 享用油條、燒餠早餐



游祥修前會長組歷任總會長團參加 阿扁總統就職大典

*華府分會,配合同鄉會,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及 Wheaton Presbyterian Church (白人的教會)所組成的 Montgomery County Multiculture Service Center,響應「Linkages to learning」所發起,在六月二十六日舉辦的Health Fair (包括教育、義診、Fun Fair等活動),在Highland Elementary School 為一些貧困家庭及小孩服務。當日前往服務的會員有陳建南、陳紹琛、范揚森、黃都博、黃美雲、柯耀庭、李俊昇、李東壁、彭永浩、蔡武男及吳美玲等醫師。同鄉會並為此次的盛舉準備許多美味的食物。Montgomery County,Maryland 的 County Executive,Douglas M. Duncan 於今年四月廿八日National Volunteer Recognition Week 的慶典中頒發獎狀給同鄉會及醫師會。

*本分會會員王國照醫師,前 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骨科主任,榮獲高雄醫學大學董事會的聘請,已於七月(2000年)返國擔任高醫大學校長,恭喜並祝他所領導的高雄醫學大學有卓越的進步,服務於台灣及世界的醫界。

NATMA费城分會舉行第一次聚會 楊文雄醫師主持 熱鬧歡欣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 費城分會, 己於2001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五時,假費城北郊的 金城餐廳,舉行新年度的第一次聚會,共有五十 多位與會者,會場熱鬧。由新任的會長楊文雄醫師主持,特別邀請到盧博一醫師做專題演講「易經,醫理及人生」,演講內容深奧有趣。不僅是醫師會員們攜眷參加,許多慕盧醫師的名且要聽 易經的朋友也來相聚,借這機會共同研究人生的 專妙。

首先是專題演講,楊會長介紹講員:年青時的盧醫師,便對西洋及中國古典文學產生興趣,來 美後曾在多所大學中任教職。目前是國際再教育 針灸學會的副主任,並致力於中西醫藥的綜合。 盧醫師研究過如何控制痛及不安的情況,為全美 口腔麻醉學會會長。

盧醫師也用了易經來演算人生的命運並且讓 我們瞭解中醫治病的道理。目前盧醫師 致力於中 西醫學的合併、宋明理學(儒道佛學)的研究以及 催眠醫學之臨床的實驗。 當大家享用晚餐時,會長楊文雄醫師 報告本會的情形,並選舉本年度的副會長,為下年度的新會長,由賴辰雄 醫師當選。接下來,楊勳琳醫師報告,他說位在費城市的 Albert Einstein Hospital 醫院正籌組亞裔醫護中心,以幫助亞洲人及新移民的語言、保險的問題,且因自己同族的醫師較容易瞭解自己同胞的文化及生活背景、習慣,希望同鄉們能參與計劃並且提出建言,以促其早日實現。

台灣人醫師協會費城分會己有五年的歷史, 會內活動也正在增加。相信在會長楊文雄醫師的 領導下當會再上一層樓的,今晚,楊勳琳醫師為 亞裔醫護中心的計劃,盧博一醫師對易經的精彩 演講,讓我們也有份通達天理的感覺,機會難得。 因此每位與會者都掛著飽食易經天理的笑容,陰 與陽二大觀念將隨此次的演講,叩及人心許久。



左起: 前任會長黃崇福醫師、演講人盧博一醫師、楊勳琳醫師、 財務翁勝三醫師、現任會長楊文雄醫師、下任會長賴辰雄醫師。



黃崇福前會長擔任 2000 年年會星期六 早上的 Moderator



實踐勝於空談

游祥修醫師

我們需要嚴肅審視WAHC/WFTHA的目標與成就,最近我先後於2002年之9月及10月間相繼出席了PAHO/WHO及WMA(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在華盛頓DC舉行之年會,在參與此兩大會議相關事件中,我發現台灣政府對於應否被確認為Taiwan或Chinese Taipei之國號問題上,似乎捉摸不定,下不了決心。只要台灣政府及相關代表們自稱他們是代表「Chinese Taipei(醫師協會)」,那麼我們將永遠無法成功的幫助台灣獲得其所應有的主權確認,因爲就連我們自己都混淆不清了,更遑論別的國家對此複雜問題看法之分歧。

因此,我們必須面對此一現實,這是 極具爆炸性的政治皮球,且已被來回踢盪了 好幾年,非一夕能馬上解決。我們在世界各 地藉由許多先進們,陸續創設或推展了不少 專業組織團體如WAHC/EFTHA/NATMA /FAPA等,經由其數年來之努力成果可說 已經替台灣在國際上開了一扇門,讓世界各 國不少領導者認識台灣,雖然因短期還未見 重大成效,而很多國家選擇了捷徑去承認 PRC,一方面其主要原因似乎是除了「恐懼 」(中國)之因素外,亦爲了要取得其在經濟 上所可獲取的利益,故他們似乎否認「 Taiwan 」這個獨立國體之存在性;另一方面 ,諸如美國亦傳送混淆的訊息。是的,他們 在過去是非常支持我們,把我們從「依賴」 帶到「繁榮」,保護和保證我們的生存,他 們雖然宣稱支持我們成為WHO觀察員和加入聯合國的目標,然而支持的話語猶然在耳,卻不見其宣言付諸實現。

基於人道的立場,我們希望此目標儘快達成,我們大部分仍覺得此乃一正確的途徑,我們要問世界各國,怎可拒絕台灣二千三百萬住民追求健康衛生的權利?而且又怎可回拒我們欲提供給國際社會的援助呢?特別是我們現在已是真正民主富裕國家。

我們花費了很多時間、精力和大量的 個人專業成本所組成的組織團體,雖然仍有 可作為,但仍欠缺一樣重要因素:來自台灣 的經濟奧援,我們並不是募款者而我們也不 必要是,然而我們確實需要經費去繼續我們 的有效運作。

初期的核撥經費僅能支持我們發展到 目前的程度爲止,出席世界各大型醫療/醫 學團體領導階層會議,以便找尋機會闡述我 們的訴求,需要大筆的經費,每次我們出城 或出國參加此類型會議而必須僱請其他專業 醫師來我們辦公室,代診時亦需花費我們大 筆之經費,我們所花費的成本還包括喪失病 人對我們在其需要時「親身在場」之期待與 信賴心。

倘若台灣之困迫情況是如此被關心的 話,那麼爲什麼台灣當局卻是採取如此的消 極、被動之態度?也許我們誤讀了他們的意 願,亦或許我們期待太高,我無法回答它, 但我願說,如同美國人所常說的:「把錢放 在您的口唇處」不要只說不做,空洞的話語 並不代表真正的行動。「空談是卑廉的」, 乃是另一美國人喜歡常用之俚語,它將之說 明的非常淋漓盡致。

在世界舞台上,我們已經贏得一些重要人士的支持,但是他們持續的支持是依賴我們的行動,而非僅靠空言,也許我們需要在政府支援下踏出第一步,去實際參與一些我們宣稱要做的國際人道支援計畫。NGOs無法在無政府的力量支援下,單獨完成重大

使命,我們真的需要政府提供人員、醫藥、 醫材設備和必需的Traveling Vouchers等, 以符合我們在世界各地推行人道援助計畫的 實際所需。當然我們也將挺身而出來承擔「 義工大使」們之自我損失,繼續提供我們的 自願奉獻,但是政府必須先負起領導之責任 ,也許當世界各國看到台灣是真正願意去做 一些奉獻承擔時,他們也會覺得台灣應享有 其成爲一個自由、獨立、民主且活耀的國際 社會成員,所應得到的合法地位。



NATMA回台拜訪台灣醫界:吳運東理事長,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吳樹民董事長。

2000年及2001年我們為NATMA做了那些事

林榮松

一個社團要發展到成熟的階段都要經過多年的努力,每一任會長應有其新的抱負與成就,如此累積下來,其成果就相當可觀。回憶當年,在2000年接任前,我們的團隊就已成型及開會,思考如何來爲NATMA留下一些有價值的典範。兩年中我們盡力而爲,以下幾點是我們認爲在NATMA二十週年的紀念特刊上比較值得記載的。

1.重視Bylaw: bylaw有如一國的憲法,社團一定要照章行事,社務才能健全。因此我們將bylaw印在2000年新編的directory的前幾頁,讓大家很容易來查閱。NATMA的bylaw很簡要,但重要的部分如年度會員大會及理事會的開會(Picture 1),我們特別重視,每年都向會員們報告會議的重要決議。

2.財務的透明與充裕:我們徵得前會長的同意,將1996-1999四年來的NATMA財務在2000年的年刊上向會員們報告,澄清了一些不實的傳言。2000-2001兩年的財務報告在年度結束後一週內整理出來,以newsletter向會員報告。我們很樂意向會員報告NATMA財務豐盛的成果,接任時是\$38,104,移交時增加到\$65,047。另外,我們兩年來也爲NATMA foundation募到上萬元的經費。在此我要藉此機會感謝總會工作人員的「義工精神」,不論是出差或爲公事打電話,都沒向會內申請一分錢。2000年總會與南加州分會合辦年會,盈餘對分,總會

負責財務,共分給南加分會\$16,537。

3.時時與分會及會員們保持連繫:爲了完整的會員資料,總會很辛苦地一而再,再而三發函給會員及分會會長,雖花了不少郵票錢,但編出一本包括e-mail address較實用的directory。兩年間除此會員名冊外,還出版兩本超過一百頁的年刊及兩次會訊(Picture 2),我也寫了幾封信函及e-mail向會員報告會務,另外還成立了www.NATMA.org的web site,增加與會員及社會大眾交通的管道。

4.建立NATMA的記錄移交:有鑑於NATMA創會時的原始資料已失傳,造成在銀行開戶的困擾,在我任期的開始就著手向IRS找出當時申請的一些原始資料 (Picture 3),以後可與其他資料任任相傳。

5.盛大的年會:兩次年會在Los Angeles及Las Vegas的五星級飯店盛大舉行 (Picture 4),分別邀請到何大一 (Picture 5)、李遠哲 (Picture 6)等知名學者及總統府資政吳澧培先生(Picture 7)來專題演講,節目多元化,有藝術品展覽,文化講座 (Picture 8)等,會員的參與非常踴躍。會後還分別安排Sequoia & Kings Canyon (Picture 9)及Yellow Stone (Picture 10)國家公園的旅遊,留下美好的回憶。

6. 與母國臺灣連繫頻繁:除例行一任 一次的組團回臺訪問外,2000年阿扁總統就 職典禮時,NATMA組「歷任會長團」回台



祝賀(Picture 11)。NATMA對WHO議題的 熱心參與,讓我們成爲台灣官方「加入世衛 組織跨部會小組」的一員。

- 7. 吸收新的年青一代:會員的退休逐漸增加,NATMA面臨新的挑戰。我們的創會會長周烒明特爲此目的設立「李鎭源教授年青台美醫師講座」(Picture 12)。
- 8. 厚道與感恩:我們所敬愛的李鎭源 教授逝世,總會在南加州特別為他辦追思會

,也在台灣舉行的追悼會上送了花圈,以表 感恩。

兩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表 現受到褒眨不一的評價,有53位會員繳出 \$500成爲NATMA的永久會員給我們鼓勵, 也有人挑出不足之處加以打擊,讓人深深體 會到人性的冷暖無常,我們謹以「出錢出力,無怨無悔」來表達內心的感受。

Picture 1



Picture 2



rorm 1024 (Rev. April 1964) Department of the Transury Application for Recognition of Exemption Under Section 501(a) or for Determination Under Section 120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Every organization must furnish the information specified. If any organization does not submit the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data required, this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considered on its merits, the organization will be notified assertingly, and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notified assertingly, and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notified assertingly, and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notified assertingly. tion may be returned. If you need more spece for any item, you may attach additional statements. Show your name and emp identification number on all attachments.

Except as shown below, applicants must complete Parts I through IV. In addition, an organization must complete the schooluie indicated below that relates to the Code section under which it is applying, if a part or a fine flow does not apply enter "N/A."

Central organizations applying for a group exemption letter—See Rev. Proc. 80-27, 1960-1 C.B. 677, or letter revisions; or get Publication 557, Tax Exempt Status for Your Organization, available free at most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offices.

This application, if approved, will be open to public inspection. (See General Instructions.)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below to indicate the section under which you are applying. Section 501(c)(2)—Title holding corporations (Schedule A, page 6) Section 501(c)(4)—Civis leagues,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certain was veterans' organizations), or least associations of (Schedule B, page 6) Section 501(c)(5)—Lebor, agricultural, or horticultural organizations (Schedule C, page 7) Section 501(c)(6)—Business leagues, chembers of commerce, etc. (Schedule C, page 7) Section 501(c)(6)—Social clubs (Schedule D, pages 7 and 8) Bection 501(c)(6)—Fraternal isolates, etc., pre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to member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6)—Voluntary employees' beneficiary associations (Schedule F, page 9) Section 501(c)(10)—Domestic Instrumate sociations, etc., not pro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12)—Benevolent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s, mutual ditch or irrigation companies, mutual or cooperative telephone compalities organizations (Schedule Q, pages 9 and 10) Section 501(c)(13)—Camelaries, cremitoria,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H, page 10) Section 501(c)(13)—Camelaries, cremitoria,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H, page 10)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e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1)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4)—Chile leagues, social weiters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certain war veterans' arganizations), or least associations of (Schedule B, page B) Section 501(c)(5)—Labor, agricultural, or horticultural organizations (Schedule C, page 7) Section 501(c)(6)—Business leagues, chembers of commerce, etc. (Schedule C, page 7) Section 501(c)(7)—Social clubs (Schedule D, pages 7 and 8) Bection 501(c)(8)—Fraternal beneficiary socialities, etc., pro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to member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9)—Voluntary employees' beneficiary associations (Schedule F, page 9) Section 501(c)(10)—Domestic Insternal sociaties, orders, atc., not pro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12)—Benevolent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s, mutual ditch or irrigation companies, mutual or cooperative telephone companies of 501(c)(13)—Cameterles, crematoria,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N, page 10) Section 501(c)(13)—Cameterles, crematoria,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N, page 10)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anamphor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t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chedule B, page B) Section 501(c)(5)—Labor, agricultural, or horticultural organizations (Schedule C, page 7) Section 501(c)(5)—Business leagues, chambers of commerce, etc. (Schedule C, page 7) Section 501(c)(7)—Social clubs (Schedule D, pages 7 and 8) Bection 501(c)(8)—Fraternal beneficiary sociations, pro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to member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9)—Voluntary employees' beneficiary associations (Schedule F, page 8) Section 501(c)(10)—Domestic traternal sociation, orders, etc., not pro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10)—Benevolent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s, mutual ditch or irrigation compenies, mutual or cooperative telephone complike organizations (Schedule Q, pages 9 and 10) Section 501(c)(13)—Camelarles, cremitaris,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H, page 10)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anomph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l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I, page 12)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II,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I,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5)—Business leagues, chembers of commerce, etc. (Schedule C, page 7) Section 501(c)(7)—Social clubs (Schedule D, pages 7 and 8) Bection 501(c)(8)—Fraternal beneficiary socialities, etc., previding life, sich,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to member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10)—Voluntary employees' beneficiary associations (Schedule F, page 8) Section 501(c)(10)—Domestic Iraternal sociaties, orders, atc., not providing life, sich,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12)—Benevolent lite insurance associations, mutual ditch or irrigation compenies, mutual or cooperative telephone complike organizations (Schedule Q, pages 9 and 10) Section 501(c)(13)—Camelerlers, cremitaris,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H, page 10)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me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l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I)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I,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7)—Social clubs (Schedule D, pages 7 and 8) Bection 501(c)(8)—Fraternal beneficiary socialities, etc., previding life, sich,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to member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10)—Voluntary employees' beneficiary associations (Schedule F, page 8) Section 501(c)(10)—Domestic traternal sociaties, orders, atc., not pro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Schedule E, page 8) Section 501(c)(12)—Benevolent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s, mutual ditch or irrigation companies, mutual or cooperative telephone complike organizations (Schedule Q, pages 9 and 10) Section 501(c)(13)—Camelerles, cremitoria,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H, page 10)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mampi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l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D)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Bection 501(c)(8)—Fraternal beneficiary societies, etc., pre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to members (Schedule E, page S) Section 501(c)(10)—Domastic traternal sociaties, orders, stc., not pro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Schedule E, page S) Section 501(c)(10)—Benevolent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s, mutual ditch or irrigation compenies, mutual or cooperative telephone complike organizations (Schedule B, pages 9 and 10) Section 501(c)(13)—Cameterles, cremictoris,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H, page 10)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ana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st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19).—Voluntary employees' baneficiary associations (Schedule F, page 9) Section 501(c)(10).—Domestic traternal sociaties, orders, atc., not pro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Schedule E, page 9) Section 501(c)(12).—Benevolent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s, mutual ditch or irrigation compenies, mutual or cooperative telephone complike organizations (Schedule Q, pages 9 and 10) Section 501(c)(13).—Cameterles, cremictoris,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H, page 10)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ana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t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10)—Domestic Insternal socialies, orders, atc., set providing life, sick, accident or other benefits (Schedule E, page E) Section 501(c)(12)—Benevolent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s, mutual ditch or irrigation compenies, mutual or cooperative telephone complike organizations (Schedule B, pages 9 and 10) Section 501(c)(13)—Cameterles, cremitaris,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H, page 10)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ma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l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I)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12) —Benevolent 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s, mutual ditch as irrigation companies, mutual or cooperative telephone complike organizations (Schedule Q, pages 9 and 10) Section 501(c)(13)—Cameterles, cremateries,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M, page 10)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me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l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I) Section 501(c)(20)—Trust/a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ithe organizations (Schedule G, pages 9 and 10) Section 501(c)(13)—Cameterles, crematoris, and like corporations (Schedule M, page 10)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ena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I, page 11)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l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I) page 12) Section 501(c)(20)—Trust/a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una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1, page 13)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l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12)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1,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1,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1.—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15)—Mutal insurance companies or associations, other than life or marine (No Schedule required)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una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1, page 13)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t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12)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1,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1,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1.—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17)—Trust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supplemental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benefits (Schedule 1, page 13)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l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chedule 12)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1,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1,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1.—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501(c)(19)—A post, organization, auxiliary unit, aic, of past or present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eig of the United States (Sci page 12)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page 12) Section 501(c)(20)—Trust/organization for pre-paid group legal service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M, page 13)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e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I, II, and Schadule L, page 13)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Section 120:—Qualified group legal services plans (Parts 1, 11, and Schadule L, page 13) Part 1.—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Part I.—Identification (See Instructions)
MAN Full serve of association
1(a) Full name of organization 1(b)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
none, see specific instruction
North American Tal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34-1436768
2627 Sorkshire Road
(b) City or town, county, State, and ZIP code 3 Name and telephone number (including area code) of person to be tacted during business hours if more information is needed
OLE TELMINE HOUSE ON THE CO.
Samuel S. Chou, M.D. (216)444-6791
Month the annual accounting period ends 5 Date incorporated or formed 5 Activity codes (see back cover)
1 0117 12 1702
Has the organization filed Federal Income tax returns or exempt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returns? Yes if "Yes," state the form number(s), years filed, and internal Revenue office where filed
art il.—Type of Entity and Organizational Documents (See Instructions) Check the applicable entity box and attach a conformed copy of the organization's organizing document and bylaws.

2003年中向IRS尋找出當年創會時的原始文件,本會屬於501(C)(6)的免稅組織



















Picture 9

Picture 10



Picture 11



Picture 12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2002-2003)年回顧及展望

王政卿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到今年已經踏入二十年。在這國際情勢、兩岸動盪,另一方面經濟突變猛飛,利用北韓核武的要脅。幸好阿扁的「天公疼好人」與台灣人「本土意識」猛發,穩固台灣的本土政權,更是使我們這些台灣來的「智識份子」更加要思考,如何幫忙台灣能在國際動盪局勢中,能夠繼續生存,能夠爲在台灣鄉親的政治、經濟謀福祉,更是我們「台灣智識份子」應該要思考的,這也是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組織的目的。也是在慶祝NATMA二十週年,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在2002-2003年NATMA雖然在第一年 花費許多精神、金錢,處理南加州Chapter 的紛爭,其他我認爲有些「Item」,是我們 initiate,也希望繼任者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1.「台美醫學討論會」我們與台灣醫學會合辦「第一屆台美醫學討論會」(Nov. 9-17, 2003)。NATMA延請許多在國際上有名的學者(尤其是年輕一代)回到台灣,在台北、花蓮(慈濟大學)、高雄(高雄醫科大學)、台南(成功大學)做巡迴演講及討論會。(See Attached)。爲了促進台灣醫學進步,以及讓在美國長大的年輕醫師,有機會到台灣參觀醫學,這些都是我認爲NATMA值得繼續工作。

2.NATMA組織「International Medical Mission Group」,第一次舉辦到Grenada

義診(Dec. 9-17, 2003),由江漢塗醫師主辦,台灣進入WHO是一件長遠的路途, NATMA與這種國際外交的活動,我想是一件值得繼續的方向。

3.NATMA應該組織「Fund Raising Committee」加入Lobby美國政策。最好例案是Israel的Lobby成功。我想醫師協會的member,是一群到美國financial比較好的Group。應該能夠好好利用這種資源,去推展這種重要工作。NATMA 2002-2003也加入Fund raising to re-elect of SherrodBrown,Peter Deutch,這些是我認爲NATMA應該注重及持續的。



義診團員在St Patrick, Granada義診與病人合照





NATMA在11月12日與慈濟大學舉行醫學交流會



NATMA與台灣醫學會學術研討會



NATMA在11月15日與高 雄一醫科大學舉行醫學 交流會





義診團在Granada最大醫院St George General Hospital作Consulatation義診與院長及內外科醫師合影



NATMA與台南成功大學醫學院舉行醫學交流會(Nov. 2003)



爱台灣的外國人--記簿柔纜醫師

朱真一

薄柔纜醫師(Roland Brown)生於中國河北,早歲於中國長大,後來返美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畢業。一九五三年去花蓮創辦門諾醫院,爲東台灣民眾服務卅多年。最近退休返美,仍常到各處演講,募款幫忙改進門諾醫院。一九九一年台美基金會頒社會服務獎給他,肯定他對台灣的貢獻。最近他應聖路易台灣人醫師協會的邀請來演講,他回憶他在台灣的卅年經驗。

薄醫節醫學院一畢業,早就想到外國爲人群服務。一九五三年徵兵令下來,因他一直是良心反戰者,不願上戰場,剛好所門諾教會需人到台灣做醫療服務,他又會講華語,台灣真是最適合的地方。

一九五三年九月到達台灣,先在台北及台中一段短期的講習後,就坐汽車沿蘇花公路去上任。那時除了兩小段路外,都是石子鋪成的沿海臨懸崖的單行道。剛到花蓮連行李都沒有打開,就接到去台東的教會主管 Glenn Graber 肚子痛的消息,連夜又坐火車去台東。馬上診斷出他患胃潰瘍穿孔,必須開刀而且需靜脈點滴,想不到那時台東連無菌的靜脈點滴液也沒有,半夜去找台東醫院院長,安排了住院及皮下注射水份。看來留在台東一定凶多吉少,次日好不容易才找到飛機從台東飛到台南,再轉到台北馬借醫院,開刀獲救。他想不到東台灣第一件醫療事件是那麼驚險。

門諾教會在台灣東西岸都設有門診,在花蓮的流動門診隊,巡迴到原住民村莊去診治。當時目標是每一年最少一次輪流去每一村莊一次。每次去先有傳教活動,然後診治疾病,那時寄生蟲病很多,也不必糞便檢查,整個村莊人排隊前來,每人都給殺蟲劑。因砂眼很多,特別設有眼科診所,但同時也要看一般疾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供給眼藥膏給小孩。門診也有社會服務的項目,像牛奶供應,上千的小孩約接到一天兩杯的牛奶,對有些小孩是很好的營養補給。

到了花蓮不過幾個月就開始設立一個有十五床位的醫院,除了薄醫師外,只有一省立醫院醫師來幫半天的忙。護士長也只找到讀過護理學校兩年但未畢業的,七位護士不少是原住民,這些護士也先給三個月的短期訓練。那時不同族原住民需要日語溝通。高明人先生幫他當翻譯。高先生一直幫灣醫師,也兼學醫院管理,後來也去美國訓練,一九七五年當了門諾醫院的行政主管。實驗診所也由台大生化的董大成教授安排,派人到台大不同科實驗室學習,那時台大醫院還沒有集中的實驗診斷科,各科有各自的實驗室。

剛開始時要找無菌的靜脈注射液都有困難,各大醫院自己製造,市場上買不到。幸有國防醫學院寄生蟲科的柯教授幫忙,用他研究實驗室的設備製造靜脈注射液。開刀則由薄醫師自己先給病人麻醉,再由護士接手,用乙醚(Ether)滴到口罩中薄醫師夫人也需幫忙,有時甚至於在旁邊幫忙拍蒼蠅。

醫院第一次真正大手術是開腹腔術,也是驚險得很。開刀前幾個同事一起 吃午餐,原來一條煎魚有寄生蟲,寄生蟲雖煎魚時被殺死,但仍有紅皮毒素,大家 滿身通紅。因爲開刀仍必須做下去,大家忍耐的成功執行。那時設備雖簡陋,仍做



了不少大手術,如甲狀腺切除,乳房切除及骨髓炎清除術。還記得有位病人患骨髓炎的肱股被腐蝕得不成形,手術後在病床待了半年才恢復。那時陽阻塞也不少,大概都是蛔蟲太多引起的,爲了免開刀有時要口服,也要灌腸,雙管齊下,也給殺蟲劑,如此殺蟲後解決阻塞成功的機會也不少。另一次經驗也難忘,醫院一位助手的太太臨盆待產之際,胎兒橫位難產。薄醫師從未做過帝王剖腹術。找書來看,可以用內部轉胎位法試行也許可避免開刀。當時醫院也適時找到手肘長的手套,那手套不知何時買的,從未用過,需要之時突然出現。這位助手的小孩卅年後在日本還去找過薄醫師。

幾年以後才開始蓋正式的醫院,農復會的許世鉅先生幫忙很多,自己要親自參與的工作仍很多。醫院的藍圖也需自己繪製,但總是外行,有許多藍圖不適用。譬如將此藍圖拿給在一大學醫院的護士朋友看,她馬上指出連倒便盆之處也沒設計到。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薄醫師回到美國在底特律完成胸腔外科的專業訓練,也考過胸腔外科專家的文憑,一九六〇年又回到台灣。那時台灣肺結核病仍很多,設了肺結核病療養院,做了不少胸腔外科手術治療,脊椎骨結核病也需做固定術,那時通用的背後固定術結果不良,改由前面先排膿,再用肋骨當支持固定。小孩太小時,肋骨太軟不適用,用股骨或母親的肋骨,結果很不錯。在這方面薄醫師在台灣所的工作可說是世界上首先開拓的幾位醫師之一。

現在門諾醫院有二百七十床,有相當好的設備,從前是免費,後來也酌收費用,現在也看保險病人。一九九〇年建了新的門診大樓。門諾醫院提供東台灣的人民尤其是原住民很好的健康服務,跟衛生當局也很合作,提供東台灣的醫療水準。在台灣也是首先開始有新穎觀念的醫院,如醫院內的傳染防治,死亡檢討會比一些大學醫院都先進。對繼續醫學教育也很注重,薄太太更設立了學校讓殘障小孩有機會受教育。

薄醫師演講時也很感慨,台灣幾十年來進展很多,但他很懷念花蓮的三輪車,花蓮那時沒有出租汽車,三輪車夫可等人買東西再載,相當方便。現在花蓮汽車到處是,交通阻塞,反比三輪車慢。當時燒軟煤,烏煙很濃,不過現在汽車煙霧比燒煤的烏煙更差。社會進步了嗎?

他更感慨很多外國人到台灣去募款募了大筆錢,因爲台灣太多錢,可是他卻要去美國募款幫忙改進門諾醫院。

原載自立晩報 6/29/92

若對我們出版的書有興趣請給 NATPA,當寄上

請捐任利款給 NATPA, P.O. Box 22, Chesterfield, MO.63006,指定要:

- () 台灣人的血緣; (剪報), 1999
- ()從延伸的土地看台灣文學,1999
- ()可敬可佩的醫界人物,2002
- ()醫界溫馨與雜思,2002
- ()早期留學歐美的台灣醫界人士(一),2002
- ()早期留學歐美的台灣(醫界)人士(二),2003
- () 絕望的少數: 海外客家台灣人的心與情 12/2003



被殖民的悲哀:

比較早期留學歐美的台灣人及日籍醫界人士

朱真一

在研討台灣早期留學歐美醫界人士時,。漸漸地體會了解台灣人被殖民的悲哀。筆者後學,沒有日據時代讀書或工作經驗,最近再讀幾本台灣的醫學史的書後,不自量力將讀書時得到一些淺薄的認識在此寫出。只想她磚引玉,也定位於「初探」,希望知道更多的前輩來指正及補充。更希望前輩們能寫出您們的經驗,或請寄來您的資料一起來探討。

影響台灣醫界很大的最早期醫界人物以後藤新平最重要。後藤新平雖非主要以醫師身份來台工作,但他是總督府民政長官直接及間接地掌管台灣公共衛生建設、醫療政策以及醫學教育。後藤在福島縣須賀川醫學校畢業,1890到1892年曾自費到德國留學。

後藤對台灣醫界的大寶獻是找來山口秀高及高木友枝兩人創辦及續任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山口秀高 1896 到台灣後不久當台北病院院長,第二年(1897)年自己在病院開醫學講習班,掛上「土人醫師養成所」的招牌,1899 年才准成立五年制總督府醫學校,山口爲校長。山口 1901 年回東京再婚時被總督府電告休職而未再回到台灣。他回日後才自費去德國留學三年(1902-05)。

高木友枝於 1902 年接校長職,他向後藤建議提供優厚條件,邀請日本國內醫學畢業生來台服務。服務幾年後由官費輪流出國留學二年。不少年輕有爲的醫師可能因此條件前來。高木送了不少人去歐美深造,高木自己來台前就已到過德國深造,而且娶了德國人太太。他也建議後藤設立總督府研究所,後改名中央研究所,他被任命爲所長,該研究所也培養了不少人才。1915 年他把醫學校校長職位讓給堀內次雄,自己專任中央研究所所長。

1906年前後醫學校派到德國進修的有木下嘉七郎(瘧疾)、川添正道(婦產科)、尾見薰(外科)、堀內次雄(細菌學)、今裕(病理)以及吉田坦藏(內科)。資淺但優秀者從歐美回來不久後就被日本本土控角而離開台灣,上述有幾位就是,或也可說他們只是因爲此優厚的條件來台灣,可當以後回日本學術界或醫界的跳板。但同時期留德的堀內次雄及吉田坦藏則留在台灣近五十年及四十多年之久。後來台灣醫界漸趨穩定,優秀人才或許被台灣豐富的研究資料長留台灣。

安杵才化(小兒科)在 1907-1909 留學德國,有位岸一大教授他是 1902 年台灣第一位耳鼻喉科獨立後的主任。來台前 1899-1902 就去德國留學。1910 年以後還有森武美留德,1911 年醫院院長桂三友赴德考察有關 X 光設施。病理的久保信之1911 年去德國留學二年,皮膚花柳科的主任保乙彥 1913-15 到德國留學。橫川定以研究寄生蟲馳名,他於 1919 年 5 月先到美國 Johns Hopkins 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研究,然後轉往南美考察再到歐洲尤其德國考察研究,1921 年 9 月才回到台灣。



婦產科川添正道後來回到日本長崎醫專當教授,同校的迎諧在1914年來接替其醫長職缺。迎諧也在1920-1922到德國留學。跟隨迎教授多年的早田五助昇後來升任爲醫專教授,早田1932年也被派去德國留學。

中村讓是台灣第一位精神科醫師,他 1925-27 年也到歐洲考察留學。小兒科安井慧之助 1922 年上任,1926-28 也到德國留學,他 1928 回台又再續當主任但於 1933 年離台。酒井潔績任小兒科主任。酒井 1930 年左右留德,1924 年解剖學講師安達島次及生理學講師清水彥太郎列爲渡歐中。廣(火+田)龍造是醫專醫化學教室創辦者,1931 到 Leipzig 大學研究,後再經英國及美國各地參觀訪問。眼科的茂木宣及耳鼻喉科上村親一郎。他們兩人也曾留學歐洲德國。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1936 醫學部成立時,就想把台北帝大醫學部辦得成一流學府。那時對醫學部講座教授嚴格尋求,醫專教員名單中三位列爲在外研究中,這三位是外科的澤田平十郎,病理學的武藤幸治,細菌學的武田德晴。他們三人在後來都是醫學部教授。其他六位先安插到醫專部的臨床教授(山下憲治,小田俊郎、中脩三、大賀征、竹林弘及後藤英男)可能都已到歐美留學過。

醫學部在 1936 的基礎醫學就請了不少講座教授如生化的富田雅次、解剖的森於菟及金關丈夫,生理的養島高及細谷雄二,病理的和氣巖以及部長三田定則。這些都是很資深已是有名氣的學者。像三田部長 1909 就到法國及德國留學。此外講座教授還有細菌的細谷省吾,外科的河石九二夫,內科的桂重鴻,皮膚泌尿科的高橋信吉,產婦人科的真柄正直,法醫學的久保忠夫,內科學的澤田藤一郎,衛生學的森下薰以及熱帶環境衛生的富士貞吉。他們都是已成名的學者,想都早已留學歐美。

上述高友木枝時提到的中央研究所也有造就不少優秀人才,其中的衛生部門 改爲熱帶醫學研究所改屬台北帝大醫學部,其中不少教授本非醫學部教授如宮原初 男,下條久馬,中島壽、岸田秋彥、長野泰一等,他們中不少想大概也曾留學歐 美,以後不少很有成就,像長野泰一以後返日當東京大學傳染病研究所教授及所 長。另外要提到1939之助教授曾田長宗在熱帶醫學研究所時留美。

除了台北的醫學的學校及醫院外,台南醫院院長明石真隆後來當上熊本醫大的學長(校長),他也應當曾去歐美留學過。另外一位也在台南醫院的外科醫師青木大勇,1905年左右前往美國留學過,回到日本當長崎醫大的外科教授。他是極少數日本時代留美的醫界人士。

以前曾找出 15 位台灣人日據時代曾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註一)*,台灣人留學歐美的,尤其是留學後的結局跟日本有天壤之別,其中唯有杜聰明跟上述日籍類似。台灣人 15 人中有六位留學後一去不歸,他們不願回台灣的理由最有可能因爲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難有出頭天。其他在日據時代曾回到台灣的有高敬遠、王受祿、劉清風、郭松根及王通明。這些人中很優秀而且有顯赫的學歷(東京或京都帝大的博士,曾留學德國法國),但都無法進入醫學校、醫專或醫學部擔任教職,更不必講會如日籍教授可因此更上層樓,像王通明以後只好到香港開業,郭松根要當醫學教授只能在日據的滿洲國(東北)的新京(長春)。王受祿及劉清風回台長久但並未在醫界活躍,高敬遠只回到自己開業醫院的崗位上發揮,從中國去歐美的林德翰及競譽輝自然只能回到中國求發展。



這自然是因爲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被殖民的悲哀,但當日本離開換上國民政府後,這種情況有沒有改善?王通明戰後回到台大一年又很失望地回去香港開業,郭松根戰後從中國東北回到台灣,他甚至能當上當時衛生部門最高的官僚一衛生司司長,但後來還是鬱鬱不樂,對政府不滿而離開台灣到法國去當世界衛生組織的顧問,而且久居法國不再回台。在戰後尤其是1980年代解嚴以前,台灣人的地位還是類似很多人講的再度被殖民的子民,好不了太多。

跟日本人比,到歐美留學不但不是台灣醫界人士可以更上層樓的通道,反可能是向上爬升的阻礙。以前曾提到過,蔡阿信因上教會學校懂英文跟英美人有來往被認定有間諜的嫌疑,留美的王振明醫師 1937 回台省親被日警特高訊問。曾留學歐美也許視野較廣接觸民主自由思想較早,像劉清風及王受祿兩前輩熱衷於台灣民族運動如文化協會及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那對他們的事業前途,在日據時代也只會被打壓。

日籍人士有歐美留學經驗不但對個人的聲望及資歷有明顯增強的效果,實質上在醫學新知、教學、研究以及其他職業上應都有所獲。從他們回日本的發展來看,留學歐美的確對他們的晉升是有利的管道,台灣變成日本醫界學術界人才培養的好地方。整體而言,日籍醫界人士留學歐美還是對台灣醫學的發展,對醫師的培養以及醫學研究都有幫忙,對台灣社會及醫學甚至對日本的醫界也有些貢獻。

不過很可惜,他們主要的留學地點太局限於德國,戰前美國在醫學的進展已漸漸超越歐洲就已成爲世界醫學的中心,但日籍人士很少人主要到美國留學,雖不少人留學歐洲時經過美國參觀訪問,即使到一些同時到美國及歐洲留學參訪的,也好似沒被美國醫學制度優越及醫學進步影響,使台灣的醫學受德國影響太深,也許使台灣的醫學進展上慢了幾拍,也許可說日籍醫師留學歐美的負面影響。只有宋瑞樓教授寫台大第三內科那文時,提到柳金太郎教授曾去美國的 Cornell 大學留學兩年,對美日間之醫學及社會設施水準之差異很了解,並且對軍部挑起戰爭,非常憂慮因而引發上部消化道大量出血,也許像他那樣真正去美國留學的,比到德國的人太少而無能爲力。

日本政府殖民台灣,對台灣人民苛政暫且不談,上面提到的許多日籍醫界人士在我們台灣人前輩醫師的心目中絕對多數是良師也是好醫師以及好的學者,各種書中尤其台大醫院百年懷舊,幾乎每個人都贊揚他們的風範,感謝並稱贊他們的教導。日本戰敗台灣人抬頭的時候,除了一位看不起台灣人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大家都顧留用。事實上日本的確歧視台灣人,但爲何幾十年後受歧視的台灣人仍講日本人甚至日本政府的好話?從收集早期留學歐美的前輩過程中,跟前輩們的談話以及從他們的資料或寫作中,覺得日據時代他們很多人有相當強烈的祖國意識,大概因爲那時被日本殖民的關係,戰後對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不滿,反而對日本及日本人懷念,因而可能有如是對日本及日本人有好感的情結。又小田俊郎的<台灣醫學50年>這本書或其他日人寫的回憶錄或傳記,是站在日本人的觀點來寫,當然美化了不少日本政府及日本人的地方。(摘自<台灣醫界>47:198,2004)

*註一<台灣醫界>45 (2):43,2002。又兩冊的 <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影 印已發表此類約 20 篇,請問 NATPA, P.O.Box 22; Chesterfield, MO 63006



一對使我以台太人為祭的學長 周烒明 吳秀惠

賴其萬

到美國的最初幾年,每當碰到神經病理 科醫生知道我是來自台灣時,總會問說: 「你認識 Dr. Sam Chou嗎?」當我搖頭 時,常會聽到這樣的反應, "Hi is really a great guy."。後來在一次神經科的全國 年會才第一次碰到了這位 Dr. Chou,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周斌明 教授。記得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他看來 比他的年紀年輕了幾十歲,而且他非常地 熱愛台灣。以後在台灣人的集會裡,我與 周教授又見了幾次面,才更能會他誠懇待 人,負責盡力以及樂善好施的個性。然而 過去幾年我只知道周教授在神經病理學界 受人敬重的學術成就以及他在台灣人社團 眾所週知的領導能力,一直到我看到周教 授發覺自己罹患巴金森氏病以後的心路歷 程,我才對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同時 對他的夫人——吳秀惠比他早一期的台大 醫學系學長,由於知道了她過去所作的種 種而由衷地產生故意。

記得第一次獲知周教授患有巴金森氏病是在他發病沒多久,到堪薩斯市來參加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年會時,當時閒 談間他問了我一些有關巴金森氏病的問

題,周教授一方面十分坦然地告訴我他的 病,並問我是否看得出他右手的顫抖,但 另一方面也看得出他一種無奈與鬱悶的神 情。去年三月我們又在堪薩斯州的州政府 所在地Topeka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ATPA) 與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 的平原區聯合分會時碰面。這 次我常高興地發覺周教授已不再有絲毫怨 艾,相反地當我聆聽周教授主講「腦老化 的基本機制」以及吳秀惠醫師主講「早期 巴金森氏病病人如何適應以及家屬如何幫 忙病人」時,我發覺他們倆已完全成功地 跳出心理的困境。周教授以他治學的嚴謹 態度去收集文獻來徹底瞭解巴金森氏病, 而吳醫師則細語出她如何由最初看著心愛 的丈夫因為患病而悶悶不樂,但自己又是 愛莫能助的無奈,而漸漸地她以自己也是 醫師的背景來幫忙周教授去除心裡的陰 霾,而最後他們發揮了「愛吾愛以及人之 愛」的精神,在南加州成立了「台美人巴 金森互助會」,現身説法與病友們分享他 們的經驗。周教授在演講中告訴大家,他 本来拉得一手很好的小提琴,但因為顫抖 而無法繼續,然而他並不讓巴金森氏病剝



奪了他對音樂的愛好,而在兩年前改學大 提琴,目前他相當陶醉於這新學的樂器。 聽完他們夫妻感人肺腑的演講,我有說不 出的感慨,我作神經科醫師多年,也不曉 得聽過多少次有關巴金森氏病的演講,但 這卻是第一次有機會聽到這兩位醫生自己 以病人與家屬的主場去體驗自己生病時如 何利用自己的專長去應對。一般說來,當 醫生的人常常由於職業上的訓練,而導致 我們碰到症狀,都得先往最壞的可能性去 考慮,以提早發現比較嚴重的後果。他因 為這種經驗的累積,一旦醫生自己成了病 人時,往往會引喻失義,而把自己病想像 得比現實更壞而導致沮喪失望,自暴自 棄。但我當天看到的卻是兩位醫林學長如 此成功地跳出自怨自艾的深淵。會後他們 送給我一本他們委託一位台美人的藥師 Jack Chen 用英文所寫,而由鄭炳全藥師 翻譯成中文的「巴金森症的藥物治療及注 意事項(1997)」。他們希望這本中英文的 小書可以幫忙在美國的台灣人多瞭解這疾 病,而萬一讀者自己或家人患上了這疾病 時,也對他們有所幫忙。我當時感動得打 從心裡對周教授夫婦道出我心中的敬仰。 我在幾年前曾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說台大 醫學院在甄試入學的口試中,發現台灣的 中學生在回答為什麼想做醫生時,十之有 九都是因為想作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該文作者很感慨地說,難道 我們台灣的醫學界找不出一些可以讓年輕 學子學習的偶像 (role model),而他們只 能找那麼遙遠而且已不在人世的史懷哲 嗎?我當時對他說我衷心地希望回國參加 醫學教育時,能努力去挖掘這些台灣醫生 的 role model,而我也誠懇地邀請他們夫

婦不久的將來可以回來與慈濟醫學院的師生分享他們「當醫生自己變成病中有人也實際人力,以及不可以表演他的大提琴,他就是不可以表演他的大提琴,他就是不可以表演他也許是太累又他的大提琴,他在那樣與而不捨的人類,看他那樣與而不捨的人類,看他那樣與而不能的人類,有人也不管,其令我感動不已。周教授服曲。以及"Dvorak的 humoresque"還很幽默也就是想給大家看看 (demonstrate) 巴金森氏病的頭抖症狀,但很抱欺這反而虐待了你們的耳朵。」

回到台灣加入慈濟醫學院以來,心中 一直難忘這對 role model。最近我們終於 有這機會請到兩位我心目中醫生最好的 role model回國訪問。很高興地我們在國 內研究巴金森氏病多年的長庚醫院陸清松 醫師以及羅氏藥廠的贊助下,先在台北聯 合各大醫院巴金森氏病的權威做了一場有 關此病的學術研討會,而周教授也發表了 非常精彩的有關巴金森氏病與他所研究的 運動神經元退化症的病理變化的比較。當 天下午也由陸醫師的用心安排,使台北巴 金森氏病病友能有機會分享周教授夫婦他 們如何應付巴金森氏病的心得。當他們夫 婦提出一些他們自己經驗到,但書本上都 不太提到的「小問題」時,我很清楚地看 到很多病人的點頭贊同,也因此使這些病 人更能將他們平時不瞭解,但又不敢問的 問題主動地提出來與他們討論,而使病友 們獲益不淺。傾聽他倆對病人談他們的心 路歷程時,我才悟出:「愛情、耐心、智

慧與勇氣的結合竟是如此的有力!」而我們做醫生的不管多有經驗,但我們終究沒有親身體驗過病人的感受,也因此我們實在還有很多可以從病人身上學習到的地方。

在慈濟醫學院, 我們安排了周教授以 「當醫生自己變成病人時」為題目來對作 演講。周教授告訴我們,他第一次發現自 己有病是在四年前的生日。當時全家團圓 一起去爬山,在下山時突然發現自己有困 難而且喘不過氣,而被送到醫院。周教授 説他在急診處發覺自己的角色已不再是醫 生的那瞬間,才深深體會到自己只是一個 謙卑與順從的病人,而對醫病關係有種嶄 新的感受,他才領會到醫病的溝通,尊重 病人的隱私權、健康保險制度,以及醫藥 費用的負擔對病人的影響。在心臟檢查一 切以後,才發現自己是患了巴金森氏病。 他坦承他最初心理鬱悶無法接受自己得了 這病的事實,而後他開始熟讀有關巴金森 氏病的新知,也因此而發現了1817年第 一位報告這種神經科疾病的巴金森醫師 (Dr. James Parkinson) 有非常不平凡的一 生。當他發現巴金森醫師也是與他一樣是 關心社會運動的激進人士說,他說:他真 有種說不出的感慨,他說巴金森醫師在當 時英國貧富懸殊的環境下為窮人挺身而 出,以致下獄坎坷的命運,但仍不改其對 於下層貧民階級的關懷,使他得到了很大 的啟發。他說他自己在1960年代,不顧 當時台灣白色恐怖的籠罩下,自己的學術 生涯與家屬都可能會受到威脅,而毅然決 然地在Wisconsin 大學組織起Formosan Affair Study Group(台灣問題研究會),也 是一種對自己的政治理想無悔的追求。他

最後還把巴金森醫師的生平資料整理出 來,寫了一篇很感人的好文章發表於醫望 雜誌 1997年 10-11 月號。他並對學生說他 在文獻的整理中發現雖然巴金森氏病在高 年齡的族群偏高,但很少影響智能方面, 而感到非常欣慰,同時他也發現在初期時 病人變得性格暴躁憂鬱以及發生一些少為 人知的自律神經症狀,也都由自己身上可 以得到印證。同時他以他本身對神經系統 的解剖,生理與病理等專業知識,加上目 前已證明「深部腦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對巴金森氏病有效的事實,他 推斷說適度地刺激我們骨骼關節肌肉的位 置感覺,即所謂的本體感覺系統 (proprioceptive sensory system),應當對巴一 金森氏病病人有幫忙。他語重心長地勸醫 學生們,當你對臨床問題有困惑時,不忘 了回顧學過的基礎醫學,這往往可以你找 到答案。他又説他的勤練大提琴不只是滿 足自己對音樂與樂器的喜好,他相信練琴 對這種本體感覺系統的刺激一定巴金森氏 病有益,而且他也可以用自己拉出來的音 樂的好壞可以客觀地監測 (monitor) 他的 病情的發展。這種應用自己研究科學的態 度來幫忙自己對付疾病的實例,不正是醫 學生活生生的典範嗎?吳醫師也在會中坦 承她當初無法接受她心愛的人罹患這種他 自己專門研究的腦退化性疾病,也擔心藥 物治療將可能引起的副作用,而有一段間 很想退出所有台灣人的社團活動。但她後 來決定把心裡所有憂愁煩惱坦然告訴了北 美州台灣人婦女協會(NATWA)的好朋 友,而想不到她竟得到那麼多好友的安慰 與鼓勵,而使她開始能接受這事實,而後 她也才能鼓勵周教授一起走出陰霾,進而

把自己的疾病公開出來,並開始積極推動 大眾對這疾病的認識。她說她最大的心得 就是病人與家屬千萬不要把自己孤立關閉 起來,當你說出來而發覺周遭也有那麼多 與你一樣的人,你就不會自怨自艾,而能 積極地互相幫忙分享經驗。

謹以上文對周斌明教授與吳秀惠醫師 致最大的敬意與謝意,他們實在是一對使 我以台大人為榮的學長。

(寫於1999. 6. 18年於花蓮慈濟醫學暨人 文社會學院)



左起:吳秀惠醫師、陳惠亭醫師、周斌明教授



耶穌會傳教士De Maille的台灣經驗

龔飛濤 Feitau Kung, M.D.譯述

譯者前言

公元1714年 (一作1715年),清康熙皇帝派遣三位耶穌會傳教士到台灣測繪地圖,這是自從1662年荷蘭人被逐離台灣後,頭一遭有西洋人在島上出現。三位於1714年4月15日在八百多名清軍的護衛下,乘了十五艘中式戰船,由廈門抵達台灣府(今台南市)。他們在台灣待了一個月。三位當中,有一位法國人名叫 Joseph-Anna-Marie de Moyria de Maille。他把在台的見聞寫下來,傳之後世,成爲珍貴的第一手史料。現在就把它翻譯成中文供大家欣賞。

不過,根據過去的經驗,如果逐字直譯,因爲時空背景的轉移,翻寫出來的東西,可讀性往往不高。所以,這次我決定「斷章取義」,只從原文中摘取大家感興趣的部分譯出,而且又綜合我個人的粗淺常識,略加註解,放在括弧()內。至於一些瑣碎,不符事實,或是眾人已知的事物,就大膽的刪掉了。又原文末段,述及台灣歷史部份,因爲世上已有更精確的文獻存在,因此也一併略去。

「西漢」與「東番」對抗的來由

當de Maille抵台時發現,漢人只控制台灣西部,東部全由原住民("生番",有別於

西部半漢化的"熟番")所有。中央山區則一片 蠻荒。漢人告訴他:東部的原住民,與北美 的印地安人很相近,但是比較溫和,直爽。 而且族人之間頗能互助互愛。他們對金銀之 類並不感興趣。他們既無法治,也無宗教。 不過他對這漢人的描述多少有所存疑。因爲 ,當時漢人與東部原住民已經對抗二十年了 ,兩族之間的交往早已斷絕。

其實,西部漢人與東部原住民(生番)的對抗,起自漢人的尋金熱。原來,漢人發現台灣有黃金的存在,可是在西部卻找不到礦源。於是有一批人,就駕了一條小船,到東海岸去碰運氣。他們抵達之後受到當地原住民的熱誠接待。可是過了一個星期,仍然找不到金礦的痕跡。這或許是翻譯人員的溝通有問題所致,但也可能是原住民有所顧忌不願告以眞相。後來漢人們在主人住處內發現一些金錠金塊之類。於是這些漢人便詐稱行將離去,要以筵席答謝主人的款待。結果,赴宴的原住民個個被灌得醉醺醺,然後悉招殺害,只剩一人。漢人們在劫掠了所有的財物後,從容的揚帆回西部去也。

這群惡漢的首腦到de Maille 訪台時人 還活著,清國官方竟從來沒有要懲罰他的意 思。可是他們所種下的惡根,卻要由其他無 辜的漢人來承受!原來,殘殺原住民("生番") 的消息,很快就傳遍整個台灣東部。不久武 裝的原住民("生番"),大舉出動襲擊台灣北



部,殺了不少漢人,也燒毀一些房舍。從此 西部的漢人與東部的原住民("生番")結下了 難解的冤仇。

De Maille在台灣南部工作的時候,得通過原住民("生番")群居的附近。雖然他身邊總是有兩百名清兵護衛著,附近的"生番"原住民還是會下山來刺探。有一次,有三四十名帶弓箭,帶標槍的原住民迎面而來,還好de Maille這邊人多勢眾,他們只好知難而退。

漢人掌握下的台灣西部

De Maille發現台灣西部確實是塊美麗 的土地。空氣清新,土壤肥沃。又有無數的 小河由山上流下,這裡出產各種穀物和水果 。其中,De Maille 似乎對西瓜和棋盤式的 水田特別有興趣。他描述當時的鄉下,住民 是 "a savage, unpolished people" (意即「 野蠻粗魯的人民」,但不知他指的是漢人還 是平埔人?),雞鴨鵝數量很多,牛隻也很多 ,馬羊則罕見。有趣的是,他發現當時豬隻 很少 (這跟他在中國的經驗不同。),所以豬 肉在當時非常昂貴。另外,他提到台灣的河 水雖然豐沛,卻俱毒性 (可能是有病菌,寄 生蟲,及有毒元素等。) 他有一位身強體壯 的僕役,不聽人言,喝了溪水,結果生病, 藥石罔效,五天後就一命嗚呼了。據稱,只 有府城 (台南) 的水是安全可靠的。所以 de Maille 每次出外,官府都得遣人以拖車送水 備用。他又特別提及,離鳳崗縣治 (即鳳山 縣,在今高雄左營附近舊城,後來才遷往鳳

山) 3 哩 (原文作 1 league = 3 miles)的山腳下,有一處湧泉,泉水流成一條小溪,溪水呈淡藍色,嚐之則味"毒"難受。

當時清屬台灣地區,由福建省管轄,在台灣島上有台灣府(在今台南),下設台灣縣,鳳崗縣(鳳山縣)及諸羅縣(今嘉義市)。首府台灣府,人口可稱得上眾多,對外交通和商業活動都相當發達,在de Maille 的眼中,它與當時中國內地最好的大城市相比,毫不悉色。(這點,連譯者都感驚異)。在那裡,可以買到所有台灣本島的物產,還有中國,印度(原文作Indian,或指印度,但在當時也可能指南洋)的織物,絲綢,漆器和一瓷器,甚至歐洲的手工藝品。

De Maille 在台這段時間,正是所謂「三禁」時期。要由大陸移民來台,限制重重。他在文中也印證了這點。他說新移民要來台灣,首先要向地方官府取得"護照",而這"護照"的規費很貴。另外,還得繳保證金或擔保品。來到台灣後,又得送一筆錢給"出入境管理處"的官大爺們。如果沒錢送,或是送得不夠,即使"護照"再怎麼有效,也會被遣送回唐山的。至於爲什麼要如此嚴格限制漢人來台,de Maille 認爲是因爲滿清不希望有野心的漢人潛入據地作亂。(註: 六,七年後,即1721年,果然有朱一貴之亂。)

又,de Maille 指出當時,滿清在台有 駐軍一萬,由總兵統率,下有副將兩名,其 他軍官若干。這些駐軍通常是三年一調。但 也有因故而提早換防的。比如 de Maille抵 台時,剛好有一位士兵被謀殺,軍方以爲官 府辦案不公,與府縣老爺爭執,結果一營四 百名軍士全部被調走,而帶兵官以「侮辱」 ·罪,遭撤職流放。

台灣府

對於台灣府, de Maille 有如下的描述: 台灣府,街道排列整齊。爲了遮擋熾熱的日 射,一年中有七,八個月,街道上邊都用蓬 布遮蔽。街道寬只有三,四十呎,但有些地 方卻長達三哩 (1 league= 3 miles)。街道兩 旁的房子,雖然大多是由竹子和黏土建成的 「土攪厝」,上面覆以茅草爲頂,但因爲有 蓬布遮掩,一眼看過去,只見到店舖一間接 著一間,裡面的貨品琳瑯滿目,有綢緞,有 瓷器,有漆器,有….。擺設得精緻悅目。 他認爲,假如沒有那麼多熙熙攘攘的鄉巴佬 ,又假如路面鋪設的完善一點,那麼在台南 街上溜達一定很愜意。至於荷蘭時代的建物 ,在當時就只剩下一棟三層樓的大廈,這棟 大廈周圍有護牆,四個角落還有稜堡。它面 對港口,必要時可以防止敵人的入侵。(此 處描述的應該是赤崁樓,後來大廈不見了, 被漢人改建成廟宇。)

台灣府本身在當時並無城牆也無要塞。這跟滿清人的習性有關,他們不慣於攻守城池,而喜歡在曠野上,以騎兵決戰。台灣港當時的情況還好,足以避風。只是港口日見淤塞。本來,它有兩個入港口,北面的一個叫鹿門,這個水道,底部有礁石,潮漲僅九至十呎。南面的入港口叫「大港」(或是「台江」?),這個港口,以前大型船艦可進出自如,可是 de Maille 抵台時,沙土淤塞

嚴重,水深僅在五至八呎之間而已。安平城 堡就在入港處。(註:如今,台灣港已完全消 失!真是滄海桑田,世事無常啊!)

清屬台灣

當時滿清統治下的台灣西部,有兩個 政治結構("一台兩制")。一個是漢人行政區 ,另一個是原住民("熟番"或平埔族)行政區 。

漢人行政區包括台灣府(今台南市),鳳山縣(今高雄左營舊城附近),和諸羅縣(今嘉義市,原名Tirosen,漢譯爲豬羅山,再雅名爲諸羅山,後林爽文反,居民拒之,清帝以其"義行可嘉",易名嘉義,至此原味盡失)。這幾個地方的住民,幾乎全是漢人,極少數的原住民都是在漢人家裡當僕役或奴隸的。除這些縣城之外,漢人的聚落只有幾個,規模大多很小。其中較大的就是安平鎮,這裡有四,五百戶人家,還有一支兩千人的駐軍,由一位「副將」統領。(可見當時漢人的領域是點狀的,而不是面狀的。)

至於原住民("熟番"或平埔族)行政區,台灣府北方有三十六社,南方有九社。北方諸社人口相當多,房舍與漢人的大同小異。南方諸社的住處比較獨特。也是以竹子,黏土爲材料,上覆以茅草。但是,房舍建在高三四呎的地基上,周邊成圓形,直徑 15 至40 呎不等,屋頂向中央趨尖,整個建築有如倒置的漏斗。室內有的有隔間。室中央有一個兩呎高的爐灶。室內沒有任何桌椅床櫃

原住民("熟番"或平埔族)以稻米,雜糧 ,獵物維生。De Maille 特別提到,牠們狩 獵的方式不只運用武器,而且還用追捕的方 式。這是因爲原住民跑步的速度奇快。他親 眼見識到他們跑得比鬆韁之馬還快,而驚嘆 不已。而原住民的臂力也相當驚人,他們可 以把標槍投到七,八十步外(註: 歐美度量一 步或1 pace= 2.5 呎),還正中目標。至於他 們的弓術也很精準,他們用弓箭射飛雉,就 像歐洲人用槍射擊那樣容易。不過,他們吃 飯的方式卻讓 de Maille 不敢領教 ,沒有碗 筷,沒有刀叉。肉是半生半熟的,所有食物 都擺在木板上,一切用手來。De Maille 形 容他們的吃相像猴子。至於他們睡覺的地方 ,則舖以新採的樹葉而已。穿著方面,僅以 一塊布圍住腰至膝的部位。北部較涼的地方 , 則加披一件無袖的鹿皮衣。皮膚上有各 種圖案的刺青。這不同的圖案代表不同的地 位和榮譽,非經長老的認可,不得任意刺上 。不過,帶耳環,手環或項鍊,甚至把牙齒 塗黑等倒是個人的自由,沒有任何拘束。頭 飾方面往往插上鷺鷥,公雞或竹雉的羽毛。 北部的原住民還帶上香蕉葉作的帽子,用各 色的編繩或帶子束緊,再插上羽毛。

婚姻方面,則相當文明。他們沒有漢人的買賣式婚姻。而是像歐美式的自由戀愛。父母完全不過問。當一個男孩子喜歡上一個女孩子又想結婚時,就到女孩子家門前連續好幾天吹奏樂器。如果女孩有意,就會出來唱和,然後立下山盟海誓。接著,新人向雙方父母宣布意願,再由女方舉辦婚宴,於是男孩住進女家。從此男孩成爲女家的成員

,而與本家完全脫離關係。所以"熟番"或平 埔族的原住民是個「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社 會。

原住民("熟番"或平埔族)行政區,雖然 受滿清的統治,但是他們仍保有一些傳統體 制。每個「社」裡,有三,四個由人民推選 出來的德高望重的長老。這幾位長老是「社 」的領袖兼法官,他們負責排解任何糾紛爭 執。如果有人不服他們的判決,就會被逐出 社外,終生不能回來,而其他各社也不會給 予收留。

De Maille 對「通事」的印象

各社都得向滿清政府繳稅,稅是以穀物的方式繳交的。(註:原住民當時擁有廣大土地,該繳的稅也多,原住民無法負荷,於是漢人趁機而入,以代繳賦稅爲餌,取得土地的租約,再引進唐山移民來開墾生產,後來租約搖身變成所有權狀,原住民的土地就這樣被掠奪淨盡,這是後話。)這時,每一社裡都有一位漢人通譯,就是所謂的「通事」。他們的職責本來是應該要幫助原住民的,可是 de Maille 認爲這些人都是殘酷貪婪的無賴,他們在社裡作威作福,簡直像小暴君一樣。不但原住民甚至連滿清官員都對這些人忍無可忍。不過,這些人掌翻譯溝通之職權,大家都怕他們挑撥離間,興風作浪,只好忍無可忍也得忍。

當然,還是有人無法忍受。De Maille 指出台灣府南方原先是有十二社原住民隸屬 滿清的,後來就有三社無法忍受通事的惡行



,終於起而叛變。他們把通事趕出社外,宣 布不再向官府繳稅,轉而與東部的「生番」 結盟了。De Maille當時感受到事態的嚴重。 剛好,有一位漢醫出身的首位台籍官員,即 將赴閩任巡撫。De Maille就向他提起這件事 ,希望他正視這個問題。不料,這位大員竟 然冷冷的回答道: 『這些「番」如果習性不 改,以後的日子只會更艱苦。我們努力要把 他們改變成「人」,他們卻不願意,只會不 滿這個,不滿那個……。』

「番」比「人」更像「人」

其實,依de Maille的觀察, 原住民比 許多中國聖賢的德行更崇高。就連漢人也承 認,當時的原住民("熟番"或平埔人),從不 欺騙,從不吵架,也不搶劫。除了對付「通 事」外,也從不興訟。他們與任何人交易, 絕對公平。大家有福同享。De Maille 本人 曾經多次試過要給手下某個人一些東西,結 果這個人連摸都不敢摸,一定要等到所有共 事的伙伴到齊,然後才接過來一起分享。他 們唯長官是聽。他們言語謹愼,行爲正直, 思想純潔。De Maille 舉了一個實例,有一 天他手下有一個漢人口出髒話。一位三十出 頭的原住民立刻當眾用生疏的官話糾正道: 'Pub-haou, pub-haou. Woa-men sin tsing; pub kan shwoh, pub kan siang. Pub-haou, pub-haou!'(即:『不好,不好。我們心淨;不 敢說,不敢想。不好,不好。』) (看官,當你讀到這裡時,你會不會因爲身 上還留有幾滴「番」血,而感到驕傲呢?)

被遺忘的基督徒

De Maille 在離台前,有人向他提起台灣有基督徒的存在。於是,他作了調查。結果,發現漢人當中沒有半個教徒。倒是原住民中留有基督教的痕跡。 De Maille 本人遇見幾位原住民能讀,能寫,能說荷蘭文。(這時荷蘭人已經離台五十多年了,就像現在,日本人已經離台五十十年,有些老人仍精日文。令人有唏嘘之感。) 這些老原住民手中尚有摩西五書。雖然他們已經不再禱告作禮拜,但對基督教義仍然熟悉。De Maille對這群逐漸「迷失的羔羊」似乎百感交集。他特別期望「洗禮」的恢復,也提到往三不管的東部傳教或許比較容易。不過,他也深深了解自己的渺小無能,最後只好把一切歸於「上帝的旨意」,而悵然回唐山去也。

參考資料:

- 1. William Campbell: 'De Maille's Notes on his Visit to Formosa in A.D. 1715' in the appendix of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 2. Fernando Mateos: 'First Jesuits Arriving in Taiwan From the 16th to 20th Centuries.'
- 3. Catholic Encyclopedia: Joseph-Anna-Marie de Moyria de Maille: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9538c.htm



台灣的政治奇蹟

林榮松

NATMA自1984年成立至今,剛好二十年。二十年前就敢堅持理念,掛上"台灣人"的會名,當事者可能被列入黑名單,導致有家歸不得。如今我仍能感受到當時參與者的豪情壯志。創會會長周烒明與NATMA誕生地Cleveland的一些醫師在Oregon海濱買了塊地,計劃在此建一個'台灣村',退休後搬來一起住,隔著太平洋與心愛的台灣遙遙相望。這情景有如一齣悲壯的故事。

沒想到,在短短的十多年,台灣解除 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廢國大,虛化 台灣省,總統直選。最令人訝異的是,全世 界最有錢,組織最嚴密的國民黨竟然在第二 次民選總統時就失去政權,而且一蹶不振, 更在今年國親合後依然落敗,整個泛藍系統 的選票跌落至半數以下。

所謂的"奇蹟",並非指台灣成功地走向本土化,而是指這條路發展得太迅速、太戲劇化了,講得迷信些,就是"天意"在指使。否則爲什麼蔣經國原本只拿李登輝當樣板,他卻意外地當了十二年的總統,導致國民黨分裂;爲什麼1997年的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得到的總票數超過民進黨很多,卻因團結的民進黨對抗分裂的國民黨,而讓民進黨有經營地方資源的機會;爲什麼1998年,阿扁在台北市七成以上施政滿度的政績,卻因北市族群的特殊結構而無法連任,才有選總統的機會;乃至2000年,陳水扁依特別條款獲得民進黨提名,又因三強平分票源,以不到四

成的相對多數,登上總統寶座。以上情景有如魔術般不按常理地發生,該歸於"天意"吧!

最神奇的,是今年2004年的總統選戰。泛藍整合成功,以爲1加1等於2,以爲國際經濟的不景氣會拖累陳水扁總統的連任,更何況歷史上的先例,當執政多年的大政黨首次被推倒後,接棒的新政體都因面對積壓多年的弊病浮上台面,及過去既得利益者的大反撲,政績都不顯著,如讓大蘇聯解體的戈巴契夫及推倒波蘭共產體制的華沙都沒得連任,這也就是胡忠信一直引用的"二次政黨輪替論"。但是,天佑台灣,阿扁由去年落後百分之二十的民調拼到選前的稍微落後,受槍擊後還只是險勝,不說上天注定阿扁連任也難。

以現實的角度來看,泛綠的選票雖有逐年增加的趨向,但基本盤還是落後泛藍十個百分點,算成選票是150萬張票,阿扁要贏,談何容易?只有所有的輔選環節都運作成功,也就是說阿扁在所謂的"best scenario"下才有勝選的機會。如果沒有"228手護台灣"的造勢成功;如果北部非只有小輸;如果沒有南部的大贏;如果沒有中部的翻盤;阿扁都無法獲勝,可見此次選戰的艱難。海外的台灣選民在此次總統選舉中表現輝煌,阿扁的民調首次超前連宋就是托福於2003年十月欣榮之旅的成功。當時有多少人由世界各地長途來到紐約,花費美金一千

元買入場卷,參加國際人權會頒獎給阿扁總統的典禮,更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為台灣總統加油打氣,只要能給阿扁加分,海外鄉親都不辭辛勞,盡力而為。選舉期間,多少人放下工作,專程回台巡迴助選一個月;更有人特地返鄉投完票後,就搭下一班機區內的豆漿免費供應;有人替親人購買機票回台投票,凡此總總,都能感受到海外台灣人對此次選舉的重視。據資料顯示,四年前的總統選舉只有二千五百人回台投票,今年成長十倍,約有二萬五千海外選民回台投票,阿扁以不到三萬票的差距險勝,海外參與的鄉親與有榮焉。

"盡人事聽天命"加上"天佑台灣",台灣的政治奇蹟已經發生,台灣走向本土化路線更加確定,富有台灣意識的南部七縣市將成綠營的鐵票區,只要阿扁往後的四年內推行本土教育,加強人民對這塊土地的認同,以後不管誰執政,與海外台灣人的期待都不會相差太遠。

在海外推動台灣民主運動的人士,短短的十多年間,目睹了台灣的民主成就,也由黑名單轉變成受到台灣人的肯定與景仰。周烒明與Cleveland一些醫師所投資的那塊土地,風景優美,依然可照計劃興建成"台灣退休養老村",只是大家所談的,將不再是悲情的故事,而是在台灣民主化荊棘多難之途,所參與的光榮歷史了。



Golfer No.160: Republic of China United Nation Open 耳状合國公開賽 選手第160号: 中華民國

U.N. has 159 Members 块: 联合國有159但会員>

NATMA

記|埔|里|行

游正民

我們是一群北美洲台灣醫師協會的醫師,在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後,分批專程返回故鄉,支援南投埔里基督教醫院緊急醫療事工。

當我們到達地震災區,親身所見證, 所目睹的絕望悽慘景象,實在是不能用言 語來描述。故鄉台灣在這次浩劫,一夕之 間,奪走了幾千條寶貴的性命,到處都是 斷垣殘壁,死屍橫陳,我們的心肝破碎, 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從台中到埔里的路 上,山崩、地裂、天搖、地動、厝倒、橋 斷、民亡,劫後災情之悲慘歷歷在目。呼 嘯的救護車、警車、消防車、工程車急遽 地在公路上奔馳,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車 程,我們一行先遺隊到達埔里,已是災變 第三天。同行中孔昭兄是埔里人,承蒙他 細心的安排,他表弟焕彰兄戴我們逛了埔 里街心,真是滿目瘡痍,觸目驚心。磚造 的房子,木蓋的屋子,東倒西歪,鋼筋水 泥的大廈,整條街上的商家,倒的倒、塌 的塌。走在埔里街道上, 隨處可以見到危 撑標幟的建築物,透過幾户稀落的燈光投 射,在倒塌的瓦礫中,隱隱約約地看到張 貼的字條"我們全家平安,要找我們請到 宏仁國中操場""阿晴,你姑丈,姑媽不 幸死了,我們疏散到愛蘭的阿香家"。為 了擔心還有餘震,鎮民早已不敢回家睡覺 了,偶爾還可以看到心繁家園的民眾,回 家轉一轉,看一看,他們也僅止於打開家

門,在門庭騎樓下看看報紙,開話災情, 顧示出"有家歸不得"的無奈!車過大南 國小,看到埔里鎮民集結在學校前門旁空 曠地區帳篷林立,像是一場大型的露營活 動,但參與其中的鎮民,沒有絲毫的喜 悦,徒留許多的感傷!

午後,我們到達位於埔里近郊烏牛欄 的埔里基督教醫院。眼前所見,人山人 海,所有醫療作業都在臨時搭建的大帳篷 裡運作,醫院指揮中心、重症區、門診 區、檢驗區、急救醫療品補給區、藥局、 志工隊、愛心關懷隊、心理重建協護隊、 交通指揮協調隊、義工膳食區、守靈法會 區,各就各位,真是亂中有序。這次大災 難中,最令人感動的莫過於許許多多埔基 醫護人員,本身就有親人喪生或家中房屋 倒塌,卻壓抑自己的苦難,仍然堅守自己 的崗位,不分畫夜輪班細心照顧那些受傷 疼痛的災民。雖然是災後的第三天,陸陸 續續送進醫院重症區的病患仍然不在少 數,這些病患中有的來自埔里災區,有的 來自南投縣其他鄉鎮,像竹山、民間、中 寮、水里、魚池、集集、國姓鄉等。更遠 的由直昇機轉送,來自仁愛、信義鄉偏遠 原住民部落。除了壓傷、裂傷、骨折、急 性腎衰竭等重症外,各科門診掛號的人數 當天就超過七八百人次;埔里也發現越來 越多的病患因為夜宿户外帳蓬,飽受風吹 雨淋,前來就診的原因如感冒、喉嚨痛、



短短十天埔里行,我們一行親自聽到 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親自見證到一些 小人物的大形象。埔基醫師明彥兄講了一 則故事,到現在想起,我還會毛骨悚然, 感動得眼淚直流。發生在地震當晚,一家 大小在睡夢中驚醒,此時此刻,天崩地 裂,整楝房子應聲而倒,一對夫婦發現自 己的兩個孩子被壓在一片瓦礫中,一個兒 子身首異處,已經斷氣;另一個女兒手臂 卡在倒塌的垣壁中,這位母親一片漆黑、 餘震頻繁之際,不顧生死,在求救無人的 情況下,用自己的雙手十指拼命地一挖再 挖,終於將自己的女兒拖出重圍,用自家 騎樓旁震毀的車子送來埔基,終於挽救這 條小小的生命。母親的雙手已經鮮血淋 淋,受傷慘重,昏厥過去。另外,我們親 眼看到許許多多埔里居民,從地震發生的 那一刻起, 匯集了所有的力量, 以個人無 私的爱心來幫助左鄰右舍,在埔里基督教 醫院有不少民間團體,不管是有組織的 (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台南及台灣 神學院、慈濟功德會、基督教國際展望

會、路什會、各縣市醫師公會等等)或是個人的,都在幾天之內,自動自發地進行各種賑災救難活動,沒有人有怨言,也沒有抱怨,誰的工作做得比較多,這個災難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所有的台灣人是在同一條船上,大家同心合力,互相扶持,往前邁進。

夜闌初靜,當我們看到一群可愛的埔 里民眾集結在一埔里高中操場,將所有的 小貨車、汽車並肩排列在操場跑道,啟開 頭燈,照明操場,等待海鷗部隊的直昇機 能夠安全地降落後,送那些重症,惠到 能夠安全地降落後,送那些重症,那 中樂民總醫院作緊急醫療;加上一群埔 中學生與埔基醫護人員在父母親友特 的同時,仍然強忍著悲痛,全力投入緊急 醫療護送的行列。這種無私無我 弱的精神,在這一巨難中彰顯無遺。

後記:此行承蒙內人明玲細心的安排,泰山兄愛心的協調,孔昭兄及他埔里家人、舅父母黃耀東夫婦無微不至的款待照顧,讓我們一行能夠安心地從事緊急緊 療工作,在此一併致謝。



游正民醫師





二千年十二月廿四日參加由林榮松總會率領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文化訪問團。我們一行人於12月31日(除夕)到埔里基督教醫院拜訪,讓我有機會重回30年前所服務過的埔里基督教醫院,更受到埔里人尊稱的阿公、阿媽、挪威籍的老院長徐賓諾和紀歐惠夫婦的熱誠歡迎,使我感到重回故鄉的溫暖。

埔里基督教醫院的前身是基督教山地診所, 在民國四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由孫理蓮博士,謝緯 醫師所創立,目的是治原住民的肺結核病。在鯉 魚潭旁邊,設立肺病療養院,蓋了簡陋的「竹管 仔厝」。當時很多原住民營養和環境衛生都不 好,肺結核病非常多,為了照顧小兒麻痺病童, 並供給吃和教育。

一九五五年,埔里基督教醫院創立本著神愛世人之精神,為宏揚基督耶穌救人之愛心,辦理醫療、傷殘復健、公共衛生、山地巡迴醫療、貧病優待。老人安養等社會福利事業。謝緯醫師是創辦人及第一任院長,阿公、阿媽是第二任及第三任院長。

我是在1971年到埔里基督教醫院服務,當時的院長是阿公(徐賓諾先生)。阿媽是麻醉醫師,醫院的設備簡陋,只有三位醫師,其中一位是我的學長,中國醫藥學院畢業的張高明醫師,才剛結婚,因病不久就過世了,他在生病期間,照常看病人,令人敬佩,我也曾捐血給他,照顧他,可惜天不從人願,他還是走了,留下年青的太太,現在不知在何處?我們一直在找她,令人懷

念,但願有一天能再見到她,或知道她的消息。

三十年前的埔基病人都是來自霧社、日月潭、蘆山貧困的肺結核和小兒麻痺的原住民,上午看門診,下午搭乘一輛由司機張先生所開的舊吉普車到鯉魚潭義診,肺結核病的原住民,星期日還得到山地巡迴義診,看到原住民生活環境的困苦,心裡很難過,不知要如何幫忙他們,但他們的心地純樸、善良、豪放,雖然貧窮,不怨天尤人,知足常樂,常送些他們自種生產的蔬果來感謝我們。

為了幫助原住民少女的就業問題,醫院特別設立了護理班,辦了幾年,由於經費及設備不足,不能得到政府的正式立案而停止。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骨科魏克森醫師,每個星期五到埔基開刀,我做他的幫手,阿媽麻醉、工作完畢,搭他的便車回台中,魏醫師退休後,住在北卡,前不久和他連絡,他的身體狀況不太好。

我有個學弟王輝生醫師,魚池人,他利用課餘的時間到醫院義務幫忙,後來得到日本京都大學婦產科博士學位,在京都附近開業,這次李登輝前總統要去日本,他發動了一萬五千名日本人簽名和國會議員們召開記者會,向日本政府施壓,抗議,王太太親自帶回簽名名單和李總統見面,並共進晚餐。這次訪問團拜訪李總統時,他說非常感謝王醫師夫婦的幫助,相信他的日本之行會成功。

埔基在九二一大地震受到很大的災害,他們在簡陋搭建的臨時屋裡為受傷的災民治療及服務。經過一年多的重建,大體上修建完成,但是經費還是不夠,首前台灣的醫療保險的給付是以醫院設備的標準分A, B, C, D等級,埔基因缺乏病理科,屬於C級,保險費就拿得少,入不敷出,須要善心人士的捐款。

30年了,大家對這個中部山城的埔基好像沒什麼特別的關注,倒是東部花蓮地區的病人因有證嚴上人的慈悲,蓋了慈濟醫院,造福了花蓮地區的病人,替東部地區的病人解除了病痛,希望有一天,埔基也能受到善心人士的關懷。

阿公、阿媽把他們的大半生青春奉獻在山地 醫療和傳道上,他們是在台灣結婚,每隔一段時間,就回挪威故鄉募款來彌補醫院經費的不足, 挪威是他們的祖國,台灣是他們的家,雖然他們 沒有兒女,卻是許多人懷念的阿公、阿媽。

這次 NATMA 文化之旅,有一個特別任務,就 是專程拜訪埔里基督教醫院,將台灣會館 921 震 災餘款的二萬多元美金捐給埔基,讓阿公、阿媽 非常的感激和驚訝,他們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外 團體,尤其是醫生專來拜訪並捐款,在歲末的除 夕夜,讓他們感到非常的溫暖。陳東榮醫師夫婦 招待紹興大餐,阿公、阿媽破例參加和我們共進 晚餐,還邀請我們到他們家去敘舊,還吃了他自 製的蘋果派,他們還一再的問,為何會想到他們 呢?可見他們是多麼的驚奇和多麼的須要別人的 關懷。

埔里是個好山好水的山城,離台中很近,交 通方便,將來如果計劃退休回饋故鄉,可考慮到 最須要幫助的埔里基督醫院,為原住民服務,因 為他們最須要社會的關懷。





和阿公、阿媽合照 (圖上)

多年不見分外親切 (圖左)



待診的原住民

北美路加傳道會(LCMM)是由一群在北美對醫療傳道有負擔的醫護人員於1990年在洛杉磯成立。她的事工如下:

北美地區: 到各地分享偏遠地區的醫療需求,舉辦不定期的義診與醫學講座,幫助低收入的華人免費醫療轉介。

台灣地區:與台灣路加合作派醫療隊到山地、外島義診或到各基督教醫院支援。

東南亞地區:與國際醫療服務機構(MSI)合作 派醫療服務隊到中國內陸。派短宣隊或提供捐獻 的藥品、醫療器材及用品支援屏基在泰北、金三 角佤邦地區的醫療服務。

其他地區:如哈薩克共和國、東干、墨西哥 的醫療服務也有參與。

偏遠貧窮地區的醫療關懷是我們最大的負擔。如台灣原住民地區,許多力壯的年青人到都市去謀生,剩下些婦女老幼殘傷者。生活水準偏低、衛生環境落後,有些人沒有健保。這些被遺

忘的族群多少人去關心他們的文化、生活與身心的健康?

他們共同的命運是經濟落後、物質缺乏,活得比一般人痛苦。地處偏遠不是他們的錯,貧窮也不是他們所樂意的。偏也好,遠也好,人的痛苦需要醫治,人的生命需要尊嚴,因為這樣,路加與台灣的許多基督教醫院長期以來默默地在關懷與付出,讓愛的腳跡踏遍地球上任何遍遠的地方。讓遠山也含笑,以島可離心不離,文化異心不異的精神來服事他們。

記得我幾次在台灣東部山地醫療的經驗,每 到一個部落,幾乎村中的大小都前來就診。那渴 慕醫生「摸」他們的心情,表現在他們久等不煩 的態度上。雖然我所給他們的藥品是那麼有限, 有時我自己懷疑是否有效,但是看到他們被診 療、被聆聽、被觸摸、被看護、被關懷的表情就 心滿意足了。 921震災的經驗更讓我難於忘懷台灣人的純真善良。當我們到遍遠災區給日用品時,有些人選說「不要給我們那麼多,拿去給比我們更需要的人」。那次的災變使台灣痛苦,也將台灣人拉在一起,使他們更加團結、互愛、有機會發揮人性的光輝,表現愛心與關懷的情操。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曾被記載,被述說。

北美路加傳道會的成員許多是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會員,其中有些甚至犧牲在美國的優厚待遇,回台灣故鄉做長期醫療的奉獻者。如馬偕醫院的許日章、門諾醫院的黃勝雄、張光雄、林哲雄、李當座。彰基的黃昭聲;新樓醫院的鄭良誠、鄭良信;台東基督教醫院的何弘吉。恆基的張健昌、林賜聰。

過去幾年來曾有許多參與短期醫療隊, 921 震災或個人支援的人員,有紐約的陳家榮,蔡青 陽、郭惠美;賓州的張信全、吳正義;德州的陳 世美;俄州的許世雄;北加州的鄭博仁、吳蕙 欣;南加州的游正民、邱俊杰、林元清、林泰 山、吳義行、顏鴻洲、馮昌平、陳永成、林華 山、陳清義。還有許多沒有被提到的路加 NATMA 會員。 我們生活在北美文明物質豐富的地方,如果你認同路加的善行,則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雖然我們所做的是何等的微小,如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所說:「我覺得我們所做的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但如果沒有那滴,海洋就會較小。」

(We feel what we are doing is just a drop in the ocean, but that ocean would be less without that drop.)

地址:LCMM

17595 Almahurst Rd., #216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Tel: 626-964-0506

E-mail:lcmmusa@us.sina.com



921 地震後回台義診的會員,在年會接受獎勵



大約一星期前李正三先生來電邀約我一起參加 '為台灣加入聯合國而走,' 我馬上答應,也就取消外科門診和手術。診所的工作人員都非常高興,老板不在,可以放假一天,並笑說要建議聯合國一年至少應有二次年會。九月五日是一個難以忘懷的日子,藍天白雲,一掃整個夏天的陰霾天氣,太陽分外柔和,是一個適於戶外活動及遊行的好天氣。

由旅居紐澤西、康州的同鄉組成的聯合會於 1992年8月1日設立"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 會"。她的宗旨在發揮民間草根力量拓展國際關係,提高國際地位,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再接再勵 的行動協助台灣進入聯合國。過去幾年來雖然做 得有聲有色,但仍覺得雷大雨小。今年硬是不同, 因為陳水扁當選後的第一次抗議,台灣人更加興 奮,都當成自家的事。



左至右林太太、林景福、蔡榮聰

早上10點多抗議遊行人群井然有序的進入面 對聯合國大廈的哈瑪紹廣場, 左邊是法輪功的靜 坐, 約有五、六百人服裝整齊, 等距離的靜坐, 右 邊是一群宗教團體,呼籲"沒有猶太的和平律法 613條就沒有和平。"小貓兩三隻,很快就不見 蹤影。而我們的人數最多,上千人從第一大道擠 到第二大道, 幾乎水泄不通, 以致右邊的宗教團 體的地盤都給了我們。各地同鄉們手持標語, 吶 喊口號, 12個大型紅色氣球及標語緩緩升空, 天 空中飄揚著 "Say No to China" "Taiwan for UN" "We don't hate China, We just love Taiwan""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標語。田台仁 上台主持節目,姚嘉文的演說"為什麼台灣要加 入聯合國",張秀珍立委也上台鼓舞士氣。場面 很熱絡,銅鑼聲、喇叭聲,喧天價響。St. Vicent 非洲大使說,他們奮鬥了三百年才獨立成功。

> "Taiwan, Hang on"勝利終究會來到,猶如 股市的投資,應該以長期的眼光,而不必在 乎短期的震盪。"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也來了不少人,江 漢塗夫婦、李志仁夫婦、林景福夫婦、王愛 蘭夫婦、曾伯聰夫婦,更有從Albany遠道 而來的陳英仁醫師,帶了一群人。新州佳聖 教會更是包了一輛遊覽車前來,做內心想做 應做的事,令人敬佩感動。

接著轉移地點,開始橫越曼哈頓遊行。 康泰山和林水泉、王成章建議走42街鬧區, 時正紐約客Lunch Break,我們的彩旗、口 號招來許多外國人的注意,同鄉們也適時給 予機會教育。

中國領事館的黑牆以及小門口,給人陰 森拒人千里之感,台灣人再一次的抗議中國 的霸權,一位中國記者問我,台灣有可能獨 立嗎? 台灣人不願打仗,您們這樣做不是製造緊張嗎? 為什麼台灣又要建立台灣臨時政府(註: 建國黨的旗號)? 我心平氣和的回答解釋並給了我的一篇英文讀者投書,他默默地說聲謝謝走了,似乎也暗中同意今天的問題不在台灣而是在大陸。

1993年在一次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所辦的晚會上,紐約眾議員索拉茲的講題是 '台灣如何加入聯合國',他說申請加入聯合國,第一必須沒有常任理事國的否決; 第二,如有否決則必須半數以上大多數會員國贊成,因此希望不大,他建議台灣應嘗試加入聯合國外圍組



左至右江漢塗、李惠仁、蔡榮聰

織,如WHO etc. 可增加台灣的國際空間,也是對抗中國全方位封鎖的第一步。七年來,聯合國仍 缺乏道德勇氣來承認台灣,然則台灣已在經濟、國際貿易的世界舞台上展現了不可忽略的活力,今年 跨世紀的總統選舉,和平轉移政權的政治奇蹟,不但世人側目,連中共死硬派也不敢再冒然露出'朱 鎔基'式憎惡的面孔,並試圖在自己製造的'一中'死胡同找下台階。我總覺得兩岸問題一定要有雙 贏的局面才能和平解決。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任職的著名演說提到'人類歷史明示,當國家陷入黑暗 險惡時刻,國家領袖的坦誠、氣魄與國民的通力支持,終必化干戈為玉帛,獲得最後勝利'。願神佑 鄉土 Taiwan Hang - on。



台灣加入聯合國,

是爲了維護台灣人民的和平、安全、自決的基本人權,保障台灣國家生存的基本權利。

http://taiwantp.net/cgi/yes2taiwan.pl (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電子簽名版)



卡羅・歐己尼醫師傳奇

林衡哲

卡羅・歐巴尼醫師 (Dr.Carlo Urbani) 在一九五六年出生於義大利小城普藍鈕堡,二00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因 SARS 在異鄉泰國去逝,享年 47 歳。

當他去逝時,不但他的 WHO 同事以及「無疆界醫師團」的同仁,都同聲哀悼,在他抗煞的戰場一越南,以及他的祖國義大利也是舉國哀傷,爲這位「燃燒自己,照亮全世界」的歐巴尼醫師的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英雄行徑所感動,甚至連遙遠的台灣,在二 00 三年四月二十日舉辦全球第一個 SARS 的國際研討會開幕時,當時的衛生署長涂醒哲率領與會人員及八百位聽眾,共同起立爲歐巴尼醫師默哀一分鐘,他說:「義大利的歐巴尼醫師對 SARS 疫情有不可抹滅的貢獻。這位WHO 的傳染病學專家,是全球首位察覺 SARS 疫情的醫療人員,並治療過早先越南所發現的個案,但他本人卻不幸於三週前因 SARS 過世,留下妻子及三名兒女。如果不是歐巴尼醫師無私的奉獻,可能會有更多人因此而喪失生命。現在讓我們起立,爲這位以他自己的生命來研究、調查、照顧病人的防疫英雄默哀一分鐘!」

歐巴尼醫師是第一個向全世界警告 SARS 嚴重性的傳染病學診斷專家,不幸他本人也因此病而犧牲。

歐巴尼醫師也爲了救世人而成爲WHO專家中的第一個犧牲者,也是第一位死於SARS的義大利人,因此有人建議把SARS改名爲Urbani Syndrome(歐巴尼症候群),他的夫人則希望將來如果有SARS的疫苗被研發出來時,能取名爲「歐巴尼疫苗」。也有人建議追崇他爲聖卡羅・歐巴尼,象徵他不僅是一位好醫師,同時也是聖者,值得大家的懷念與追思。更有人建議把二00三年的諾貝爾醫學獎頒給他,雖然諾貝爾醫學獎從未頒給已經去逝的人。

WHO 幹事長布蘭特連德(Dr.Brundtland)說:「卡羅·歐巴尼之死,使我們 WHO 的工作人員都深深地悲慟,他的一生再度提醒我們公共衛生的真理在那 裡,今天我們大家都應該停下來沈思片刻,來追思這位傑出醫師的一生。」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爲此書作序時說:「卡羅·歐巴尼醫生,一生以致力於救護他人生命爲使命,然而無常的命運,殘酷弄人,竟在他盡力挽救他人性命於 SARS病患時,讓病毒奪走了生命,他站在最前線對抗病毒,我們要以英雄的形象紀念他,因爲他的確是名符其實的真英雄。」

二00 三年四月七日世界衛生日那一天,歐巴尼夫人茱莉安妮帶著兩位子女,在義大利總統府禮堂接受義大利總統卡洛·強彼頒發的「國家衛生金質獎章」,表揚歐巴尼這個「世界衛生組織與義大利共和國的英雄」時,義大利總統強彼說:「我們今天有義務要表揚這個醫生的作爲,我們表揚他是個有大勇的公民,爲了研究破解一個恐怖而陌生的病毒,讓親人失去了他這個爲父爲夫的家長,他實在是個英雄人物。卡羅·歐巴尼給我們留下一個寶貴的教訓,激盪我們的良知,那就是幸福與健康應該要平均分配給所有族群。」

二 00 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歐巴尼普城的鄉親們見識了一個不尋常的場面:越



南駐義大利大使,和義大利駐越南大使,來到了歐巴尼故鄉普藍鈕堡的山路,呈送越南共和國頒發的最高榮譽獎章:「越南人民友誼獎與越南人民衛生獎。」表示越南政府沒有忘記這個義大利醫生所做的犧牲,更沒有忘記因爲他的堅持,而使越南得以成爲第一個 SARS 除役區,並因此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沒有像其他地區那樣遭到病魔肆虐。不久河內附近成立了專爲窮人開辦的擁有一百張床以卡羅・歐巴尼命名的醫院,由他的生前好友法可尼醫師主持開幕典禮。歐巴尼醫師爲第三世界人民服務的理想,將透過此醫院而獲得部分實現。

重溫歷史:疫情的傳播從香港京華國際酒店開始

SARS 的疫情,在二00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由南中國的廣東佛山開始爆發, 然後再傳到中國的其他地區。

二00 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廣州中山醫科大學醫院肺部專科醫師劉劍倫教授,帶著發燒的身體,來香港參加他姪兒的婚禮,當時還不知道有 SARS 這種病,否則以他的病情,早就應該隔離起來,並禁止旅行。劉教授到香港之後並沒有馬上住院,而是先住在香港京華國際酒店(Metropole)的 911 號房,他把 SAR 傳染給其他住同一層樓的其他旅客,其中包括三名加拿大華人、三位新加坡的年輕婦女和一位香港人以及要去河內的美籍台商 Johnny Chen 。

劉劍倫教授後來呼吸困難時,才住進香港廣華醫院,那時他才要求醫生與護士們給他作嚴格的隔離,因爲他知道,在他的故鄉已有不少人死於這神秘的肺炎。劉教授在三月四日就逝世了,單是香港一地受他直接間接傳染到 SARS 病人就達一0八位之多。同時這新型的冠狀病毒,已潛藏在這八位京華國際酒店的旅客身上,飛機像攜帶毒素的蜜蜂一樣,把 SARS 從中國傳到世界各角落。

來自加拿大的婦人名叫關水珠在三月五日去逝於多倫多的一家醫院,她把 SARS 感染給他兒子及五位醫院工作人員。

三位受感染的新加坡婦人在二月底返新加坡,從三月一日到三日,分別住進三家不同的醫院,雖然其中兩位沒有感染給別人,但第三位 Esther Wok 卻變成「超級感染者」,她在住進新加坡的陳篤生醫院後,至少感染了九十個人以上,雖然她本人康復了,但是她的雙親卻死於 SARS。

至於台裔美籍商人 Johnny Chen ,在二 00 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病倒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醫院時,他也至少感染了二十多位院內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了本書主角卡羅·歐巴尼醫師。因爲這位陳姓台商得了類似重感冒的病,本來這種病並非歐巴尼醫師的本行分內的事,事實上他是一位寄生蟲學的專家,病毒學並非他的本行,何況他又是 WHO 的高級顧問,根本不必在醫院裡照顧病患。

* 研究寄生蟲,天天與糞便樣品爲伍*

歐巴尼的好友,也是寄生蟲學專家的帕爾默醫師(Kevin Palmer)說:「幾乎每個生長在熱帶的小孩都有寄生蟲的毛病,因此別人並不認爲研究寄生蟲會有什麼



刺激性的話題。

歐巴尼醫師的本行是流行於越南湄公河一帶的血吸蟲病以及流行於寮國與高棉的線蟲病,以及馬爾地夫的勾蟲病。

曾在馬爾地夫與他一起共事過的沙維歐利(Lorenzo Salvioli)醫師說:「我們在那兒從早工作到晚,根本沒時間去享受馬爾地夫舉世聞名的海灘美景,一直忙於做勾蟲病的流行病學研究,並訓練瘧疾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教他們如何在血液中發現寄生蟲。」沙醫師又說:「在 WHO 總部,大概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在馬爾地夫時,整天都與糞便樣品爲伍。」

帕爾默醫師說:「歐巴尼是研究寄生蟲的狂熱者,因爲寄生蟲對人類的破壞力那麼大,但是卻很容易去醫治它,例如他常說:『只要花三分美金的藥一年二次發給學童吃,就可以把大多數寄生蟲殺掉。』因此歐巴尼常在東南亞一帶與學校社區合作治療學童的寄生蟲病;有一次他甚至設法去治療一個漁村的寄生蟲病,可是他無法說服高棉及寮國的漁民放棄吃未煮熟的魚底習慣,最後他教這些漁民從魚池抽出乾淨的水給魚吃,以減少寄生蟲的感染。,

「無疆界醫師團」主任,也是歐巴尼的同事伯曼醫師(Daniel Berman)說:「歐巴尼主張盡量用便宜的藥,以達成救人的目標,他曾經催促越南農民去種更多的苦艾(wormwood),這種植物可用來治療瘧疾之用。」

* 不是禽流感 他知道這疾病很可怕*

當有麻煩的病人,出現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醫院時,越南醫師或 WHO 的同仁,通常都會馬上想到歐巴尼醫生來,因爲他對臨床診斷學似乎頗爲拿手。而陳姓台商正是這樣的病例,他有肺炎及發燒,同時也有乾咳,法國醫院的其他醫師,認爲他可能得了亞洲的「禽流感」(bird flu),這種病毒曾於一九九七年殺了六個病人,後來殺了百萬隻鴨與雞,以及嚴格的隔離,才控制了病情。

當歐巴尼醫師抵達河內法國醫院看到陳姓台商時,是在二00 三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他馬上就意識到,這是會高度感染的嚴重傳染病,因此他立刻建議用嚴格的隔離程序:像雙層的防護衣、特製的口罩等,在貧窮的越南這些東西都是不常用到的;然而他馬上警告 WHO 總部及越南衛生當局,注意這個嚴重的新病。帕爾默醫師還記得歐巴尼告訴他說:「我剛去了一家充滿了護士在哭喊的醫院,大家都在驚恐中哭叫著,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病,但絕對不是普通的感冒或禽流感。」

三月九日歐巴尼醫師與 WHO 派駐越南的主任布魯頓醫師(Pascale Brudon)和越南衛生部副部長會談了四小時,設法向官方解釋此病的危險性,必須把病人隔離起來,並對過境旅客做檢查,雖然這樣做,會對經濟及國際形象有影響。

帕爾默醫師回憶道:「這需要有相當的膽識才行,他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告訴越南人事實的真相,但是他頗得越南衛生當局的信任,他們也真的照他的指示去做。」

因爲有數十位醫院的工作人員生病,因此三月十一日,河內法國醫院宣布關閉起來,不久其他的大醫院也做了嚴格的管控措施。歐巴尼醫師的快動作,是使越



南避免了爆發性感染的最大功臣,同時也因爲透過他的警告,在三月十二日 WHO 正式向全世界發出 SARS 的警訊。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沙維歐利醫師說:歐巴尼醫師與他的夫人茱莉安妮(Giuliani Chiorrini)發生了一次爭辯,她質問她先生:「您有三個三歲到十六歲的小孩,照顧這麼危險的病人值得嗎?」這時歐巴尼回答他的夫人說:「如果不敢面對這種情況,那我爲什麼要來這邊?」後來夫人在接受一家義大利報紙訪問時說:「我先生知道此病的危險,但他說他過去也碰過同樣的危險,我們不應該太自私,我們必須多爲別人想想。」

個性很迷人 死前要求捐肺做研究

三月十一日,歐巴尼醫師到曼谷去參加幫助學童治療寄生蟲會議時,他開始感覺自己發燒,並告知布魯頓醫師此事,她說:「他大概太累了,因爲最近他的壓力太大了。」不久她突然意識到他可能感染此怪病,於是她告訴曼谷的 WHO 同仁說:「卡羅覺得不舒服,我們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最近才來台幫忙的美國疾病管制局杜威爾醫師(Dr.Scott Dowell),也是駐守曼谷,他說:「三月十一日午夜時,在曼谷機場碰到歐巴尼醫師時,他看起來非常憔悴,他示意我離開他遠一點,我們相距有八尺之遠,救護車九十分後才到達,馬上送到機場附近的一家醫院去。」

在曼谷住院的第一個禮拜,歐巴尼醫師燒退了一點,感覺好了一點,但他自己 瞭解病情並不樂觀,帕爾默醫師說:「我跟他聊了兩次,那時歐巴尼醫師告訴我 說:『他很害怕』,一向樂觀的他,我第一次聽到他內心的恐懼。」

歐巴尼醫師生性樂觀,他有迷人的個性與開懷的心胸,平易近人而充滿了幽默與機智,他愛他的三個小孩,常常帶他們到鄉下去玩車或滑翔翼,他也常到教堂去彈巴哈的音樂,他是優秀的鋼琴家,常與大兒子在家裡合奏演出,他也喜歡在越南瘋狂的大街上騎摩托車,總之,跟他在一起您絕對不會覺得無聊。

WHO的專家特地從澳洲與德國飛來曼谷幫忙治療他,澳洲一家藥商也帶來Ribavirin,這種抗病毒的藥雖然對某些病人有效,但對歐巴尼卻沒產生任何效果,終於他的X光片充滿了白色班點,於是他告訴他太太:「帶著我們的孩子,回義大利的故鄉吧!因爲這裡是我的終點。」在他的大兒子返回義大利之前,歐巴尼坦白地在電話上告訴他:「爸爸得此病了。」但是他太太在越南送走了三個孩子之後,她又飛回曼谷來看他,當她抵達醫院時,歐巴尼醫師業已在隔離病房,他們夫婦只能用對講機講話,她只看到清醒的他一次,當他的肺轉弱時,他被裝上呼吸器。

在最後的清醒時刻,他要求一位也叫歐巴尼的義大利牧師,給他做最後的禱告,並表示願意把他的肺奉獻出來做科學研究。

無私奉獻的一生 做過無疆界醫師團義大利主席

最後歐巴尼醫師的肺積水越來越嚴重,醫生用嗎啡給他止痛,終於在三月二十



九日星期六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結束了他無私奉獻的一生,去逝在泰國曼谷,享年才四十七歲。

一般死於 SARS 的病人,多半是年紀比較大,而且有其他潛在性疾病的人,因 免疫系統減弱而死,他的同事帕爾默醫師說:「可能是因爲他照顧 SARS 的病人 太多太久,因此獲得大量的感染,才失去存活的機會,否則一般而言,SARS 的 死亡率只有 10-15%而已」他在無疆界醫師團的同仁克勞滋醫師說:「那是很悲痛 的事,爲了引起大家對 SARS 的覺醒,他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確實是一位令人 終身懷念的醫界人物。」

歐巴尼醫師是 WHO 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感染病主任,當他在越南的法國醫院,看到護士一個一個地因為神秘的肺炎而倒下去時,他立刻喊出了第一個警訊,希望全世界都能聽到他的警告,然後他自己也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如果沒有歐巴尼醫師直覺地意識到此病的嚴重性,並透過 WHO 向全世界發出警訊,SARS 可能會傳染得比現在更快更遠,使更多人犧牲。越南政府也因爲聽他的建議,才使疫情比中國、香港、新加坡、台灣等地更早獲得控制。

歐巴尼醫師曾擔任義大利無疆界醫師團的主席,當無疆界醫師團在一九九九年 獲諾貝爾和平獎,歐巴尼醫師代表去領獎時,他說:「醫師的任務,就是要盡量 去接近病人。」因此他的死,可以說是新生命的締造者,也是他的醫學哲學的生 命實踐。

他的無疆界醫師團的同仁克勞滋說:「您可以用電腦去研究流行病學或是直接 去接觸病人而研究此病流行的情形。」顯然歐巴尼醫師是屬於後者。

以歐巴尼醫師在國際醫學界的聲譽,如果他能像史懷哲那麼長命,他也許會有機會擔任 WHO 的幹事長,那麼他對國際醫學界的貢獻,將是巨大而深遠的。如果說史懷哲是二十世紀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醫學典範,那麼歐巴尼也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全球醫界的典範,可以作全世界年輕一代醫界追崇的偶像與學習的對象。

二 00 三年受前衛生署長涂醒哲之邀,出任衛生署顧問六個月,本來是爲了實現恩師李鎮源教授未完成的夢:「台灣加入 WHO」,想不到最大的收穫竟是發現了歐巴尼,感謝國合組同仁蘇金鳳女士提供我不少歐巴尼的資料,才使我有機會完成國內第一篇有關歐巴尼醫師的短傳五千字,發表在新台灣雜誌第 372 期(二 00 三年五月十日出版)。

去年五月去參加第五十六屆 WHO 大會時,本來準備在開完會後,坐十小時火車到歐巴尼故鄉義大利小城普藍鈕堡去拜訪歐巴尼夫人,想不到義大利台灣商會會長莊振澤,業已邀請歐巴尼夫人和他的大兒子,出席衛生署駐日內瓦處長張武修醫師所主持的「SARS 國際學術研討會」,張武修臨時要我介紹歐巴尼夫人,這是我此次瑞士之行最大的光榮與最大的收穫,歐巴尼夫人茱莉安妮是一位非常單純而誠樸的人,她顯得很堅強,認爲她丈夫的犧牲是有價值的,他求仁得仁無怨無悔。歐巴尼十六歲的大兒子已經是一位小大人,講的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說他將追隨他爸爸的理想,將來也要作醫師,繼續服務人群。

去年十月台灣第二次舉行 SARS 國際會議時,我碰到了照顧過歐巴尼醫師的美國 CDC 的杜威爾醫師,他說下週第十一屆亞洲小兒科會議時,他會與最後照料歐巴尼的一位泰國醫師 Dr.Jurai 一起發表論文,結果我臨時決定親自到曼谷參加第十一屆亞洲小兒科大會,並在 Dr.Jurai 的帶領下,參觀了歐巴尼醫師最後安息的病房,並默默哀悼這位不平凡醫師的傳奇生涯與奉獻犧牲。

從去年五月開始,我在母校台大醫學院以及台北醫學大學、中國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和長庚醫學大學開人文講座時,我都會介紹卡羅·歐巴尼醫師的傳奇故事給這些醫界後輩學子,希望開拓他們的國際視野,將來有機會的話,也像歐巴尼一樣做一位醫界的世界公民,無私地爲第三世界的人民服務。

能夠出版歐巴尼醫師這位世界性的傳奇人物底傳記,是我一生從事出版事業的高潮,作者貝美穗(Lucia Bellaspiga)是義大利有名的記者,同時也是第一流的作家,漢譯者古桂英女士,譯筆流暢,在信、雅、達三方面均達完美之境,是一位第一流的翻譯家。透過作者親自訪問歐巴尼的母親、家人、心靈知己及朋友、同事們,把他多采多姿的一生及內心的世界娓娓道來,確實是一部動人的文學傳記,這是我在大學時代看《史懷哲自傳》之後,令人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感人的一部醫師傳記,能把這位世界性的醫學典範介紹到台灣來,是我們「望春風出版社」的光榮,我期待每一位醫學院學生及醫界人士都有機會閱讀這部精彩動人的傳記作品。雖然我們無法像他一樣,以人道主義的愛心去服務第三世界,但至少可以學習他以愛心去接觸病人的態度以及他對自己事業的認真與執著。如果史懷哲「尊重生命」的精神和歐巴尼「視病如親」的精神,能在台灣的醫界與社會發揚光大,相信一個充滿愛心的現代化社會便會慢慢地在台灣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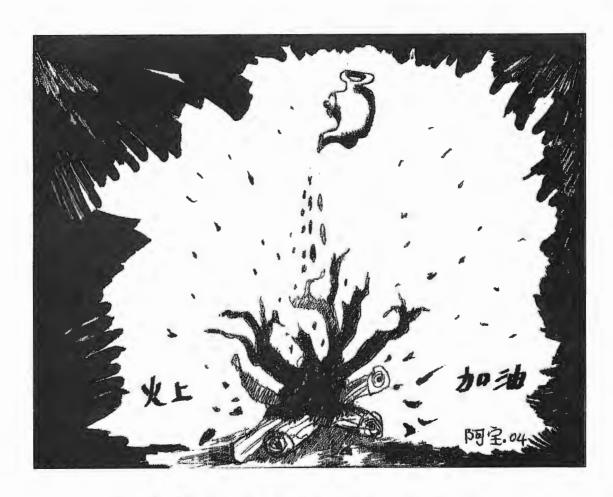
最後感謝台灣抗 SARS 總指揮李明亮前衛生署長爲此書寫了一篇感人的序,他也親自出席此書三月二十五日在義大利羅馬的新書發表會,讓他收穫良多;同時也感謝張武修醫師與義大利台灣商會會長莊振澤在翻譯與版權方面的大力協助,我們才有機會出版此書。但願《歐巴尼醫師傳奇》這部有永恆價值的「長銷書」,也能像 SARS 一樣地傳播全世界,而成爲暢銷書,歐巴尼醫師的存在,不僅是義大利的榮耀,也是全球醫界的榮耀。

完稿于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二日於台大醫學院圖書館

漫畫(政治)







請媒體不要撩撥社會不安之火

王輝生、林益顯

台灣二〇〇四年的大選及公投選舉是檢驗並肯定台灣是否成為先進民主國家的程序。 此程序包括選舉活動、投票、驗票及中選會宣布選舉結果。海外台灣人認為這次總統大選的 投票、驗票過程之公平性與中立性,比歷屆選舉進步及公平。就連美國、日本也不惶多讓。

但是,不幸選後的非理性抗爭,卻讓台灣民主形象蒙羞扭曲、國際的投資裹足卻步、社會活力明顯減緩,民心更是動盪不安,其中應扮演媒體良心的電視台,卻完全摒棄媒體人的專業原則,一面倒的成為抗爭者的傳媒和舞台。使台灣在國際形象上受到傷害。基於維護各政黨及族群在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未來,我們誠摯呼籲傳媒秉持專業良心、謹守道德分寸,以冷靜理性態度處理選後的抗爭活動,並廣泛傾聽台北市以外,全國民眾的心聲,如果仍肆無忌憚、一意孤行,我們則不排除發動海內外台灣人民,用他們的手指按滅撩撥不安之火的電視畫面。

GOD BLESS AMERICA AND JAPAN

(作者王輝生/日本台灣人醫師協會代表;林益顯/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



台灣的良知

李鎭源教授

蛇毒大師、醫界良心、民主運動的領航員

李明瑱、林靜靜 著

OUR SPECIAL TEACHER, PROFESSOR LEE CHEN YUAN

Samuel M. Chou, M.D. Ph.D & Grace S. Wu Chou, M.D.

Dear Albert:

It started as a letter of condolence, then somehow, has turned into a rather lengthy article describing what we have come to know about your father. We would like to remember him quietly, after we eulogized him in public, as we did on Nov. 17th in Los Angeles. This article is 1) to commemorate his last public appearance at the gathering on Oct. 9, 2001,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100 Action Alliance,"2) to pay tribute to his great contribution in both academic and political arenas and to celebrate his glorious life of 86 years, 3) to reflect and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100 Action" 10 years after, and 4) to share his legacy and messages of "One Taiwan One China" in English with you and young Taiwanese-Americans, in the hope that his torch be carried by somebody like yourself, a Taiwanese American physician.

What is Article 100 of Penal Code?

Legal interpretation as to why Article 100 must be repealed is a complex. It was one of many "bad laws" abused by the Kuomintang (KMT) regime as its convenient license for suppressing intellectuals'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thought, speech and gathering. The law was enac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o-called "war-time", or "communism rebellion periods". With this double-barreled shotgun loaded with "marshal law" and "anti-communism", KMT regime abused freely and continuously those "bad laws" to suppress freedom, especially, of the intellectuals' speech. People's freedoms were conveniently oppressed for 40 years by potent threats of death penalty on the pretax of sedition or treason that was governed by the Article. Hence, even after official lifting of the 39 years long (1948 through 19897) "Marshal Law" in 1987, and the 49 years long (1942 through 1991). "Temporary Provisions Period" on the ground of "Anti-Communist Measures in 1991, the white terror continued in Taiwan. The prisons remained filled with the "political criminals" who advocated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That was precisely the key-point focused by the 100 Action



Alliance, since the tragic death of the publisher of a weekly "Freedom Time", Mr. Nylon Tseng was still fresh in memory. He burnt himself to death, in April of 1989, as a proud publish guarding his most precious human right, "100% freedom of speech".

Downfall of KMT Regime:

Taiwan during the very last decade (1990-2001) of the 20 century was full of political turbulence,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period corresponded to the end of the dictatorial regime and the dawn of democratization along with economic prosperity. It coincided also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owing to a swift advance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economy. Its beginning was marked by the fall of Berlin Wall in 1989, collapse of communist Russia, and downfall, Chiang's dynasty (after death of Chiang Chin-Kuo in 1988). Inevitable arrival a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caused uprising of a new political party, the 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September of 1986, while the current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was still in a jail. It compelled KMTregime to change the dictatorial one-party system to a democratic system. As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have become politically active, so did your father. In September of 1991, he took a few faculty members of the Medical College to visi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one of them the graduate of the Medical College (Dr. Lee Ing-Yuen) then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 and stirred up a strong turbulence. Never before, a highly respected intellectual, let alone a dean or a 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 has openly visited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Such an act alone might be punishable for the "intent" of treason by Article 100. Indeed, this small outing became the crucial factor for Prof. Shi-mum Chen to recruit him as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100 Action Alliance", the milestone of his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100 Action", 10 years Ago:

At the gathering, the videotape of the "100 Actions Alliance", (9th through 10th, Oct. 1991), especially of the early morning on Oct. 10, 1991, was played back. It illustrated shocking cruelty and violence of police and military forces against unarmed students. Initially, allegedly 400, brave college students, teachers, pastors, physicians, and many other professionals sit there rather peacefully. Their two major goals were clear-cut; 1) to peacefully halt the "military parade" and 2) "to protest the bad laws." Their arms were tagged each other, forming about 4 to 5 layers of human barricades around your father, as if protecting him. Skirmish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police and army forces finally broke out as your father predicated. Your father kept taking the scenes with his beloved video camera for evidence of police brutality, while serious injuries steadily increased, the numbers of students dwindled. As many students were carried out or dragged away from the entrance zone of the building. Yet, it was the first symbolic standing-up with dignity in history of Taiwan by the intellectuals.

"Stand-up and be counted", the message was loud and clear to the elite and intellectual of Taiwan; they have that responsibility to voice and protest, especially when their human rights are at stake. As the very last circle of the human barricade with white lab-coat around your father appeared to be collapsed, suddenly the skirmish stopped. The last layer of the human barricade remained intact, less than 20 volunteer physicians, who came because of the worries for the well being of the 76-year-old scholar. Apparently they stopped arresting for fear of harming thi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 a national treasure. We were indeed touched by the scenery of our former teacher whose strong will and courage to fight for the righteousness supported by his students, residents and staff members. Luckily your father was scathe free.

Bond among Taiwanese:

His strong conviction for "One Taiwan one China" doctrine was detected as far back as 35 years ago. As the result of my refusal to sign an affidavit not to join any anti-KMT government activities, a typical white-terror harassment, we lost valid passports in 1964. Sam was involved in the campus study group for "Formosan Affairs" and later chaired the UFIA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from 1966 till 1971. As the result of white-terror effects, only few friends from Taiwan, not mentioning teachers, would dare to come to visit us in Madison, Wisconsin. It was in the year of 1966, your father came to Madison to visit us, had a dinner together and surprised us that he knew about ou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He handed us a scroll of brush painting of Taiwanese farmland with water-buffaloes as a gift, and encouraged us to keep working hard for the name of Taiwan. It was an unexpected comfort and encouragement that we needed most. At that time, we resided in the US, as stateless citizens with no country to return. Your father knew about his, and that wa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made him come to visit us in Madison. Since Dec. 1992, we wee privileged to have chances of joining with your father firstly for a cross-island trip promoting and campaigning for "One Taiwan One China" policy. And for street



demonstrations on a few occasions in Taipei. On February 28th of 1993, as we were invited by your father and MPAT from US to participate in evaluation of the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W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taste of street demonstration in Taiwan with him along Taipei streets for "Reprimand of 2.28 Massacre". Or, more recently, marching together in rain shower for the Taiwanese overseas plea for "Define the Statehood for Taiwan" in September of 1998,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use the name of "Taiwan" instead of ROC. Or, for hunger strike in plea of "Discuss the public Plebiscite Act at the Legislature", at the courtyard of the Legislature Building in April of 1999. We were told that your father did participate hunger strike every morning for over 10 days, while we, overseas-Taiwanese, participated only on the first day for a moral support. The mere fact of his presence in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gave us strong confidence that we are doing something enormously correct.

Man with King and Warm Heart:

On another personal note, we saw your father in 1987 after a long hiatus of nearly 21 years since his visit to Madison. He just retired from the long tenure of 6 years as the Dean of our Alma Marta Medical College. We were still blacklisted then, but were somehow invited back to deliver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Perhaps, because Sam was serving 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Neuropathology Society that year.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after nearly 30 years, we had a chance, a very slim chance indeed, to go back to Taiwan under the white terror. In fact, we were only permitted to go back after a long negotiation, via then Vice President T-H Lee's favor, we could obtain a special permission to stay in Taiwan with a temporary visa for miserly one week! After my keynote talk on "Neuropathology of AIDS", I explained out situation why we were considered "unwanted" and received a standing ovation. Then, your father kindly took us to a cafeteria and treated us with our favorite Taiwan delicacy, "hog's feet in noodle" for a late lunch. It since became our favorite dish symbolizing our triumphant homecoming. Discovery of your father's warmth and thoughtfulness hidden under his ostensibly stem and rigid personal appearance overwhelmed and indeed pleasantly choked both of us.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invited back several times and given several opportuniti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aiwan's medical programs, mostly sponsored by MPAT under the guidance father.



Table 1: Decad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Led by Professor C-Y Lee

- 1) Prison visit for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a former Medical College student) (9, 1991)
- 2) Founder, 100 Action Alliance (10, 1991)
- 3) Founder, MPAT (Medical Professionals Alliance in Taiwan (3, 1992)
- 4) Prime Mover: "One Taiwan One China" Movement(10, 1992)
- 5) Prime Mover: Impeachment of the Dean of the Medical College, NTU(1983)
- 6) Leader, Anti-nuclear energy, and Anti-building #4 Electric Furnace Movement (1994)
- 7) Prime Mover,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 (1994)
- 8) Prime Mover: Join WHO with the name "Taiwan" (1995)
- 9) Prime Mover, International Anti-Nuclear Party (1995)
- 10) President and Founder, Taiwan Independence Party, TAIP(1996)
- 11) Honorary representative: "Taiwan for WHO Alliance" Campaign(1997)
- 12) Honorary Commander: "Define Nation Statehood for Taiwan" Rally(1998)
- 13) Honorary Commander: "Hunger strike for Debate of Public Plebiscite Act" Rally(1999)

Medical Professionals Alliance in Taiwan (MPAT):

In March of 1992, he finally succeeded in organization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Alliance in Taiwan (MPAT). The idea of organiz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allegedly came to him during the sit-in protest for the "100 Action". Your father discussed on this issue with the staff of the Alliance that a larger critical mass was needed to effectively bargain with the government on any issues. He knew that he could possibly organize and mobilize people related to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Though it was not an easy task to persuade any intellectuals, in particular, after the long-time restriction on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speech. It took, however, only 3 months from its planning to establishment. Your father was extremely pleased when MPAT was finally established, since he often lamented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there were several outstanding political leaders who were also physicians: Such medical/political leaders have not been nurtured or have disappeared under the white-terror regime of KMT. As expected, he was elected to becom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MPAT. It has since initiated and sponsored numerous programs concerning mostly with health care systems and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MPAT comprises of members from the medical, dental, pharmaceutical, nursing, social work, medico-technological personnel, with the initial membes



registered allegedly in total of around 500. In addition to publication of a high quality journal (HOPE) to cover all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MPAT promoted many educational, social or political movements. They included the "General Election for President",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for all", "One Taiwan one China movement", "Refusal to subscribe unfair news paper Union news paper", "Evalu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Workshop on Taiwan for WHO", "Symposium on Medical history of Taiwan" etc. MPAT would never happen in Taiwan without your father's determination and reputation.

All those political actions led by your father occurred after the 100 Action in 1991 as summarized in Table 1. A peaceful transition of Taiwan from the totalitarian, dictatorial, one-party system into a democratic system is not an easy task. As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all those political actions, Taiwan desperately needed this 75-yearold; previously apolitical,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 to come out from ivory tower at his retirement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is transition. Taiwan will rememberthis extraordinary teacher, who dedicated all of his time and energy of the entire decade of his retirement. Although his dream of political scenario, "One Taiwan One China", appears still far-reaching.

Campaign for "Taiwan for WHO Alliance":

In May of 1995, he, together with his colleagues of MPAT, launched a campaign to "Join the WHO with the name of "TAIWAN" by collecting over 3,000 signatures to urge the issue to the government. In May 1997, we NATMA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cchoed their campaign and agreed to go together organized the "Taiwan for WHO Alliance" and went to Geneva, with one condition, if the government agreed to use the name of TAIWAN to enter WHO. It was confirmed before we left U.S., then sadly the government insisted to use the name of ROC and we lost as expected, even to obtain the "observer status." However, we gained the chance to know your father better, since we traveled together in Switzerland. As we talked with many diplomatic officers from different nations, we discover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m had the slightest idea or whereabouts of ROC or Taiwan.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only one journalist kept asking us very intelligent and, often penetrating questions, and that person happened to be the Head of the Japanese UP Office in Geneva, Mr. H> Aida. Because your father and we, took him for a serious lunch session at a Japanese restaurant in Geneva, one day before the conference and sufficiently briefed him on the unfortunate fate and history of Taiwan and WHO, and



the reason why we were there. We witnessed the good effects of our basic grass-root campaign we did together, for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way back to our hotel from the restaurant, we went for a casual shopping, looked for a present for your mother, he spotted a necklace your mother might like and amply demonstrated his affection and respect to his wife who undoubtedly was the source of his courage and inspiration.

Table II: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of Prof. C-Y Lee

- 1) M.D.: Taftku Imperial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1940)
- 2) Ph.D.: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1945)
- 3) Assistant Prof Pharmacology, Imperial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1945)
- 4) Associate Prof Pharmacology, College of Med., National Taiwan Univ. (1945)
- 5) Professor, Pharmac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TU (1949-86)
- 6) Head, Department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Pharmacology, NTU (1955-72)
- 7) Member, Academia Sinica (1970)
- 8) Fogarty Visiting Scholar, NIK USA (1970-77)
- 9) Dean, Medical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72-78)
- 10) President First & Second, National Pharmacological Society, ROC (1982-85)
- 11)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oxicology (1985-N)
- 12) Winner of Redi Award,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oxicology (1976)

Academic Bond via Snake Venom:

He came to visit my research lab in San Francisco twice and finally we had a chance for sitting down to discuss the relation of his α -BuTX (α -bungarotoxin) and my own research.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in a few textbooks on Neuromuscular Diseases which I coauthored, [e.g., Chapter 17, pp.599, 607, 634 in "Skeletal Muscle Pathology", (ed. By F. Mastaglia & J. N. Walton) 1992]; [Chapter 6, pp. 211, 239 in "Disorder of Voluntary Muscle", (ed. By J.N. Walton) 1998], I proudly cited my teacher's works. Hi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discovery, characteriz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is deadly Taiwanese snake venom, α - & β -BuTX were enormous. At the junction of nerve and muscle, the receptors clearly separate the nerve endings (presynaptic membrane) with α -BuTX from muscle fibers (postsynaptic membrane) with β -BuTX. provided us lucid explanation and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process and treatment of the neuromuscular diseases. Without purified α -BuTX, the disease process of 'myasthenia gravis' would still be in total dakness. His and his colleagues' works on this and other snake venom toxins won him the internationally



highest honor, an honor for Taiwan, in toxicology, the Redi Award (given only every 3 years), in 1976. The intricate biological system at the junction of nerve and muscle fibers as demonstrated by α -BuTX, as distinct separation in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was again proved. Anologous to that demonstrated by the morphological studies by Ramon Y. Cajal who defeated the "unified (reticular) theory" and proved the "independent" (neuron) and won him a Nobel prize in 1904. The analogy of this system to globalization is astounding. Many functional and sovereign nations must tightly unite to compose the globe, yet each of these nationa must have their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preserved to function and contribute towards the globalization. Fine independent divisions and functional coordination's are essential for functional neurons. Before unification or globalization each joining nation must secure its independence, sovereignty, nation state to be functional and contributory to the globe. This must be the essence of his doctrine "one Taiwan one China," that may be derived from this universal truth in both biological and political arenas. Analogy may be drawn that for the long-lasting peace at the Taiwan strait, the healthy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at each side of the strait are the ultimate solution and not by unification.

Teacher and Teacher's Teacher:

We both were privileged and lucky enough to attend the classes of pharmacology taught by two internationally renown giant scholars, your father and his mentor, Professor Tu Tsung-Ming; the founding father of medicine in Taiwan and the only Taiwanese full professor at th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rof. Tu's research was already famous but equally famous was his serious, stoic and disciplinary life style which was applied in scientific endeavors and that made him such an outstanding scholar. Doubtlessly, your father followed and inherited Prof. Tu's tradition and his wisdom. His respect to his mentor was noticeable when you come to the front door of the Pharmacology department. To excel in any fields of science, one must take advantage of its commonality and immediate applicability in his or her native problems. Both your father and Prof. Tu believed in this dogma and succeeded in their medical research on both fields, snake venom and opium, the problems which were rampant in Taiwan. We have known him as our teacher of pharmacology (for 37 years); the department head (for 17 years), the most respected dean (for 6 years), at our Alma Marta. As the marshal law was lifted aound the time he started his retirement at the age of 75 and he was recruited to be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conscientious protesters and concerned intellectuals of Taiwan.



As his opinions were always so logical, straight forward and well focused for the involved issues, that he gain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was begged to be the head of several political actions, with "100 Action Alliance" (1991), as the starter. Soon it was followed by MPAT (1992), TIMA (Taiwan International Medical Alliance, 1993), Anti-nuclear energy party etc. as listed in Table I. Nor satisfied with the lukewarm and submissive policies of 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e joined with a new political party,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Party (TAIP).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party is the nation building for Taiwan to become a sovereigh country with dignity and own culture; he was requested to become the first party chairman in Oct. 1996. He came to Portland to visit us in July of 1997 as the president of TAIP and gave us an explanation as to why he could not join with DPP.

His Last Public Appearance:

During the evening when I was asked to make a comment, the moderator of the evening informed me of the arrival of the presidential entourage. Your father appeared on the stage, in a wheel chair with an oxygen canister, wrapped up in a blanket, wearing mask, aided by your mother, the wheel chair pushed by the President.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himself, 10 years ago as a legislator actually helped the 100 Action Alliance. Indeed, they were comrades. Just the presence of the President by himself at the anniversary was sufficient endorsement and the measage of the 100 Action Alliance to the intellectuals were transmitted. Perhaps your father knew that this would be his last public appearance and he slowly waved his right hand, being helped by your mother, and insisted to say words of greetings for the tenth Anniversary and perhaps of farewell to the audience. His voice was too feeble but the words were clearly understood, despite of the oxygen tubing in his nostrils and once again, and for the last time, we listened and listened very carefully to the voice of courage and sincerity. His voice for "One Taiwan One China" with which we all became so familiar, from the lectures which he gave us, or his speech at the heydays of election campaigns, or at the occasions for street demonstrations or ceremonies. We still remember his articulate orator and his strong voice 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Party (TAIP) for which he was inaugurated as the party president in Oct. of 1996. Seven months ago, the diagnosis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was made. The voice of justice and pride was almost gone that night, three weeks after this last public appearance, he passed away on Nov. 1, 2001, one month short of his 86th birthday (Dec. 4, 1915) but his conviction shall stay with us forever, even after Taiwan is recognized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ith sovereignty.



Tenth Anniversary, 100 Action Alliance:

The major strategists and designers of the 100 Action, include 3 Professors; Lin Santien (professor of law, NTU), Liao Wen-ih,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pplied mathematics, Chong-Shin University, Chen Shi-mum (professor of economics, NTU) and then student activist. Lo Wen-chi. Each delivered a somber message after the opening remark by Dr. Wu Shu-min who represented the sponsor of the evening, the MPAT, commented that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we often heard that "bloodless transfer of the power" or "successful parties turnover", however, we need to remind ourselves, that may not be true and there has been hidden insidious bleeding that can be easily overlooked or neglected. The slow and hidden bleeding was exposed vividly in the battle for the repeal of Article 100 Action.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and this is the kind of occasion we need to reflect many unsung heroes and the people who bled seriously to render us reach today's achievement.

Speeches by Three Professors:

How did they recruit Prof. C-Y Lee as the leader of the alliance?

Prof. Chen recalled, because your father was brave enough to go and visit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potential casualties of Article 100, at Tu-Tseng prison he was recruited. He remembered well how all of the organizers including two professors (Prof. Liao Chung-san, and Chang Chungton, who passed away, got so excited about when your father agreed to b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Alliance. Soon, his speech became bitter, as he commented on his experience for registration of the "Non-native 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Taiwan's Independence" to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past 8 years. The application for registering it as a nonprofit political organization has been rejected, because the organization for independence of Taiwan was implied as an organization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The term "independence" still a taboo, was interpreted as "splitting" the sacred land of China, therefore it is subversive and unlawful, potentially punishabe for treason if the Article 100 still exists. For three times they applied, they were rejected each time. He thought now that the leading party has turned from the KMT to the DPP and he was appalled by the uncivilized mentality and logic of the officials who are completely unchanged from the era of the white-terror. Cleanly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at we fought for and gained is not 100%.



Prof. Liao observed that after the suppressive law, Aticle 100, was lifted, the people in Taiwan became more submissive, loosing self-respect, self-identity and the spirit of fight. Internally, Taiwanese people appear subdued and submissive to China and still bound to the fictional political entity, ROC and chanting loudly "long live ROC" routinely. Externally they were submitting themselves to China and letting Taiwan become another Hong-Kong. They seem to deem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economical thrive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ation bluiding.

Prof. Lin's speech was more pessimistic; he commented that Taiwan in the past 10 years was in a limbo. Over 40 years, since the 2.28 incidence in 1947, (the infamous massive massacre of Taiwanese leaders by KMT army), the people got used to the living without freedom, they forgot how precious is that right. We thought,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nation builging, we had to first repeal Article 100 and regian the freedom of speech. When finally that was done; then, the people became quite and quit debating about the nation building, and say we are already "independent". Elecition and economy have become the first priority in daily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no discussion on the principle, constitution, and idealism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building a nation were seldom discussed. The situation has been getting worse since 1990, when the doors wewe partly opened for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China, towed by the so called "China Fever". Taiwanese business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over 600,000 are now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mainland China, with inevetable identity confusion. Proud Taiwanese with backbone and fight are becoming rare and soon will become the endangered species. Obviously, a grave mistake has been made in the prioritization of the nation policy. After Article 100 was repealed the people lost interest in discussing for building the NEW and INDEPENDENT NATION for which the Alliance has fought for. When he finished his eloquent speech the audience was understandably quiet.

In Closing:

The outcomes of the "100 Action" ten years after, as summed up by three professors were not very exciting. Although the Article 100 was amended and the prime culprit for "Peace-time treason" was eliminated, on May 15, 1992, nonetheless, it was the epoch-making incidence, led by your father that accrelerate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s, a part of globalization for democracy has been nurtured and mature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t the first general election in 1996, a native Taiwanese, Lee Tun-Huei, was elected as president. Arrival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aiwan was palpated and many affairs are consult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or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APEX, GATT, WTO, NATO, WHO, UNESCO, etc. At this critical turning poin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ntellectuals are grave. One maybe easily misled to assume that arrival of globalization mitigates nationalism, self-determination, and even sovereignty. On the contrary, it is increasingly more critical for the member nations to posses its identity,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for joining the world organizations. We see the analogy in specialized cells, which compose brain. Without its individually specialized and independent nerve cells, the brain ceases to function.

In May of 1997, as already mentioned, the members of NATMA, joined with your father and MPAT members went to Geneva to campaign WHO membership for Taiwan. Humiliation of the highest degree was experiences by all of us. The delegates, who carried the passport of ROC, we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WTO building and stood outside in wind and cold rain. I still remember vividly how your father with an umbrella, at the age of 80, stood shivering outside the gate of WHO building while we, with American passport, watched him from indoor and tried to obtain a special permit for his entrance. That bitter insult must be the reason why your father was so adamant about the nation-building as the first priority for Taiwan. That was exactly why he joined and led the TAIP (Taiwan Independent Party), for its course of the nation-building, your sister Marion actively participated and helped him to intensify his conviction of "One Taiwan One China." He came to Portland shortly after he assumed the president of TAIP and really liked Portland. Its Columbia River, its gorge with 77 waterfalls, Mt. Hood and its lakes. So Albert, please come to see them, then you will know why your father like Portland so much.

I apologize that the letter remembering him has become far too long but this is just a tip of the iceberg. If your father was a warm iceberg that never melted. He was a tough but kind man with a will of iron, and a special teacher who always led us to the right track. We will forever miss him.

Footnote:

Samuel and Grace Chou are members of TBA. They are recipients of the TBA Service and Achievement Award Year 2000.



前書:十一月八日回台参加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第一次在台場辦的年會以及和台灣醫學會合辦的交流會,會後前往東部和南部與諸醫學院做醫學交流。十三日訪綠島、時值東北季風乍起,鎖日陰雨。在風雨加驟中,參稅綠屬監獄(綠洲山莊)選址和人權紀念會前,愈覺人事舊桑,時代流變雖料。今點下數語,用以迴應綠島和其受雅特在白色恐術年代,所承受無以肯喻的歷史悲苦和無深。

秋日十一月天 東北季風的季節 撃低、涼衆 皱氮的線鳥 孤立於斜鳳細師裡 低樣的應草治路旁邊掩 皆製扁平的葉片,面面朝上 恰似鷸關的格買,一章一節 在芒草白穗的搖曳下 悠悠地並說那一段 無可奈何的時代悲劇 黑色嘎咕礁岩羅列海岸 堅毅,無慣 任憑歷史風潮,歲月波濤的冲擊 繪兀自挺立,隨潮起潮落 捲起滾滾浪花,舵帳 出坳荒草間的默默悲情 (註1)

耀眼的白色燈塔仲向海面 獨對雙天無語 無語量是還孤寂的鷃嶼?

自探察的海底升起 百萬年來 林島就是美麗的小島 緊終的山梯

淒風苦兩訪綠島

磁整的海域 西望台灣 時峰運綿自北而南 東臨太平洋 水天浩瀚熊灌熊際

海湖拍岸的深沉前發 山風吹塘的溫柔旋律 一聲一聲,目以繼夜 彈給悲苦受難的心靈 彈給 折磨於此 死亡於此的靈魂 讓他們傾聽 傾聽她的低語 無論是日本人押來的 或是中國人捉來的

地也是白色恐怖年代的安徽省

了解她的警意和無奈 体諒她被被無情歷史沾辱的淒楚 処要說 她也是台灣的一部份 東北季風帶來整日陰霾 校日的淺風苦雨 一師緊似一單 人權紀念碑上綴滿雨滴 洛似無數母親長夜哭泣的淚損(計2)

候似於今猶在

以是:來往人群的腳印足跡 或許早已關山崙外的漁港船號 悄然遠去 註1:代音日綠島監教所在的視驗室的放映的錄影中,受難者追憶如何被驅迫 如河邊,亦手鱉蓮沉重的噪帖篩岩。在 山坳草瓊中,堆砌築造牢獄,因禁目

口。 註5:錄馬人權紀念碑上銘刻柏楊的-65時

在那個時代 有多少母親 為她們 囚禁在溫個島上的孩子 長夜哭泣

NA MA

Flora & Johnny Lu Jewelry Collection lora & Johnny Lu

CONTACT US FO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HAWAII - MS. FLORA LU
LUCORAL CO. INC., LUCORAL MUSEUM
2414 KUHIO AVE., HONOLULU, HI 96815
TOLL-FREE: 1-800/367-5177
LUCORAL@PIXI.COM

NEW YORK - MR. JOHNNY LU 10 WEST 46TH STREET, 2ND FLOOR NEW YORK, NY 10036 TEL: 212/575-8811

FAX: 212/221-8888

PLEASE VISIT OUR SHOWROOMS

TAIWAN

LUCORAL & LUPEARL LUCORAL BUILDING 90, NANKING E. RD., SEC 3 TAIPEI, TAIWAN TEL: 886/2-2506-9191

NEW YORK

NEW YORK JEWELRY MART LUCORAL BUILDING 26 WEST 46TH ST. NEW YORK, NY 10036 TEL: 212/575-9701

CONNECTICUT CORAL-JADE CO. LADONNA JEWELERS 2383 WHITNEY AVE, HAMDEN, CT. 06518

TEL: 203/287-9701

20年的回顧-心擊台灣 編輯委員:

林茂德 張理 陳昭良

Medtronic Pain Therapies Disclosures

Medtronic Neurostimulation Systems If referring to Itrel, Synergy, X-trel and Mattrix all in same disclaimer. Product

technical manual must be reviewed prior to use for detailed disclosure.

Indications: The Medtronic Itrel*, Synergy*, Synergy Versitrel*, X-trel* and Mattrix* Neurostimulation systems are indicated as an aid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intractable pain of the trunk or limbs. X-trel and Mattrix Receiver Model 3272 systems are also indicated for 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ion. 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ors are used to stimulate electrically a peripheral nerve in patients to relieve severe intractable pain.

Contraindications: Unsuccessful pain relief during trial stimulation of the spinal cord or peripheral nerve, or inability of patients to properly operate the system. The X-trel and Mattrix systems also are contraindicated for patients with an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 or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 or for those patients who will be exposed to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lso, diathermy (e.g., shortwave diathermy, microwave diathermy or therapeutic ultrasound diathermy) is contraindicated because diathermy's energy can be transferred through the implanted system (or any of the separate implanted components), which can cause tissue damage and can result in severe injury or death. Diathermy can

cause ussue damage and can result in severe many or death. Distinctiny can damage parts of the neurostimulation system.

Warnings/Precautions/Adverse Events: Safet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for pregnancy or pediatric use. Patients should not drive or use dangerous equipment during stimulation. Systems may be affected by or adversely affect cardiac pacermakers,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s, external defibrillators, MRI, ultrasonic equipment, electrocautery, radiation therapy, theft detectors, security systems, and air-craft communications systems. Adverse events may include: undesirable change crart communications systems. Are viewe events may include: understance triangle in stimulation described by some patients as uncomfortable, joilting or shocking; hematoma, epidural hemorrhage, paralysis, seroma, CSF leakage, infection, erosion, allergic response, hardware malfunction or migration, pain at implant site, loss of pain relief, chest wall stimulation, and surgical risks. Patient selection criteria include physiological origin for the pain, appropriate surgical candidate, detoxification from parcotics, and availability of long-term post-surgical management.

CAUTION: Federal law (USA) restricts this device to sale by or on the order

Medtronic Intrathecal Drug Delivery Systems

Product technical manual must be reviewed prior to use for complete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Indications: Chronic intrathecal infusion of preservative-free morphine sulfate sterile solu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intractable pain and chronic intravascular infusion of floxuridine (FUDR)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or metastatic cancer. SynchroMed is also indicated for chronic intrathecal infusion of Lioresal® Intrathecal (baclofen injection) for severe spasticity, chronic epidural infusion of preservative-free morphine sulfate sterile solu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intractable pain, chronic intravascular infusion of doxorubicin, cisplatin, or methotrexate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or metastatic cancer, and chronic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clindamycin for the treatment of osteomyelitis. Contraindications: When infection is present; when the pump cannot be implanted within 2.5 cm (1 inch)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skin; when body size is not sufficient to accept pump bulk and weight; when contraindications exist related to the drug. Blood sampling through the side catheter access port is contraindicated.

Warnings: Use only with approved drugs. Improper use, calculation errors, or component failure may result in loss of therapeutic effect, or clinically significant or fatal drug withdrawal or overdose symptoms. Clinically significant or fatal drug overdose may result from overpressurization of the pump reservoir, improper injection of drug through the catheter access port or into the pump pocket, or fail-ure to account for significant amounts of drug residing in the reservoir, pump tubing, catheter access port, or catheter. The effects of mixing drugs are unknown. Flow rate of the IsoMed pump may decrease or stop if drug precipitation occurs. The effects of implanting the SynchroMed pump in patients with other implanted programmable devices are unknown.

Precautions: Only qualified personnel should implent, fill and refill the pumps, access the catheter access ports, or program the SynchroMed pump. Maintain strict aseptic techniques during all procedures to prevent infection. Consider use of peri- and postoperative antibiotics for pump implantation and any subsequent surgical procedures. Use caution in selecting an anatomical pump site appropriate to the size and mass of the patient. Initial fill and refill volumes must not exceed levels specified in the technical manuals. Do not expose pumps to temper atures above 43 degrees C (110 degrees F) or below 5 degrees C (40 degrees F). To not implant a pump that has been dropped onto a hard surface or shows signs of damage. Do not attempt to resterilize the pump. Follow manufacturer's or damage. Do not attempt to resemble the pump, reason manuacturer's instructions regarding drug preparation, dosage, and administration. FUDR should be used with added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impaired hepatic or renal function. Systemic therapy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patients with known disease extending beyond an area capable of indision. IsoMed pump flow rate will vary depending on factors such as body temperature, altitude, arterial pressure at the catheter tip, and solution viscosity. In rare instances, an inflammatory mass may develop at the tip of an implanted spinal catheter, which can result in progressive

neurological effect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RI will temporarily stop the SynchroMed pump motor and suspend drug infusion for the duration of MRI exposure. The SynchroMed pump should resume normal operation upon termination of MRI exposure. Exposure of IsoMed pumps to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ields of 1.5 T (Tesla) has demonstrated no impact to pump performance and a limited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th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During an MRI scan, the patient may experience heating or 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ion at or near the the patient may experience heating or peripheral nerve stimulation at or near the pump implant site. In the unlikely event that this happens, the MRI scan parameters should be adjusted to reduce Specific Absorption Rate (SAR) for heating or dB/dt for nerve stimulation or both. Upon completion of an MRI scan, the SynchroMed pump parameters should be confirmed using a SynchroMed* Programmer. SynchroMed pump performance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2.0 T (Tesla) MR scanners nor has IsoMed pump performance been established in >1.5 T (Tesla) MR scanners—it is not recommended that patients have MRI scans using

Adverse Events: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cessation or change in therapy, a return of underlying symptoms or drug withdrawal symptoms due to an empty reservoir, component failure or SynchroMed battery depletion; scroma/ hematoma, infection, inflammation, tissue erosion, or pain at implant site; complete or partial catheter occlusion, kinking, breakage, leakage or disconnection; catheter dislodgement or migration; CSF leak/accumulation, internal/GI bleed-ing; arachnoiditis; meningitis; spinal headache; perforation of internal organs; drug toxicity and related side effects; and 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You don't just get our technology. You get the people who create it, and the services that make it work.

Count on our people fo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Medtronic Therapy Consultants and Clinical Specialists understand what it's like to work with pain patients. They know the technology intimately. And they're committed to helping you help patients.

Your Therapy Consultant, technical support person, or Therapy Access Coordinator w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assistance or information you need regarding Medtronic Pain Therapies.

Dedicated to helping practitioners grow their skills. Our educational offerings provide pain specialists with career-long opportunities to learn new therapeutic approaches from leading experts. From introductory courses to proctoring, you'll get the knowledge it takes to succeed.

Put our experience to work for you and your patient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Medtronic Pain Therapies, contact your local Medtronic Therapy Consultant or log on at www.medtronicpain.com

